BL 1442 Z4C32 1750a
Ch'an lin pao hsun pi shuo

East Asia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禪林寶訓筆說

2338

2338

BL
1442
Z4C32
1750a

LIBRARY
FEB 9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禪林寶訓筆說卷上

楚衡雲峯後學沙門智祥註

○此篇誨人道德爲立身之本。尊之美之最爲急要故此以冠三百篇之首意有所在也。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

明教即杭州佛日契嵩禪師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李氏子嗣洞山曉聰禪師青原下十世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常戴觀音像一軸日誦聖號十萬卒以爲常世間經書莫不徧覽作原教論十萬餘言儒釋之道一貫以抗韓愈排佛之說。邠開封府龍圖王公素歐陽修程師孟奏進。仁宗覽之嘉歎。付編修入藏日賜紫衣方袍明教之號。和尚是梵語此云力生謂因師之力而得生長法身。又云依學謂依此師學出世法也。曰語也。○此節先明道德存不存之人尊

支那

重也。美嘉也。道德解見前。謂世間可尊可重者莫有過於道。可嘉可美者莫有過於德。若人心能存道身能養德縱居於窮困之中如匹夫匹婦不以爲苦故曰非窮設或道德不修身心泆蕩雖貴同天子不以爲榮故曰非通匹夫者窮獨之稱所謂三軍之中可奪帥匹夫之志不可奪也。三軍者周天子有六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王字去聲身臨四海曰王此先舉尊崇貧賤兩般立定有道德無道德爲格式然後出其較論使人不言自化。

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

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

此節引證道德有不有之實。伯夷叔齊是有道德之匹夫今以之比於人而人皆歡喜是喜其有道德也桀紂幽厲乃無道德之人君今以之比於人而人皆忿怒乃怒其無道德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即殷湯所封之邦君。在永平府西北十八里孤竹城有夷齊廟存焉墨胎氏名

初字子朝其子伯夷名允字公信季子叔齊名智
字公達諡曰伯夷叔齊也其父將薨遺命立叔齊
齊以天倫為重我在位不義伯夷以父命為尊我
在位不孝二人俱逃國人立其仲子為君其二人
聞西伯昌善養老往而歸之文王卒武王伐紂二
人叩馬首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
以臣弒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出之武王平定天下宗周夷齊恥不食周
粟遂隱首陽山即山西蒲州東南三十里雷首山
也採薇而食卒之餓死史咏曰孤竹夷齊恥戰爭
望塵遮道請休兵首陽山倒為平地應始無人說
姓名○夏桀名履癸帝發之子諡法賊人多殺曰
桀荒婬無道得施氏女名妹喜作瓊樓瑤臺極意
取婿酒池運船糟堤可望十里龍逢以忠諫不從
而殺殷湯有德伊尹佐湯伐桀桀戰不勝奔三椶
國在山東定陶縣有三椶亭在焉湯又從而伐之
放桀於南巢而死在盧州府九十里巢縣史咏曰
頑亂龍妹喜瑤臺龍酒池九夷不助尅梟放褒龍
肢九夷者玄菟樂浪高麗蒲飾鳧臾索當　　倭
人天部　商紂名辛亦名受帝乙之　　　　義

損善曰紂得蘇氏女名妲己甚寵愛之設酒池肉
林使男女倮形相逐其間作長夜宮一百一十日
爲一晝用炮烙之刑刳孕剒涉造鹿臺七季而成
虐害忠良臣叔比干竭忠而諫遂剖心而死太師
箕子佯狂而爲奴庶兄微子爲其亡仁避而去之
後武王舉兵伐之敗登鹿臺蒙頭赴火而死史詠
曰積粟成塵竟不開誰知拒諫剖英才武王兵起
無人敵遂作商郊一聚灰〇周幽名宮湦宣王之
子諡法壅遏不通曰幽殉政虐民遂致岐山自崩
山川水竭得褒人女名褒姒以寵之乃貶申后並
太子宜臼褒姒不好笑於驪山舉火戲媚褒姒之
笑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三里後申侯怒召
犬戎殺於驪山之下史詠曰侍寵多嬌得自由驪
山舉火戲諸侯豈知一笑傾城國不覺胡塵滿玉
樓〇周厲名胡夷王之子諡法殺戮無辜曰厲王
行無道後做暴虐國人謗之王使衛巫監謗但有
謗者盡殺之衛國名巫乃神降之男子召公諫曰
塞下之口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不聽國人叛
之[illegible]及於王王乃出奔於彘彘古邑名今爲霍州
陽府太子幼周召二公相和協共理國事

稱其和也。小雅二十二篇皆文武成康之善政至此而盡廢矣。史咏曰暴惡凶嚚喜結戎忠心數諫不爲憂二公計襲逃乎彘。至死無歸未奠丘

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己。鐔津集

此節方是教人知其所患。是故二字乃承上文人、見修不修之利害。患者憂也如云以是之故者當憂道德之不充足於身不必要憂聲名勢位之不在我也。△若使道充德備天龍恭敬不以爲喜何勢位之可憂。須知道德恒存千古勢位及身而盡。千古重乎及身重乎。學者于此當猛省深修可也。

〇此篇訓人學當辯問。乃可剖發其義理補益於性地也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

「積之歲月自肰可成

此節先明積功。靈明洞鑑曰聖。超凡亞聖曰賢。言聖賢之學要知非尋常文字乃成聖成賢之語也固本也。謂本不是一日可能具辦。設使日學不足則相繼續之以夜。如是從月至歲學之不倦則聖賢之至學自肰可能成就也。自肰二字是決定意。」

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斯言學非辯問無以發明。

此節引證學問出易經經云君子學以聚之問[illegible]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聚辯問進業也寬[illegible]行仁修德也故曰者昔人曾說之語師今引以[illegible]人使人知非獨我所言也斯言者乃師復舉以[illegible]悟學人。斯者此也謂古人此語學必要問問必[illegible]辯若非辯問則何以能明聖賢之至理

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辯於人者。不知將何以

「禆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

此節直責學者不問不辯正教人要問要辯也謂古人操學必問必辯今之學者凡所到之處罕者少也少見有發一言問之辯之於人此等學人我不知他時中將向以補助性地成日新之利益乎裨者補也性地者地有秉載義能發生萬物言自家心性地上必假聖學能發生諸有始得日日增新今一言不措則性地上無一可發復何利益哉

○日新出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學聖賢的人不是常人必具有聖賢之志庶可以學得聖賢。

○此篇誡學者除利欲爲止亂之源也。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不覺置卷長歎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

此節明利爲衆害之基太史公姓司馬名談爲太史令其子名遷襲其父職乃尊其父故稱公也西

漢龍門人讀者誦其文孟子名軻字子輿鄒國人作孟子之書七篇。梁惠王魏武侯名擊都汴城改稱梁。其子名罃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乙酉齊强梁弱王立招賢館卑禮厚幣廣納良才。而孟子至梁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王問意、強兵富國之類。孟子之對不以富爲利、以義爲利也。不覺者出於無意。置者放下書卷。要知胸中大有感發。長歎者出其感發之聲。嗟乎、是歎辭。謂惠王開口、即提出箇利字、便是置天下人于禍胎也。誠者實也。實實是亂之根本。次引夫子以明之。謂我夫子不多言利者正見平常隄防維謹恐爲倡亂之本原。何也夫子所以將此利字常時隄防益知盡天下人、上至尊崇之天子、下至貧賤之庶民、尊卑雖別、而好利之弊病無以別焉。

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淊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淊亂則民怨不服其悖戾鬭謀

能達乎理數則困頓折挫皆成禮法又曷必故用
規矩也曷者何也師意在教人修德明理為急務
非弛廢藪林蔑視規矩也學者須知之譚子化書
亦云苟德可將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憑何必廣
兵甲乎△自律自廢誰使
之肰也學者宜當自惜

○此篇訓學者居安慮危
始得無終身之虞也

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亂蓋豫
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託)以待暴客而取諸豫也

此節明豫備無患謂者與之言也先舉古聖者要
使人知其取法之正治心者修心也未萌在一念
未動之先若待心念動作則成妄矣情是識情防
情須在未亂之前若使識情奔競則入迷矣豫先
也備是防備教豫先防備則無過患也次引易經
雷地豫卦取象以發明之☳震上坤下安和悅樂
之義楊氏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不可不禦之
以術也故取諸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

客無自而入矣。二陰在上、重門之象。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三陰在內、悅豫之象。柝、斫木爲之、夜行所擊也。

事豫爲之則易、卒爲之固難。古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於斯。九峯集

此節教戒謹毋怠。大凡世間一切事業、豫先調攝其行則易。倉卒爲之、事不周矣。哲、即賢也。謂古來哲人智士、無一時一刻而不憂勤惕厲、以自警。故所以無卒暴之憂者、由其有先照之智也。△豫備二字、是甚麼人做得到。文王之日昃不遑、周公之所期無逸庶幾得之。

○此篇謂學問是立身之大本、不可不猛力行之也。

大覺璉和尚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爲法、惡者可以

爲戒

先舉喻以明。謂如玉在石中、必假雕琢、置而不琢何能成其美器。學者亦然、若不勤學、何能知其妙理。如今人能知古人之所到。後人能知先人之所行。皆因學識之力也。此二句出韓文公進唐順宗表。古之善者、吾當取法。先之不善者、吾當爲戒。

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

此方教觀前古。歷觀者、次第而觀。謂依次第着眼看從前古人、凡是有卓識操修、播揚美名于當代者、誰不是。勤勤懇懇、博覽經史、咨詢賢哲、而得成就者。故此學者、當勇力滚修也△學問二字、不是說過便了。其間實有精進不已之功。偶得輙止、身名何立。學者勉之

○此篇是答侍郎孫莘老書。謂三教本是一體、只因人情變故、內起人我、爭競是非。以致斯道云亡矣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亾。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

此節明立教有時。道本無名、亦無有相、窮三際徧十方、無在不在。加一妙字、始見體不變而用隨緣。聖不增而凡不滅。非生非滅、無去無來、豈不是妙。所謂妙道之理、理、即義也。聖人嘗寓之於易。此聖人、指伏羲文王、孔子也。寓、寄也。易即易經。謂此妙道之義理、難於指示。上古諸聖人、只得寄言於易而發揮之。以無極生太極、生二儀、四象、八卦、萬事萬法、生死窮通、隱顯之機、無不備具。周衰、謂幽厲以後、世道既衰、法度亦壞、禮義亦亡。正既衰、而邪必顯。故有種種奇怪流言、異端邪術、間出而亂風俗。間出者、投間隙而私出也。當此之際、道統幾乎危矣

逮我釋迦入中土、醇(純)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於時也。

此節明因時設教。逮、及也。釋迦梵語、此云能仁。謂及我釋迦降誕于中土、即竺國中印土、佛降生處。醇者、純一不雜也。一味以中道爲教、不落二邊。第一義諦者、非二非三之諦理。開發乎人。從始至終、所施所設、皆慈悲之道、以教化衆生也。慈能與樂、悲能拔苦。衆生者、衆法相生、即五蘊四大爲身相、六塵緣影爲心相也。趨、向也。謂佛之來、亦所以趨向其時、皆有由也。時字當珍。所謂藥因救病出。金瓶之意。此時不出、何時乃出。後以民風分四時、總皆歸于冬、意有在也。

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昨）、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

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

此節牒明四時。蓋自天生蒸民以來、淳朴之質性、渾然未漓。故三皇之教法、簡畧而樸素。如天時之春、萬物萌伏而未動也。三皇、即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皇、大也。道大配天。故稱三皇。竇、竅穴也。鑿、開發也。如莊子云、七日鑿而渾沌死。謂及至人之情竅、隨日開鑿、則事路漸生。故五帝之教法、詳備而文華。如天時之夏、萬物芬敷而茂長也。五帝、即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主社稷、安人民、合於帝道。故稱五帝。時與世異者、時謂四時、十二時。時以近言。三十年為一世、有過去未來現在。世以遠論。謂時更世改、人情亦隨之而遷變。情遷必巧作。故三王之教法、肅密而威嚴。如天時之秋、有肅殺之氣也。三王、乃夏禹王、姒姓。殷湯王、子姓。周文王姬姓。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三王之時、九五之位、不傳賢而傳子。禮樂文章、刑政法度、至此大備。

往叅叫、正值雪寒、省呵罵驅逐、將水潑地、衣褥皆
濕、他僧怒去、惟遠與懷整衣敷具、復坐如故、省到
呵曰、你更不去、待我打你。遠近前云、某二人數千
里特來叅和尚禪、豈以一杓水潑之便去。省笑曰、
你兩個果來要叅禪、卻去挂搭。遠充典座。眾苦其
枯淡。省偶出庄去、遠私取油麪、作五味粥方熟。省
忽歸。粥罷命典座、遠至、省曰、汝竊取油麪、係盜用
常住。遠云、實取油麪、願乞責罰。省令算估衣盋還
訖、更打三十拄杖、趕出院。道友勸免、省不允。友曰、
若不容歸、只乞隨眾聽法。省亦不許。省一日出街
見遠旅邸前立。省曰、此是院門房廊、汝何住此。令
人追筭店錢、遠無難色、遂持盋於市、化還之。省歸
謂眾曰、法遠眞叅禪之法器也。遂令歸、上堂對眾
付衣嗣法焉。謂凡諸逆順境界、一一經歷、若我當
時有一念顧惜利害之心、較量得失之意、則依違
姑息、無所不有矣。依違者、于善者從之、不善者違
之、亦何有所定。出小雅。姑息者、苟容取安也。出禮
記。若如是者、於身既爾不正、又何能治心、以學道
乎△者般做處、是第一等
人流。學得的是好手。

○此篇明學道要在志力堅行不可疑信相參也。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

此節先譬一暴十寒必不生。先舉世間萬物生長者為譬。誠實也。謂凡物雖是易於生長者設使一日方得暖氣蒸熏而又為十日寒雨浸漬亦未見有能生長者。藉以比學者用功之不恒也。

無上玅道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故不難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矣。雲首座書

此節方明一信十疑必不悟。無上妙道昭昭即了然也。了了然在於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有何難見

然雖要在立志堅卓、如生鐵橛相似。行之勇猛、如與萬人敵一般。如此實功立地搆厺。其或一日方有信力而行、且又有十日疑而不行。早起方纔勤力而作之、至夜則又畏憚而止之。如是求道、不獨目前難得成辦、亦恐盡此一生背馳不得見矣。△膏肓之針、起死之藥、俱在勤字中收。

○此篇明住持人凡事取捨、宜當細審也。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不察。

此節舉其大槩。謂爲住持之緊要、莫先於審察其取捨。看何者爲急務、此宜該取。何者爲無益、此宜當捨。取捨之籌極定於胸中、則安危之萌芽即定於外矣。然致人之安非一日能安、致人之危亦非一日便危。咸從積累漸浸、久之方發、斯不可不察也。

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積禮義。以刻剝住持積怨恨。怨恨積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

此節細分利害。葢所察者有三焉。若常時我以道德行住持事。則所積之人。皆能修道德矣。我以禮義行住持事。則所積之人。皆能行禮義矣。若我刻苦衆利。剝削賢良。則人人口出惡言。胸含毒意。積成怨恨矣。怨恨既積。則內外無不生離散背逆之心。中以近言。外以遠論。禮義既積。則內外無不和悅。道德既積。則內外無不感服。

是故道德禮義洽。則中外樂。刻剝怨恨極。則中外哀。

夫哀樂之感。禍福斯應矣。

此節結成禍福。是故道德禮義周遍於一方。則內外歡樂。洽。霑濡周遍也。若使刻苦剝削人到至極

處、則內外哀傷。哀則禍生、樂必福至。夫哀樂感于
內、則禍福應於外矣。△人情取捨、是大關鍵、若不
審察、未免不顛
倒苦樂也。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興

○此篇言住持之要有三
不可缺一而廢道也

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辯
是非。勇者、事果決斷不疑、姦必除佞必去。

此節先舉三要。仁明勇、司馬光諫仁宗表。仁者純
乎天理、無一毫私欲也。明者燭物理辯是非、無一
事之疑惑也。勇者見義必爲聞善必遷、無一念之
退怯也。謂爲住持者、必先存乎仁、有仁則可以行
持道德、興揚教化。教化者、躬行於上、風動於下、使
人變化氣質也。安撫上下、悅樂往來、此第一件緊
要也。次則必要明、能洞燭乎物理、無一事一物之
或蔽、則能遵行禮義、審識安危、辯察愚賢、分別是

非，是第二件緊要也。後而又要勇，能見義必爲，見善必遷，毫無退怯，則能作事果敢，剖斷不疑，知姦必除，知佞必去，是第三件緊要也。

仁而不明，如有田不畊。明而不勇，如有苗不耘雲。勇而不仁，猶知刈義而不知種。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二事與淨因臻和尚書

此節明不可缺。若但有其仁而無明，如世人有田而不能耕，良可惜也。然仁明雖具，而無勇以繼之，亦如世人田雖已種，而不能耘鋤，無所得也。若有明有勇而無仁以先之，又如世人但知收穫而不知下種，必無益也。刈，割也。以是觀之，三者必不可缺。若住持人三者全備，則叢林必興。缺一叢林必衰，缺二叢林必危，若三者俱缺，佛法必至掃地，叢林自見寥落矣。△且看世出世做漢子的，誰不有此，缺一如車脫轄也。

〇此篇言任持以擇賢愚爲要。賢愚分、則法道自顯也。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蓋素分也。

此節舉智愚本自生成。智者、稟清和之氣、生人才識明敏。愚者、稟昏濁之氣、生人頑蠢無知。賢者、稟和煦之氣、生人慈儉溫良。不肖者、稟乖謬之氣、生人凶險姦邪。四者如明暗相傾、薰蕕不並、決然之理。故喻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此蓋平素之分定也。

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理。不肖之者、姦險詐佞、矜己逞能、嗜慾苟利、一切不顧。

此節明賢愚品類迥別。蓋賢智之士、生來性分、醇和懿美端莊厚重、所謀所趨者、道德仁義。時而發

言、時而行事、唯恐與衆人心性不合、與事物道理不通、兢兢業業、以任道爲己心。彼愚不肖之人、一味姦邪陰僞、欺詐諂佞。發言如同聖賢、行事宛爾鬼魅。矜己自負、逞能自高、貪嗜私慾、苟取財利、無所不爲。

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成法席。厠一不肖者在其間、攪(皎)羣亂衆、中外不安。雖大智禮法、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劣如此、爾烏得不擇焉。惠力芳和尚書

此節結成優劣當擇。所以禪林下得一賢者、則道德可修、綱紀自立。總繩曰綱、衆目曰紀。致令規矩整齊、法社必盛矣。厠者、雜也。若其間雜着箇不肖者、在衆人之中、則攪擾叢林、惑亂大衆、一院不安、雖有大智之規矩禮法、亦無所用。何也、由無廉耻不可治也。且智與賢是一種、愚不肖是一種、此兩種勝劣利害、皎然如此、爾何得不致力揀擇焉。優勝也。劣、弱也。烏、何也。△性本無二、習之有異。人胡

其不自省也。

〇此篇誡人情不可滯塞。情通而道道行乎其間也。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要盡情以奉上。上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居上者驕倨(交據)自尊。在下者怠慢自疎。上下之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矣。

此節先標情之通塞。謂住持之位。本當居上。時中須要謙和恭謹。以接納於人。為執事者。本當居下。時中必要盡情致敬。以承奉于上。如此上能謙和。下能承奉。則住持之法道自流通矣。設若在上者驕侈倨傲以自尊。則在下之人。必然怠憜輕慢而自疎遠。上下之人情既爾不通。則住持之道法必滯塞矣。

古德住持閑暇無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句。載於傳記。逮今稱之。

此節方明情通之故。故又引古之通情者以明之。試看古來有道德之師。閑暇無事。必謙光接物。常與可語之學者。從容議論。從容者。和緩而不迫。議者。評定古今之事宜。論辯也。有所不明而辯析之。或論辯古人公案。或品評賢德機語。世法佛法。無所不到。偶爾師資機語相契。合乎至理。或一言或半句。言雖少而語意奇。必當載於傳記。古今稱之也。如太陽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大士像曰。此是吳道子畫的。陽擬進語。山曰。者箇是有像的。那箇是無像。陽即有省。山曰。何不道取一句。陽曰。道即不辭。恐落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

其故何哉。一則欲使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一則預知學者才性能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

雍肅遐邇皈敬叢林之興由此致耳。與青華嚴書

此節結完情通事恰。然必欲與學者閑時議論。其故何哉。一則使上下情通。不致法道壅蔽。二則預先知得學者才力性情可用不可用。所謂從苗辯地。因語識人。然後於當進當退之間總得其宜。相孚如此。自然上下雍容整肅。遠近歸從敬信。叢林之興。豈有別法。不過由此情通而致也。△閑暇議論。正是發潛德之幽光。不是細事。

○此篇訓人宜務實學而不宜賣虛餙假也。

遠公謂道吾眞曰。學未至於道。衒烏耀見聞。馳騁逞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厠屋塗汚丹雘霍。秖增其臭耳。西湖記聞

潭州道吾寺可眞禪師。嗣石霜圓禪師。南嶽下十世。謂學道未造到極處。切不可虛頭。粉餙未見以

為見。裝點未聞以為聞，馳騁機解。馳騁者，馬疾走也。只以口快舌便，多得一句以為勝。如此者，猶如厠屋塗畫些五彩。丹艧者，彩色之總名。外面雖是好看，其實裏內臭不可聞。△如此虛頭不如不做好，孰不知其為假銀城也。

〇此篇教治心須求妙悟，以為除妄見眞之本也。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為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見理不明，是非謬亂。

此節顯心為根本。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嗣白雲端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謂心者，靈明洞徹，具衆理而應萬機，百千三昧，無量妙義，莫不由之而生，必須要研窮透徹，得妙悟也。心若不悟，妄念情識自然發生。妄生則鑑理不明，理不明，則是非必訛謬錯亂矣。

所以治心須求玅悟悟則神和氣静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玅然後導物指迷孰不從化浮山實錄

此節教必修必悟所以學人修治自心當求徹證悟入之後使人神志和氣息静容貌恭敬色相端莊設有妄想情慮以此玅心照之皆融爲真心矣若如此修治其心心必靈通精妙然後開導羣品指接蒙迷誰不相從其教化耶△悟要工夫意出語言之外若但如此讀去有甚麽交涉

○此篇教清修實德毋務浮華而蔽其要妙也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爲人之所信者蓋爲梵行不清白爲人不諦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養乃廣衒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

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矣。爾輩他日若有把茅蓋頭、當以此而自勉。與佛鑑佛果書

謂近今叢林中做長老者、美名不得播揚、又不為四衆之所信敬者無別、只因梵行有虧、不清淨不潔白也。加之做人行事、又不審實穩當。輒者、每事即然也。輒或每事舉動多苟且、貪求名聞利養、又作事虛浮、衒賣光華、粉飾行止、以欺惑愚俗、遂被明眼人看破。即生譏誚。由此將幾多緊急妙事、皆障蔽之矣。即使有證悟有神機如諸佛祖。但所聞見之事、皆令人生疑惑而不諦信也。爾輩他日若出世為人、結箇茅菴、守護已身、調伏他意、當以吾言自勉勵也。△老實二字、值得千金。若虛浮裝點、不存實行、乃業根種子也。

○此篇誡人重本分勿務外緣、而喪失法體也。

演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冬

暮雪霰綫**滿牀、居不遑處。**

此節明修不惜身。袁州楊岐山方會禪師、宜春冷氏子、嗣慈明楚圓禪師、南嶽下十世。謂我會師翁初住楊岐之時、屋老桷爛、兩間破房。僅、畧能也。畧各可遮蔽風雨而已。適、至也。適值冬暮、即臘月也、霰是雪粒。雖人人卧榻雪粒滿布、亦不分心于此、安然處之。事冗曰不暇。心動曰不遑。謂榻雖積雪、而不以寒、苦動其心也。

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卻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刼。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此節顯事皆假合。衲子中有志誠發心、願當化募者。充、當也。師翁卻辭不允。曰、你豈不聞我佛有言、此時正當減劫也。人人福壽、亦隨之而減。謂第九小劫、人壽八萬四千歲。減至六萬拘留孫佛出世。減至四萬、拘那含牟尼佛出世。減至二萬、迦葉佛出世。減至一百歲、釋迦牟尼佛出世。故曰、時當減

刼。然極峻之高岸，最深之谿谷，遷改變易，尚爾不常。或時高岸而崩頹。或時深谷，而平滿。本不是堅固之法。安得圓滿如人之意，而自求稱足也。

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腳未穩已是四五十歲。據 **詎有閑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

此節示其共力學。且汝等出家，元爲學道。做手腳尚且未穩，此言把捉不住也。謂工夫尚做不定，已是四五十歲了。詎，豈也。豈得有閑工夫再去化緣，以華美其居而爲事也。昔宋李靖公名沆爲丞相，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家人勸修之。沆曰，身食厚祿，安榮如意，人生朝暮不保，奚用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亦

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廣錄

此節曉以大義。上日、卽明日。上堂示衆日、楊岐乍
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卻項、暗嗟吁。翻憶
古人樹下居。翻憶者、返追從上古人、樹下修行、偪
此風雨、又當何如。△下逮於今、尚要鬼弄他去做
化主、疇能
卻之耶。

○此篇教學者須行解
相應、必謹必嚴也。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行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終。猶畊者之有畔、其過鮮矣。

城字作譬喩。古有偈云、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
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此
之謂也。奉乃遵奉。戒律、卽衆戒律儀也。守心是學
道、奉戒是修德。欲全道德、須由日而夜、亹亹思之。
自朝及夕、孜孜行之。蓋行時不可外于思、思時不
可越于行。如是從始至終、而不敢異、如畊田者中

邉俱到，可免荒怠之過矣。△禮約而義豐，如九轉還丹，點鐵即成金矣。

○此篇戒住持不可專已之情，而總先聖法度也。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羣居類聚，率而齊之，各有師承。今諸方不務守先聖法度，好惡偏情，多以已是革物，使後輩當何取法。

範土曰陶，鎔金曰鑄。叢林是一大爐冶，以之鑄聖陶凡，撫養鞠育人才器格之地。住持人總其權柄，則教化之所從出。羣居者，或百或千。類聚者，智愚賢否，各從其類。要其統率而齊整之，則各有師承。言各有者，非各人自已有師承也，謂必在住持於羣類中，因人設教而調理之也。此下謂不遵古自恃之過。於今住持，不遵古人之典訓，一味以已之所好所惡，而用情多偏。且以自家杜撰之法，教人

依學以爲已是，而逐改革前人規範。如此任情縱意，教後人將何以取法則也。△爐鞴之下，原多鈍鐵，只在匠者之巧心妙手。否則總成廢器

○此篇論住持欲知人之賢否，必久乃得其眞也

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遺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探其志行，觀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縱其潛密，亦見淵源。

此節明知人要在久識。謂凡欲利益衆生，傳授祖道，所貴專在得眞正良材，乃堪承繼。然知人一節，最爲難事。古聖先賢，亦以爲憂。何也。聽其所言，似實有德，未審平日行履，果如其言否也。必求其所

行、造到古人地位、又恐遺失其人之才力也。自非、猶云要在。謂欲知人之的實、要在平素與之交遊。歲月既久、則所知益深。備詳他之本末、探討他志向、觀察他行履、以及器量能幹。然後真知實踐、此人果是守道存德者、果是韜光秘用者。若是沽賣虛名、粧餙顏貌者。亦久而能知、難以隱偽。縱使彼做得深潛隱密、我亦闚見他幽深源底也。

夫觀探詳聽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嶽讓見大鑑之後、猶執事十五秋。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固非淺薄所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紹洪規、如當家種艸、此其觀探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諂媚而充遴者哉。　圓悟書

此節謂授受必須親証。且而觀探詳聽、此四種道理、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得的。所以南嶽讓見大鑒之後、猶然執侍巾瓶一十五秋。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嗣六祖大鑑禪師。大鑑六祖慧能大師、范陽盧氏子、嗣五祖弘忍大師。且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淘汰十有餘載。江西馬祖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馬氏子、嗣南嶽讓禪師。是知先聖上授下受之際、固非淺根薄德、所能傳持。所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猶如以此一器水、傳入於彼之一器、無欠無餘、此喻為子者不妄受也。如此之人、始能克紹大法弘規、擔當佛祖家業。又如畊田者之的當人家、收存好種。種好則苗必秀、此喻為師者不妄傳也。如此觀探詳聽之理既盡、始為明驗不誣也。且能克紹能繼續之人、豈容巧好其言、令善其色、便佞偏僻、諂屈媚悅之徒、可能當其任哉。△此不徒謂師家知人、實要弟子耐久、如是則水合水矣。如今人纔到門便付法、吾不審是何知也。

○此篇誨住持者、須德惠兼行、以為典教傳道之本也。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來。苟知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

此節明德惠相資而互用。謂爲住持之大權柄、大主宰、在恩惠與德行兩種。此兩種必欲兼行、如鳥之兩翅、廢一則不可也。若但有恩惠與人、而自不修德、則人雖懷而不敬。若但有德於己、而無惠以及人、則人雖敬而不懷。罔、無也。果知惠澤、能使人懷慕、更加修德以相兼濟、則所施之惠澤、自然安撫人心、上情下通、誘引四來之衆矣。果知修德、能令人恭敬。更加惠澤以相資助、則所修之德行、自足以繼紹先覺、與隆佛種、開導愚迷之人矣。

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與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與佛眼書

此節明德惠併施而同感。故所以善爲住持者、自已養德、又能行惠。宣通恩惠、以持其德。德既能養、則德用不竭。惠既能施、則惠有餘恩。由此將德與惠共相蓄養。惠與德互相流行。如是則德已具於惠中、德即不修、而人敬之慕之、如同佛祖矣。惠既發于德內、惠雖不費、而人懷之愛之、如同父母矣。斯則五湖四海、有志於道者、誰不來歸。住持將要宣傳道德、興揚教化、若不通明德惠、二種之要妙、必不能得也。△懷恩敬德、人情皆然。住持能兼之、是將引天下人歸之敬之也。

○此篇見師嚴子敬之道、足爲後人典則也。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鑒龍門佛眼二人詣山頭省覲。祖集耆舊主事備湯果夜話。祖問佛鑑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鑑籌慮間。祖正色厲聲曰、汝濫爲一寺之主事無巨細悉要究心。常住歲計、一衆所係、汝猶罔知。其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

此節明家教有方。○舒州太平佛鑑惠懃禪師、龍門佛眼清遠禪師。並嗣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值演祖自舒州海會寺、移席往東山之日。二師詣東山省覲。詣、往也。省、視也。秋見曰覲。祖集本寺

中之者舊、並主事者、備湯果、夜間衆話。祖問佛鑑今歲舒州地方、田稻成熟否。鑑對曰熟。祖曰你太平常住熟否。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有多少。佛鑑籌慮間。籌量思慮、不敢妄答。祖即正其色厲其聲曰、汝濫爲一寺之主。濫、泛也。既作主人、凡事無大小、盡要究竟於心。稻谷乃常住一年家計、大衆關係、如此緊要、汝猶不知。其餘瑣末細務、不言可見矣。山門中汝雖作長老、亦職事也。須當知因識果如楊岐師翁輔弼慈明師祖。始於南院、終于興化、三十年總柄綱律、汝豈不聞乎。汝亦不思常住物、粒米重如山乎。○慈明潭州石霜楚圓禪師、金州李氏子、嗣汾陽善昭禪師、南嶽下九世。

蓋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既執弟子禮、應對含緩乃至如是。古人云、師嚴然後所學之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耿公與高菴書

此節見師徒有德。上是東山父子酬答之實事。此是耿公判美師徒之至言。蓋演祖平常機用辯才

孤峻而又迅捷。佛鑑既執弟子之禮，應對之間，從容含緩，理宜如是也。學記云，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敬學。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羣越衆者，實是來源遠而流故長也。△模範既正，則傚自端，所謂有賢父乃有賢子也。

○此篇見師家取捨有道，愛之拒之各有深意存也。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假辭色。察其偏邪諂佞，所爲猥(委)屑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烏乎。蓋祖之取捨，必有道乎。

謂師每見衲子，有節操誼義而可以成立者，凡入室必多孤峻拒止之，不假些毫和言喜色，此正是要作成長養之心也。察其一種偏邪諂佞，所爲卑猥鄙屑，終不可教者，師轉加愛重。人皆不能測度，是何等意。烏乎。蓋師之一取一捨，必有道理存焉。△至人作畧，不是意想得的，以情擬之則失矣。

○此篇見古人天資厚重，不以得喪易其心志也。

演祖曰：古人樂聞己過，喜於為善，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不以得喪二其心，所以光明碩大照暎今昔矣。答靈源書

謂古人好樂聞人說己之過，如子路然；喜於為善，如禹聞善言則拜；長于包荒，如周公謂君子處泰之道，必有包荒之量；厚于隱惡，如大舜隱惡而揚善；謙以交友，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勤以濟衆，如端木賜能博施于民而能濟衆；又不以得喪易其心。所以亘古今來，總見其光明廣大而能照暎之也。△此章只有四十三字，丈夫事業備之矣。

○此篇言住持當存誠克己，不假威力而自尊嚴也。

演祖謂佛鑑曰：住持之要，臨衆貴在豐盈，處己務從

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

此節明持身行事之體。謂凡為住持、臨莅大衆、貴乎要豐盛要盈滿。處置自己、宜簡省宜儉約。其餘細末瑣碎之事、不必要關係于我心也。

用人淺以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見重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衆心自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自成。自然賢愚各逼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勢力、迫以驅喝、不得已而從之者、何啻萬倍哉。見蟠侍者日錄

此節明發言用人之實。用人須加推選其至誠者用之。擇言必當微究須鄭重者言之。言若重、則為主者自然而尊。用人實、則於衆心自然而感。主既尊、則不必故用威嚴、而人自然悅服。人既感、則不

必更加命令、而事自能成就。如此行去、致使賢與愚、各人遂其所懷。小與大、皆得奮勇其力。較之那一等持以威勢之力、迫以驅喝之情、使人不得已而相從者、何止一萬倍哉。齊、止也。△用人誠、發言重、損已益人、達於衆機、如響斯應矣。

○此篇言學者、當確志操修、期於必悟而後已也。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

此節標教化勢必由師。郭功輔諱正祥號淨空居士、官至提刑、嗣白雲守端禪師。演祖與之言曰、凡一切人之性情、本無一定所守、隨教化而遷移之。自古來佛法、或有時興有時廢、原本乎理數而致。興衰之理、未必不從人之教化而成也。

昔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

此節舉師承施教有方。當初如江西馬祖、南嶽石頭，以及諸祖，利生接人之時。扇字妙，有吹拂之意，每每吹人以淳朴之風。節人以清淨之操。被人以道德之心。教人以禮義之學。使學者收攝其視聽，不妄見聞。塞絕其邪僻，不妄動止。絕其嗜慾之私。忘其利養之想。日復一日，遷於至善，而遠諸過失。不覺道日成，德日備。使學者之性靈潛移默化，而不自知。所以佛法必然興矣。

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以悟為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為之耶。纔有絲毫顧慮萌於

胸中不獨今生不了以至千生萬刼無有成就之時。

坦然莽集

此節明乏之師各宜自勉。今之行教化者、大不如古人遠矣。既乏之其師、而必欲參究此道。須是自己立堅確志、勿半途改易、以悟入爲期限。卽或有禍患得失之事、總付之於天數。儒言天命、釋言定業。既有定業卽不可逃、不可苟且求免。豈可預先憂其不得成辦、便不肯勉力而求之乎。若有一絲毫顧惜念慮之情、萌動於胸中。不獨今生不得了悟、以至千生萬刼、似無有成就之時也。△顧慮是最愚癡的根本不可存、而所當存者堅確志耳。

○此篇見伊針芥相投、是機是教也。

功輔自當塗太平州也絶江、訪白雲端和尙於海會。白雲問公牛淳乎。公曰淳矣。白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

淳乎淳乎南泉大潙無異此也。

此節明箭鋒相值。絕江、是直渡。訪、叅求也。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嗣楊岐方會禪師、南嶽下十二世。功輔現宰官身而作佛事。可謂在欲而無欲、居塵不染塵。亦是他宿植德本、有大因緣。方能根塵脫卸、一念無依。但到此橋斷路窮、不免求人指示。故絕江訪白雲於海會。白雲具通方正眼、運匠石斧斤。施無礙辯、別資一路。便問公牛淳乎。公非麤心鹵莽、已到不疑之地。即全身擔荷、脫體承當。應之曰、淳矣。白雲居養子之緣。恐他見道未穩、故以雷轟電掣之機奮獅子威而叱策之。所謂把關須用精嚴吏、不驗分明不放行。公已是鼻孔撩天、腳跟點地。縱使八面風吹他亦不動、遂拱然而立。真可謂鐵牛不怕獅子吼矣。白雲至此、雪後始知松栢操。便應許他道淳乎淳乎。實知他有主宰、可與祖師把手共行。故曰南泉大潙無異此也

○南泉即池州普願禪師、鄭州王氏子、嗣馬祖道一禪師、一日上堂曰、王老師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官家苗稼。擬向溪西牧、亦不

免犯官家苗稼。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大潙潭州靈祐禪師、福州長溪趙氏子、嗣百丈懷海禪師、南嶽下三世。一日上堂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右脇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當時喚作潙山僧、卻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卻是潙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卽得。時仰山出衆禮拜而退。

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艸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行狀

此節是格外提持。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此頌他見地明白。謂饑飡嫩草遙山去。渴飲寒泉遶澗回。牛出山去、東觸西觸、頌他放曠。今時所謂放曠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一是歸美之辭。二是出身活句。可謂大冶精金、還他作者。△獅絃撥動、聽者爲誰。只見羣音響絕、大地山河總作琴聲。且道他二人相見處、作何話會。

○此篇訓人學道、貴在實悟。若大法不明、終一兗漢也。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巖真點胸、耽(單)味禪觀、以口舌辯利、訶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法實不明了。

此節明實悟未証。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福州人、嗣石霜楚圓禪師、點胸、因欲裝點胸襟、高過於人、故有是名。耽、樂也。禪、止散亂也。觀、照心昏也。謂尋常耽樂取味於禪觀。以其口舌辯利、競爭機鋒、訶叱諸方禪德、覺無有一人可如己意者。其實自家于向上大法、未得明了。

一日金鑾(鸞)善侍者見而笑曰、師兄叅禪雖多、而不玅悟、可謂癡禪矣。白雲夜話

此節明點罰得人、金鑾善侍者、金鑾寺名、善乃慈明之高弟、福州人。道吾真、楊岐會、皆推伏之。一日遊山次、善拈一瓦礫、置於石上、謂真曰、向此下得一轉語、親切許儞親見慈明、速道速道。真擬議、善

呵曰、佇思停機、情關未透、何曾夢見先師在。師見參禪雖多、而不𢘓悟、誠可謂躭枯守寂之癡禪矣。宗鏡云、背教而唯成暗證、只爲己眼不明。守黙而單坐癡禪、所以慧燈不朗。△而今木不識丁者、也要如是亂做。讀此、置身於何地也。

○此篇言道在人弘、要教之至行之力也。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

此節明道本不易。謂道之或時興隆、或時衰替、豈一定之常法耶。在人眞操實踐而弘揚之耳。故子輿有云、人能時時操守之、則此道自存。或放逸捨置之、則道自喪亡。且不是道欲遠人、而人自遠於道也。

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色。遂

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豈古之可爲，今之不可爲也。由教之未至，行之不力耳。

此節明行之在人。試看上古之士，或深隱於山林，不爲名利所牽引。或獨處於朝市，不爲聲色所惑亂。斯其任道眞而立志穩，遂能清譽振於一時，美名流於萬世。然此事豈獨古人可爲，而今人不可爲耶。非也。殆由人之教化未到，而我行之不猛力耳。

或謂古人淳朴（樸）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實鼓惑之言，誠不足稽也。答功輔書

此節轉謂無知。或言古人淳厚朴素故可教，今人囂浮輕薄所以不可教。此等說話，實是鼓動人心惑亂人志，不見之于典籍，無所稽考之言，誠不足信。△操存捨亾的，是箇甚麼，教人去學，正學時以千斤猛力，尚難把捉。如何聽其日去。如是者，斬其道成，無有是處。

〇此篇明言行乃立身之大本、不可不謹而擇之也。

白雲謂無爲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必稽其所蔽。於是先哲謹於言擇於行。

此節明言行必不可妄發。無爲子、姓楊名傑字初公、號無爲居士、無爲州人、官至禮部、嗣天衣懷禪師。先引馬氏曰、夫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則言顧行而言不違行也。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行顧言而行不違言也。大凡發言、必先思慮可能行否、即能行亦須慮其始終。凡立行、必要稽考能爲法否、即能法更須防其遮蔽。蓋先聖之常謹於言而擇於行也。

發言非苟顯其理、將啟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善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有禮。遂能

言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爲經、行則爲法。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白雲廣錄

此節謂言行乃經世大本。發言非苟能顯其道理、實欲將此言啟迪學者之未悟、必使之而悟也。立行非苟且獨善吾身、實欲以此行訓誨學者之未成、必使之而成也。所以發言必要使人可類。類者法也。立行必要成其禮體。遂能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則可以爲人之常準。行則可以爲人之法式。故易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樞、門臼也。機、弩牙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治身之大本也。所以能動乎天地、能感致鬼神者、唯言行而已、得不慎乎。○昔商湯王、有七年之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之。王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返害其民、吾當自禱。遂齋戒翦髮斷爪、素車白馬、身穿白茅、以身爲犧、禱于桑林之野。遂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女謁盛歟。宮室崇歟。

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訖、忽大雨數千里、所以謂言行之能動天地也。○世語載魯嶺先生隱山修道。忽夫報曉鷄以偈禱社神曰、吾家住在山谿間。養個鷄兒當鳳看。昨被狐狸拖將去。家無惡犬去追還。盤陀石上毛猶在。紫竹林中血未乾。本欲修表申上帝。先來說與社公壇。明日見一狸斃於社前、自是狸代報曉、晝則不見。所以見言行之能感鬼神也。△言行乃撑天柱地之主宰、入聖超凡之要關、失此如朽木無用矣。

○此篇訓人專志於道宜絕念於未萌也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觀定慧所爲難知。

此節明未然當覺。謂習禪者有智有能、只見得有形有相之已然、而不能見於無動無迹之未然。止

者、停息諸念也。觀者、如理思惟也。定、是內心不動。慧、是隨緣照了。然此四法、正是隄防於一念未然之前者也。遇善則作。逢惡則止。眞理卽任。煩惱卽滅。此四者、乃覺察於諸法已然之後者也。故作善止惡任眞滅過、所用有形、故易見也。止念觀理定心慧照、所爲無迹、故難知也。

惟古人志在於道、絶念於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爲本末之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爲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也。實錄

此節明智照無餘。惟是古人之志、專切于道、念念在定、絶諸想念于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俱無所用。止觀定慧、對治于未然始也。作止任滅、對治于已然末也。此八種、皆剿賊之器具也。若有毛頭許、舉到此八種本末之上、則知此心不寧、是自欺也。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說着一毛頭、便不是了。此正是古人見得透徹處、而不自欺。△不自欺三字、好生着眼、須心領神會始得。此

章意旨甚深、要在念未起處看。

○此篇誨人篤志勤學、當懷遠大之志也。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偷安、最爲法門大患。

此節教立志須遠大。謂多見今之學者、所謀近小、未有經思到遠大之計策。得一日過一日、吾恐叢林、由自乏遠計、必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不勤教誡、下不眞操學。總只各自要偷安閑圖自在、最是法門之大患害也。

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披閱（越）經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邊）弊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白雲廣錄

此節明用功必深切。上舉先宗、此論自己。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歸宗寺名、在廬山之南、音王羲之讀書處、洗硯池至今尚在。披、展也。披展經典、閱看史書。凡一切經書、不止數百遍過眼。其中簡編弊壞之極。然每開卷再讀、必有今日新得之意。予以是思之、勤學眞不負人如此。如此此二字至重當思之。簡、紙素也。編、篇章也。弊故者、破壞也。△東坡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細讀深思理自知。與此參觀、則知學矣。

○此篇謂哲人能知幾微、明造物之所惜也。

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年齒甚少。時晦堂在寶峯、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徹見元、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非叢林福。

此節謂發用不宜太早。九江、府名。承天寺名、圓通亦寺名。齒、年也。晦堂黄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

氏子、嗣黃龍南禪師、南嶽下十二世。寶峯寺名、月公晦、諱曉月字公晦、得法于瑯琊覺禪師。于宋熙寧間、住洪州泐潭寶峯精舍。作楞嚴標旨。謂新圓通長老、見處高妙、洞明徹證至道之源底、不忝爲楊岐之嗣。忝、辱也。只是可惜他發機太早。恐非叢林之福。

公晦因問其故。晦堂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逮白雲終於舒之海會。方五十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知微眞哲人矣。湛堂記聞

此節明造物不與人全。公晦因而問之、是何故也。答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功名、即出世行道也。美器、即洞徹見元也。有功名無美器。有美器無功名。蓋天命也。不與人全。人誰不欲兩全其事者、天故奪之也。昔种放隱終南、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曰、當有顯宦。但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忌、子名將有敗之。後果如言。及至白雲終於舒之海會時、方纔五十六歲、僅中壽焉。小人曰夭。君子曰終。有識

者曰，晦堂知幾之神，知微之顯，眞賢哲之人也。易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我嘗痛惜人才，最不易得，但不奈造化小兒何。必欲自主宰，厺來無礙，須蘊空乃得。

○此篇見古人不自負，尊德而樂道也。

晦堂心和尚參月公晦於寶峯。公晦洞明楞嚴深旨，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一句一字，如獲至寶，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竊議者。晦堂聞之曰，抑彼所長，礪我所短，吾何慊焉。

此節明至人重道。楞嚴梵語，此云一切事究竟堅固。謂公晦深通此經至理，海上叢林中可稱獨步。昔袁淑謂謝莊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獨步者，無人及之也。晦堂每聞一句，或得一字，猶如得一至

寶、喜之不勝、猶云喜之極也。衲子中間或有私地議論者、謂不當屈從如此。晦堂聞之曰、扫取彼之所長、磨礪我之所短。猶云取他有餘、補我不足、吾何慊焉。慊者、自滿也。

英邵武曰、晦堂師兄學道爲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勝爲强、以未見未聞爲媿。使叢林自廣而狹於人者、有所矜式、豈小補哉。京 靈源拾遺

此節教衆人當法。隆興府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嗣黃龍南禪師。謂晦堂師兄、道德學識、皆爲禪衲之所宗尚者。猶然尊人之德、勝我爲强、以向所未見未聞自生慚媿。如是者、使叢林中一等自高自大而輕小於人者、可以爲法則也。補益于人、豈淺鮮哉。△人以自勝爲嫌、師以自勝爲强。此眞爲瑕不掩瑜、直使賢愚品類、自天壤也。

○此篇誨住持要智識潤達、勿逞私心也。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畧其近小者。事固未決。宜諮詢於老成之人。尚疑矣。更扣問於識者。縱有未盡。亦不致甚矣。

此節明住持取捨有方。謂住持大要。于其所當取者。須遠大。一日而具百千年眼目。其所畧者。目前些細不必較論。或有事故當前。未能决斷。宜諮求詢問於老練成實之人。設或其疑未决。更當扣問於博識之君子。如此勤求。縱猶有未盡。亦不爭多矣。

其或主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一旦遭小人所謀。罪將誰歸。故曰。謀在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非。與草堂書

此節教虛己謀斷得宜。其或主者。矜己逞能。偏私自用。一味專己取與。不聽人諫。忽爾一朝爲小人

伺便、遣他所謀、此罪只得自任、將誰歸耶。故曰、謀事須在多人、斷事只在我也。何故。謀在多者、一人見識有限、多謀則利與害最極之處、亦可參觀也。斷必在我、不可依違於人、我決則是與非一定之機、皆不能撓也。△取遠畧近、不專己用、是持法利生之魁碩矣。

○此篇誨人以利生爲要不可獨善己也。

晦堂不赴潙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之曰、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勢位聲利爲之變。

延平縣名、陳了翁名瓘字瑩中、又號華嚴居士、沙縣人、宋徽宗時登進士、初任延平、後爲丞相、留心空宗、未詳得法者。移、延也。勉、勸也。謂延書相勸也。此節明古人鄭重。云古來做住持、原無職位、要選有德者居其任。居斯任者、必將以我所證之道、覺我所化之人。所謂唯有此事、更無他事。縱有權勢

高位、聲名利養、皆不能為之改變也。

今學者大道未明、各趨異學、流入名相、遂為聲色所動、賢不肖雜糅、不可別白。

此節明今時澗亂。今之學者、大道不自究明、只顧各人趨向異學、此乃棄本逐末。日久月深、不覺流入名言教相之中。自己無主宰、遂為聲色所動。賢與不肖、澗雜糅亂于其間、不可別白也。

正宜老成者、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無難矣。若夫退求靜謐（宻）、務在安逸、此獨善其身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出靈源拾遺

此節方是勸勉行道。言今此之際、正要有道德老成之師、以慈悲惻隱之心、而行教化。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善知識本以行道為己任。自能挽頹風於末世、廻既倒之

益上則曰損。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固順矣而返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

此節引聖以証。唯獨聖人自能通天下之情。何以知然。豈不見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謂坤上乾下。名地天泰卦。泰者。通也。小往大來。小陰也。往居於外。大陽也。來居於內。陽氣下降。陰氣上升。二氣相交。而萬物化生。則天地通泰也。以人事言。大爲君。小爲臣。君推誠以任下。臣盡忠以奉上。上下之志通。而天下皆通泰矣。乾上坤下則曰否。☰☷謂乾上坤下。名天地否卦。否者。閉塞也。大往小來。陽往居外。陰來居內。陰氣不上升。陽氣不下降。二氣不交。而萬物不生。故至天地否塞也。以人事言。

君不下孚於臣，臣不上奉于君，上下不交，上情則否塞矣。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謂巽上震下，名風雷益卦。益，增益也。巽爲風，震爲雷，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所以爲益也。以人事言，在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在下者盡其誠以奉上，是兩相增益也。故本義云，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故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謂艮上兌下，名山澤損卦。損，減損也。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取內於外，所以爲損。以人事言，在上者取民以自厚，在下者專已以薄君，必至上下俱損矣。故本義云，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故曰損。且夫乾本爲天，坤本爲地，天本在上，而返居其下，地本在下，而返居其上，論其位固乖違矣。而返謂之泰者，由上下之氣交通故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固爲順，而返謂之否者，由上下不交通故也。是以天地之氣不交，則使萬物皆不能生育。人情之道不交，以致萬事皆不能和悅。前之所言損益之義，正如此之說也。

夫在人上者，能約己以裕下，下必悅而奉上矣。豈不

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己、下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乎。先聖嘗喻人爲舟、情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順舟浮、違則没矣。

此節明上下交通。夫在上者、自能簡約以寬裕於人、下必歡悅而承奉之、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若輕蔑於人、而恣肆乎己、下必怨恨而叛逆之、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情能交通、即爲之泰。不交、則爲之否。自肯損者使人益。自若益者使人損。人情之得失、豈容易而能致乎。先聖嘗喻、孔子答魯哀公語。人喻以爲舟、情喻之如水。然則水本能載舟、忽然風逆浪生、覆舟亦爲水也。故謂水順則舟浮、違之則没矣。

故任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則全興、全失

則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興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龜也。與黃檗勝書

此節總結通情。故住持得人之情則法道興。失人之情則百事廢。人情到處俱通、是謂全得。于事則全興。使人情處處不通、而全失、則事無可濟、而全廢矣。故與善人同居者則福多。與惡人同處者必禍甚。善惡兩種、本同其類、如黒白相承、正如穿貫其珠、無二也。興之與廢、由善惡所致。其事理明白、猶如觀日、歷歷可見也。善惡與興廢的道理、全在人情之到與不到。即此用情一事、便如歷代之元龜也。○元龜、莊子云、宋元君夜半而夢人、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

綱。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
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類德通情、千聖
持身要訣。豈但知
之、當銘諸座右。
○此篇謂凡人作事、立志要
濶大、境界便不跼蹐也。

黃龍謂荆公曰、凡操心所爲之事、常要面前路徑開
闊、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也險隘窄不通、不
獨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章江集

荆公姓王、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宋神宗熙寧間
拜相、封爲荆國公、問道於黃龍南禪師。師謂凡人
一操心欲爲一件正徑之事、立意先須要濶達、勿以
一己之私爲是。於面前行徑之道理、必須開闊、使
天下古今智愚遠近、皆可能行、始見是大丈夫用
心處。若是作用巇險、立意阻隘、不獨使他人行之
有礙、兼且自家亦無安身措足之地也。△者等說
話、也要是者般人方領會得。不然多作等閑看過。

○此篇教人戒謹於人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以絶其欺也。

黄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内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矣。答荆公書

夫、起語辭。凡世人於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自己信知我上不敢欺天、外不敢欺人、内不敢欺我自心、此實可謂得不欺也。然而猶要戒謹愼獨于幽隱微細之間、諦審此心、果無纖毫欺昧處、斯可謂眞有所得也。△果然纖毫無欺、即入初地位矣。

○此篇謂既當長老之名、必以行道爲任、乃不虚其名也。

黄龍曰、夫長老之職、乃道德之器。先聖建叢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之曰長老者、將行其

道德非苟竊是名也。

此節謂立名須當知義。長老亦一職事也。此職乃是載道乘德之器具。如百丈建立叢林、陳列紀綱、樹立住持之名、堂頭之位、先必選其有道德之衲子、命之名曰長老。本欲使之行道德、非謂苟且私竊做箇長老之虛名也。

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丘壑、不若行道領衆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德存歟。與翠巖眞書

此節顯利己不若利人。慈明先師嘗曰、衲僧家與其抱道藏拙老死于丘壑、獨善其身。不若奉行道德、統理大衆、爲法於叢林。豈不是善能持守長老之職者、使佛祖之道德恒存而不亾也。△陳紀綱立名位、要一團骨氣。不是支吾名件做得的事。

○此篇謂學道固在專勤。尤要絕嗜好、以擴充乎道也。

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廓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龍山廣錄

隱士、不求榮顯、以道自樂者。潘延之名典、號清逸居士、問道于黃龍、師謂為聖為賢的學問、非造次可以成得。造次者、急遽苟且之謂、要在積功累德。而積累之緊要、又在專切與勤懇耳。更須屏絕口所欲的、與心所愛的嗜欲。行之勿容懈倦。如是十年五載、然後使道理推擴之、心量充滿之、始得盡天下至極之妙。豈不美哉。△積累二字、不可以歲月論、更要在專勤上着眼、自然領會。

○此篇謂師法威嚴、乃異時之良模也。

潘延之聞黃龍法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

子敬。今日之規訓、後日之模範也。

此節謂持法全在規訓。延之見黃龍持法行道、威嚴而謹寀、因而問其綱要。黃龍答曰、如世之爲父道者嚴、使兒孫必生恭敬。如馬援征交趾以書戒子姪曰、莫貪嗜好、勤學事業。子姪從而不敢違。故知子敬由父嚴也。我今日之規矩教誡、乃將來與人爲模範也。

譬治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於千仞之山、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姿之盡、彼則自休也。

此節喻明持守之力。譬如世人平治諸地。隆、高也。窪、湙也。凡高處削之使與、湙處塡之使平。然我所以用法嚴寀者、非無意致、乃因人而施之也。彼若欣欣然欲登于萬仞之巔、我亦隨彼而與之俱登。彼若弊弊然困極于九淵之下、我亦隨彼而與之俱下。待彼欲高之伎倆窮、欲下之姿想盡、彼則自

然而休也。吾豈肯縱之由高由下耶。故如治地者無以異也。

又曰姁(許)之嫗(於去)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林間錄

此節見嚴和方始成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禮記云、天以氣姁地以形嫗、乃陰陽相得覆育萬物。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意謂陰陽雖能生育、若不假霜雪、則無以成熟之也。吾既居師席、豈緘默無言、不訓不誡、使之能成就乎。△煅聖鎔凡、豈易易事。全在師家精心妙手、能完美也。

○此篇見師家妙用、有佛祖罔測之機、非淺識所能知也。

黃龍室中有三關語。衲子少契其機者。脫有詶(酬)對、惟斂目危坐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林間錄

黃龍每見衲子投參、便問人人有箇生緣、上座生緣在甚麼處。龍慶開答曰、早晨喫白粥、至晚又覺饑。又問、我手何似佛手。開曰、月下弄琵琶。又問、我脚何似驢脚。開曰、鷺鷥立雪非同色。師每以問人、三十年少有契其機者。脫或有人詶對、惟斂目危然獨坐、可與不可、皆無所謂焉。由此叢林目爲三關語。師自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禪者。三關一一透將來。潘延之莫測其用、乃請益于師。師曰、若是已過關者、不再問人、但掉臂長往矣。若欲向把關人、問此關可過不可過、便是未透過此關者矣。△多少人奈不何、只是摸伊關竅不着。識得了是甚破艸鞋。

○此篇謂有志者、乃能窮其道、而造其極也。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記聞

學者意欲修道、須辦一片决定之心。然此道猶如極高之山、愈升而愈高。愈、益也。又如極遠之地、愈行而愈遠。學者識見卑小、立志淺近、只好盡其力而止耳。惟决定有志力于造道、始能窮其高而至其遠。其餘他輩、見卑力淺、誰能及也。與、及也。△學者定要窮到徹頂徹底方是歇處。否則一碌碌庸物矣。

〇此篇戒學者不可厭故悅新、若然則與道相遠也。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道何爲而獨變乎。

此節返顯道本不變。謂古先有的天地日月、即便是今日之天地日月也。古先有的萬物性情、即便是今日之萬物性情也。天地日月、萬物性情、自古至今、既是不更不遷。爲何道法獨易獨變耶。

行道安衆、不侵常住、與衆共苦、固當爲之、又何足道。如士大夫做官、爲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贓、不擾民、且不受贓、不擾民、豈分外事耶。山堂小參

此節復舉通病。予毎見叢林禪和子竊議曰、那箇長老、肯行道能安衆。那箇長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共苦。夫既然稱爲善知識、乃荷佛祖重任、爲一寺之主。行持道法、安撫大衆、不侵用常住、與衆人同共苦、理所當然。譬如士大夫做官的一般、上致君而忠、下澤民而仁、皆本分所當行事也。乃曰、我做官不受贓、不擾民、可可、不受贓不擾民、豈分外之事耶。贓者、吏受財也。凡非理所得財賄、皆曰贓。△妄議人者、最是折福的根本。願當自猜、毋伐德也。

○此篇見古人愧己自責、能知止也。

眞淨住歸宗。毎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眞淨視之蹙

蹙己而嘆曰。信心膏血。予慙無德。何以克當。高李商老日涉記

真淨和尚住廬山歸宗寺。每年化主還山交納緣疏。所有錢穀布帛。如雲屯聚委集之多。真淨見之顰眉蹙額。不以聚集之多爲喜也。已而乃嘆息曰。如此等物。總皆是信心檀越之膏血也。予甚自慚愧我無道德。何以能當此信心之施也。△那一班人。猶嫌其少。無慙媿心。於異類幾希。

○此篇教學者存心須中正不隱。乃不失節義之操也。

真淨曰。末法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談濶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飯之惠。則始異而終輔之。先毀而後譽之。求其是曰是。非曰非。中正而不隱者少矣。壁記

謂末法比丘。本無操守。又乏義氣。每常見他出語高談濶論。如雲興浪湧。自言我能如此。人誰能及。逮乎受人一食之恩。先與之異而後即輔翊之。先纔毀謗而後則稱譽之。求其一個是即言是。非即

言非決定不爲利欲所惑中正無隱諱者少矣。△
小家子本不足齒只是古人格言在此也要知羞。
○此篇訓人體度宜乎慎
重操修貴乎實踐也。

眞淨曰比丘之法受用不宜豐滿豐滿則溢(逸)稱意之
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有壞之。

此節教所作當慎謂出家者時中受用不宜過于
豐滿過必溢溢流去也凡稱心之事不可多謀過
謀終敗事有成必
有壞理之常也。

予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靜未嘗以顏色
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確有見地履實踐眞者
委曲成褫(池)之其慎重眞得古人體裁諸方罕有倫比
故今日臨衆無不取法。日涉記

此節舉先宗行徑。予每見黃龍先師、應世利生、已四十年。語默之間、動靜之際、竟不曾將顏色取悅人、以禮貌牵合人、亦不曾以文字才學牢籠人。衆中果有見地穩密、履踐眞實者、則委曲以成褫之。褫成就也。其謹愼尊重處、眞得古人體格。諸方似難得與之倫類而比擬之也。是故我今日臨衆、無一事一法、而不取之爲軌則也。△豐滿便溢、多謀即敗、誰不悉知。往往到者裏、蒙然若昧、乏智眼也。

○此篇見古人朴素無貪、知足自安也。

眞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䞓素縑兼、因問侍僧、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眞淨曰、何用。侍僧曰、堪做袈裟。眞淨指所衣布伽黎曰、我尋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即令送庫司、估賣供衆。其不事服飾如此。日涉記

建康、即金陵。保寧寺名。舒王、宋徽宗進荆公爲舒王、荆公于熙寧間拜爲相、作務新法病民。其子雱

雱、為崇正殿大學士。因佐父務新法必行。雱卒。父罷相。晏閑間如夢寐、見一鬼使、領雱荷鐵枷泣于公前、曰因父務新法所致。公問使乞解。使曰、建寺飯僧可免。公遂捨金陵田地宅舍為寺、賜額保寧、請眞淨主之。縑、絹也。以素絹為齋襯。問侍者曰、此何物也。對曰紡絲羅。師曰何用。侍者曰可作袈裟。此云離塵服。師指所着布伽黎曰、我平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用此何為。即令送入庫司、估賣以為供衆之資。其不好服飾裝點如此。△事雖小而榜樣眞。後人知此。豈不愼其所以効之耶。

○此篇教人不可以難易變志。須鄭重力行也。

眞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固止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之難、掉頭弗顧、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日涉記

謂凡世人日用中所作為事、是者、與理相合、宜當着力而行之。悖乎理者、即非是也、則堅其意而速

止之。凡事但問理之是非、勿論事之難易。以更易其心志。或以今日之難爲者、便掉頭不顧。安知他日事成業就之時、有更不難於今日者乎。Δ幾句說話、是躋聖賢捷徑、誠爲人所難行。吾輩當猛力爲之可也。

○此篇見前輩爲法重人之深心也。

眞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厺。惻然歎息、至於泣涕。時湛堂爲侍者、乃曰、物生天地間、一兆形質。枯死殘盡似不可逃。何苦自傷。眞淨曰、法門之興、賴有德者振之。今皆亾矣。叢林衰替用此可卜。日涉記

眞淨和尚、聞一方有道德之知識化厺。化厺者、有而忽無也。惻然、痛惜也。吁嗟歎息、至于泣涕。眼出爲泣、鼻出爲涕。時湛堂爲侍者、隆興府泐潭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嗣眞淨文禪師、南嶽下十三

世。見師過於悲慟、乃曰、凡人生於天地之間、一飛發之後受此形質。飛有形顯之義。枯老死滅殘缺蠹損、皆不能預爲遁遯。和尚安得苦于自傷也。如此。師曰、法門之興、咸皆倚賴有德之師、能振起之。所謂道人存而法存、德人滅則法滅。今日有道德者俱亾矣。叢林之下、誰堪復振之。而今而後必衰替矣。△惜人重法之誠、乃聖賢性分之所具、非作意爲之也。心痛法衰、泣烏能忍。

○此篇教人絶異學求妙悟、治心以務本也。

湛堂準和尚初叅眞淨、常炙燈帳中看讀。眞淨呵曰、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縱學而奚益。而况百家異學如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爲盡之。

此節教絶異學。謂湛堂和尚初叅眞淨禪師、未得入理時、嘗點燈帳中看讀。眞淨見即呵責之曰、所謂學者、非徒務文字之學、以求諸外也。當要息諸想而治其心、心若不治、則根本不立。縱多學皆摘

葉尋枝、有何利益。況諸子百家之異學。諸子者、如老莊荀墨之類。百家者、如韓柳歐蘇之類。異學者、謂各有所主也。如山之高海之深、子何能盡究。

今棄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須杜絶諸緣、當求妙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臼、故不難矣。

此節當求妙悟。爾今如此爲學、正所謂棄本逐末、猶如卑賤者、返役使尊貴之人、是爲倒置、于理不當。其實有妨道業。從此直須塞絶諸分別妄緣、必當專求妙悟。若使一旦豁然頓悟、然後看讀經史、如推門入臼一任開合、故不難矣。

湛堂即時屏去所習、專注禪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豁然開悟。凝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有過者。

此節閙示專修。湛堂閙示。即時者、就在今日教誡之下、便自屛去向來所習學之事。屛、除也。專注、如餅注水。禪觀、使心不亂。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諸葛武侯、受顧命輔後主、七擒孟獲、已定南方。乃出師伐魏、臨行遺表於後主。表云、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云云。至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師遂豁然開悟。將平日胷中所有凝結積滯之物、頓然氷釋。從此辯才無礙。其悟入之深、在同流輩中、少有能超過其靈妙者。△治心乃世出世之至學。心不治而多學典章、所謂算沙徒困、終無益也。讀至此、乃知良馬見鞭影而行、到則不難矣。

○此篇教住持當與衆同好惡、乃合乎大中至正之義也。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衆、無道德者樂於身。樂於衆者長、樂於身者亾。

此節明樂有所當。謂凡有道德之人、無一己之私、己有其樂、則與衆同樂。無道德之人、只圖自家安

樂、不顧大衆。殊不知與衆同樂者、其樂悠長。爲己求樂者、其樂無幾、不久卽亡矣。

今稱住持者、多以好惡臨衆、故衆人拂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衆同憂樂同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二事癩可贅疣集

此節教存大義。今時之稱爲住持者、多以自己好惡之心、臨于大衆、不與衆同情、故拂逆而不就。要求箇公心直瞻者、諦審人情、看我既好、而衆人何故逐惡。我既惡、衆人因甚逐好。此中必有其故。如此住持、天下鮮矣。傳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拂者、逆也。故曰、寒暑饑渴、衆所同憂。安逸飽暖、衆所同樂。道德仁義、衆所同好。傷殘刻剝、衆所同惡。住持人、于此四種、能同於衆者義也。義在則衆美具在、天下誰不歸之敬之哉。△義字當諦思、不可輕忽讀去。得此者、無在不在也。

○此篇言持法者、貴在變通。不知變通、則自救不暇、安能爲人也。

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殢替情、此皆不達權變。

此節教人通權達變。謂道乃往古來今一大權柄。主宰萬物、成立聖凡、通融無礙之法。不是一定作死馬醫的。若是善于弘揚此道者、自能通權達變。所謂入面玲瓏、四方洞徹、由其入理之深也。設使不知變通、拘定文字、執着教典、留滯名相、困殢識情。殢、困極也。一味作死法拈弄、有甚快活分。

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能若是之酬酢措。

此節引古以証權變。試看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曹州郝氏子、嗣南泉普願禪師。南嶽下四世。古人若不通權達變、滾融至理、豈能有

如是之酬酢耶。主答客曰酬。客答主曰酢。

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致斯響。洪鐘虡巨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逐常合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與李商老書

此節結無私能應變。聖人指老子。云。幽谷無私。遂致斯響。如幽深巖谷中。有人大呼則大應。小呼則小應者。以其無私心彼我。故作此應也。又如洪鐘受虡。扣之無不答也。虡天上神獸。鹿頭龍身。說文云。鐘鼓之柎也。横曰栒。縱曰虡。乃擊鐘之具。以是而知。通方上士。逐將平常之事。一一皆合於至道。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終不是那守定一法。而不知隨事應用。變通無礙者比也。△變通之境終不易到。須是胷中無塊壘。舌上無交紋。乃得隨聲應響。如只口說變通。總若聾盲摸象。了無實見。

○此篇教人求友須勝己。如其鄙陋無益也。

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為師者。時中長懷尊敬。作

事取洽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所未逮。萬一與我相似，則不如無也。寶峯實錄

謂凡學者尋求友人，須是可爲我師法者，二六時中，常懷尊敬，每作事必當取法于他，期有利益。又或彼智力見識畧有勝過于我者，亦可以相從，差，次也。何故，警策我所不及處。萬一與我一樣，則不如無也。△古德云，選擇良朋，要老成。不如己者莫同盟。譬如水入污泥太。縱若淸兮也未淸。其斯之謂歟。

○此篇要人眞履實踐，務華非所宜也。

湛堂曰，祖庭秋晚，林下人不爲囂浮者固自難得。昔眞如住智海，嘗言在湘鹵道吾時，衆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此道。自大潙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

人會我說話。予以是知、得人不在衆多矣。實錄

祖庭、即佛祖之門庭也。秋晚、即末法凋零之時也。謂林下學人、於此凋零之際、有不爲囂喧浮薄之事者、實是難得。昔眞如喆禪師住智海時、嘗言我在湘江之西、住道吾寺時、衆雖不多、猶有老成衲子幾人、行持此道。自大溈遷來智海時、論衆不止。九百僧、其間無七五人、會得我說話的舌頭落處以是而知、得人只要眞修實行者、固不在衆數之多也。△人之性分固是生成、而亦因時升降者有之。不隨時變者幾人哉。須知古人之意、在實而不在華。

○此篇謂人情澆薄、知之最爲難也。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訓一詰、固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理或未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

知聖人所病。

此節明知人之難。日、世間惟獨有知人實處、不是容易、非是一訓對一詰問、便能悉知。何也、盖有一等口舌辯論鋒利者、聽其言似有可取、至于行事之眞假、未可信也。又一種辭語拙訥者。訥、語遲鈍也。聞其聲似無可聽、而究竟其道理、卻難以極窮。所以拙訥者、雖能窮其辭、恐未能窮他之理。利口者、雖能服其口、恐未能服他之心。此所以知人之難、卽聖人亦有所患焉。

況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衆違欲。與道乖方。相尙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靡而愈薄、殆不可捄矣。答魯直書

此節出今時弊病。且近來衲子聞見處、竟不專以通達人情爲事、而一味以此視聽、多只伺候人之過隙。隙、縫罅也。所以與衆人之情欲相違。與大道之方向相乖。時中所競尙者、一味是欺瞞不實之

心。曚昧諂詐之念。冐、曚昧也。如此行徑、使佛祖之道、漸漸轉衰、危乎不可捄也。△近世人情、多倘浮靡、行說俱非重厚、所以知人之難、不在于今也。我願後人、存守箇好念頭得來受用。

〇此篇教學者依附得人、可以操持無妄、成就品格也。

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徇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為、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

此節教依附得人。謂像季學者、外但隨順境緣、逐諸聲色。徇、順也。內不自求悟明心性。此等人、縱使有弘大作為處、皆是虛浮、實非究竟。何故、蓋是所依附之人、卑淺鄙猥之所致也。

如搏牛之蝱、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

此節喻明所附。譬如搏集牛身之蝱、遽自力奮飛、不過數步而已。若附驥尾、驥、良馬也。便見其有風

可追日可逐之能也。此亦無他，乃依托之勝也。

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昔福嚴雅和尚，每愛眞如喆，標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寛、蔣山元、翠巖眞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喆曰，諸大士法門龍象子得從之遊。異日支吾道之傾頽，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之多囑也。日涉記

此節明依附之驗。以是知學者，居必擇其可居之處，遊必擇其可與之人。處若善人若良，遂能絕其私邪偏僻之患，而得近中正，聞正言也。昔澤州福嚴良雅禪師，嗣洞山守初禪師，青原下八世。每愛眞如喆之標格致趣，實爲可尚，但未知所依附何人。一日見與洪州大寧道寛禪師、嗣石霜楚圓禪

師。蔣山贊元禪師、亦嗣石霜、南嶽下十一世。及翠巖眞禪師偕行。偕、同也。雅師喜之不勝。從容閒暇日、謂喆曰、諸大士皆福慧深厚者、乃法門中、有大擔當大力量、如龍如象之人。子今得相從與之交遊。他日支撑吾道之傾頹、彰顯祖教之利濟、固不在我之再三囑付也。△失身匪類、萬事瓦裂。依托二字、可不愼哉。

○此篇教學人須懷遠大之志、不可狗俗苟利也。

湛堂謂玅喜曰、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枉。自然不爲朋輩描(苗)摸(莫)、時所上下也。寶峯記聞

謂參禪人、先必要識見高、思慮遠、志與氣俱宜高超遠邁。邁、遠也。凡出言行事之間、總皆要存誠立信、使人不疑惑。又不可隨順勢力、貪求財利、苟且枉屈之事。果能如此、自然使朋輩中人、無處下手、

來揣畫你摸索你自然不似他輩亦隨時世可上可下之人也。〇循俗苟利心性昏迷即墮爲流俗人矣。

〇此篇見古人發言行事、要皆以不欺爲先也。

湛堂曰予昔同靈源侍晦堂於章江寺。靈源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因問今日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

此節直述往事。謂予曾同靈源奉侍晦堂和尚於章江寺。靈源一日偶與二僧入城至晚方始歸來。晦堂因問曰今日向甚麼處來。靈源以無事入城自覺不便但對曰適纔往大寧來。

時死心在旁厲聲呵曰參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清兄何得妄語。

此節明益友無諱。特死心正值在旁侍立、不忍其虛妄、乃大聲呵之曰、參禪本爲超脫生死、發言必先要至誠老實、清兄你何得作此妄語。死心卽隆興府黃龍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嗣黃龍祖心禪師、南嶽下十三世。

靈源面熱不敢對。自爾不入城郭、不妄發言。予固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日涉記

此節明知過能改。靈源聞呵、大慚面熱、不敢別對。自此以後、更不敢復入城郭。外城曰郭。亦不敢虛妄發言。予固知靈源知過必改、死心正而不屈、如二人者、眞良器也。良、美也。△古人存心、此中無絲毫欺悋。死心以不自欺之心責友、靈源以不自悋之心改過、此各得其正也。學者審之。

○此篇說古人好學不倦、一一皆出自天真、非勉強也。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憩契、僅能背誦乃

止玏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遠。

此節謂究學之功深。湛堂和尚、舉靈源禪師好學以策進後人。閱、觀也。經、即一切經書。史、即一切史籍。食、飲食。息、安寢。憩、息也。謂靈源好學于飲食寢眠之間、未嘗少歇。凡讀書必到背諷得乃止。玏堂呵之、以謂不當苦讀如是。靈源對曰、嘗聞凡事用力多者、收功亦遠。教中有云、勇猛精進、自強不息者、則三昧易成、彼岸易到。圓滿功德、亦得永遠也。

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臭惡。蓋其誠心自然、非特爾也。贅疣集

此節出性分之本具。黃太史諱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居士、得法于黃龍祖心禪師。故嘗稱靈源曰、清兄好學、如饑渴者之欲飲食、視利養紛雜浮華之事如惡臭。蓋其天性至誠自然如此、非勉強爲之也。△請問今時學者、一本書你曾讀過幾遍、敢言背諷乎。勉之勉之。

禪林寶訓筆說卷上 終

禪林寶訓筆說卷下

楚衡雲峯後學沙門智祥註

○此篇見古人雅尚賢德、恭儉如此也。

妙喜杲和尚曰、湛堂每獲前賢書帖、必焚香開讀。或刋之石曰、先聖盛德佳名、詎忍棄置。其雅尚如此。故其亾也、無十金之聚。惟唐宋諸賢墨蹟、僅兩竹籠。衲子競相訓唱。得錢八十餘千、助茶毘禮。可菴集

謂湛堂和尚、每得前賢書集筆帖、必欲焚香而後開展讀之。或將之刋於石、乃曰、此皆先聖之盛德佳名、豈忍棄置於高閣、而不永垂於世耶。其雅愛尊尚前輩有如此。故去世之日、撿點所存無十金之聚。唯所蓄唐宋諸賢墨蹟字帖、僅兩竹籠。此時諸衲子輩、爭相訓唱。得錢八十餘千、以資茶毘之

禮。梵語茶毘、此云火化△尊前賢、存遺德、正所以見胸襟磊落、誠敬難似也。錢穀奴、曷克臻此

○此篇言上下名分當正、不可忽也。

妙喜曰、佛性住大潙、行者與地客相毆。謳上佛性欲治行者。祖超然因言、若縱地客、摧辱行者、非惟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時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聽。未幾果有莊客弑知事者。可菴集

潭州大潙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嗣佛果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住大潙日。行者與地客相打。地客、即佃民也。佛性欲以叢林規法處行者。祖超然不肯、因而言曰、若縱佃戶、摧辱行者、不獨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機生事、慢主輕僧、則常住之事不得而行矣。況行者佛子上也。地客佃民下也。各有名分所存、不宜失也。佛性不聽。必謂僧家豈有與人交拳相打、宜當處之。未久之間、果有佃

尸弑知事者。以下殺上曰弑。此見超然之有識如此。住持處斷必應得宜。權不可失。況小人不知法。情不可縱。縱失之縱之、羣機生矣。

○此篇謂小人狡猾、當預知之也。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超然素嫌地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爲彼供狀。行者欲保全地客。察超然意。抑令供起離狀。仍返使呌喚。不肯供責。超然怒行者擅權。二人皆決杖篦而已。蓋超然不知陰爲行者所謀。爲乎小人狡猾縱滑如此。可菴集

臨安府佛日超然文祖禪師。嗣天衣懷禪師。青原下十一世。住仰山時。地客盜常住穀。超然平素惡嫌地客。意中必欲遣去。令庫下行者爲彼以盜穀事特去呈狀。以便逐去。而不知行者亦小人類。不

惟不呈狀、而返欲保全地客。察知趙然有强令地客供起離狀之意、仍返使地客叫喚不服、不肯供呈其責。趙然怒行者擅自行權、返與地客作主、如是二人只好俱決价篦而止、竟不能遣也。蓋趙然不知小人黨與、暗地商謀已就、竟不能驅逐之也烏乎。小人奸詐狡猾勢有如此。狡猾者、奸頑多詐也△古人舉此一章以爲後人法令。須知小人肝膽極險極惡、不可不察也。

○此篇言愛惡不可輕信、有妨大體也。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被其所轉。昔圓悟住雲居。高菴退東堂。愛圓悟者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悟。由是叢林紛紛然有圓悟高菴之黨

此節謂聽言須當審察。謂愛與惡與、返異與同有別。此人人之恒情也。惟有賢達高明不被其情之所轉。昔圓悟和尚住雲居、高菴禪師退東堂之時有一等愛圓悟者、即惡高菴。又有同高菴者、便異

圓悟。由是叢林中到處皆紛紛紜紜，有圓悟高菴之黨類。

竊觀二大士播大名於海上，非常流可擬。惜乎昧於輕信小人諂言，惑亂聰明，遂爲識者笑。是故宜其亮座主隱山之流爲高尚之士也。

此節言輕信必然成累。竊觀二大士。大士者，有德之稱，謂當代英賢志拔群類，才出衆情，弘道利生，故稱大士。此二老播揚大名於海內，非泛常人物之可擬。惜乎輕信小人諂媚之言，以致惑亂自已之聰明，遂爲有智識者所笑。以此觀之，爲人最難。與其出世不如避世爲高。宜乎亮座主與隱龍山之流，誠爲高尚之士也。○亮座主西蜀人，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發明大事，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至北宋政和間，有熊秀才遊西山過翠巖，謁思文長老，文與秀才俱是鄱陽人，故遣二力士輿送，所經林壑草木蔭翳。偶見一僧貌古神清，龐眉雪頂，編葉爲衣，坐于盤石，如壁間畫佛圖澄之狀。○佛

圖澄卤域人。左臂傍有一孔、圍四五寸、以帛塞之、齋後就水邊取腸胃出洗之、復納孔中。夜則除帛、讀經光照一室。○熊自謂曰、今時無這般僧。嘗聞亮座主隱于西山、疑其猶在。出與𨁝踏而前曰、莫是亮座主麼。僧以手向東指。熊方與二力隨手東看。遂回視失僧所在。時小雨初歇、熊登石視其坐處猶乾。躊躇四顧太息曰、宿緣不厚、雖遇而不遇也。○隱山即潭州龍山禪師、亦叅馬祖、發明心要後隱龍山。一日洞山與密師伯遊山、見溪流菜葉莫有道人居否。遂撥草循溪行六七里、忽見師在菴前。便問、此山無路、闍黎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師曰春秋不涉。洞曰此山先住、和尚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絕消息。洞山良久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洞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洞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洞曰賓主相見有何言句。師曰清風拂白雲。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

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干。自此焚菴、逝入深山。不知所在。因號隱山。△出世避世、各有作用。未可槩論。以不出爲高。但輕信二字、最要理會。

○此篇謂住持能遷善改過。乃足爲法則也。

玅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循行。思勉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所美莫善於好聞其過。然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耶。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爲戒也

此節舉古法爲戒。古之人見人有善、我卽遷改而從之。自家有過、卽時革除而悔之。率、遵循也。遵修其德、依操其行、而每每常思勉其無過耳。人之所患者、莫甚於不知己之惡。所美者、莫善於好聞己之過。如是愼謹、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如此耶。非也、誠欲使後世自尊自大而卑小于人

者為戒也。

夫叢林之廣、四海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右耳目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苟或尊居自重謹細務忽大體。賢者不知。不肖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是不從。率意狂為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安得不懼。或左右果無可咨詢者、猶宜取法於先聖。豈可如嚴城堅兵無自而入耶。此殆非所謂納百川而成大海也。與寶和尚書

此節明事當謹畏。夫叢林建置之廣、四海儕類之衆、固非一人所能獨知。必竟要假左右之耳目、衆人之思慮、乃能盡其經常之義理、善其海衆之人情。若使主人尊居自重。細末之事毫不放過。大體

段處忽畧不經。賢者竟不能知。不肖者自不能察自己所行非處不知改。衆人所作是處不肯從。縱意妄爲、全不忌憚、如此誠爲滋培禍害之基本、如何不畏。若使左右之耳目、衆中之思慮、果無有可抑問者、即當取法則于先聖之成言。豈可自封己見、如嚴禁之城、堅勇之兵、竟無門無路而可入也耶、即此取法先聖亦一路也。住持人若不能取法于先聖、又豈得所謂收納百川而成大海之胸襟也△自滿自大、玅藥難醫。能革能遷、聖域可躋。學者不可不知如此。

○此篇言舉人貴要端正、可以救今時之利弊也。

玅喜曰、諸方舉長老須舉守道而恬甜退者、舉之則志節愈堅、所至不破壞常住、成就叢林、亦主法者救今日之弊也。且詐佞狡猾之徒、不知羞恥、自能諂奉勢位、結托於權貴之門、又何須舉。與佾菴書

謂令諸方舉長老出世爲一方主人者、必須要舉箇有道德節義、及恬靜退守之人、乃可當也。蓋此人一舉出、則其所守之志、所存之節、轉加堅固。凡所至之處、自然不破壞常住、事事俱能完美成就叢林。此亦是今日主法者、具擇賢之能。得賢人繼席、正所以救今日之弊病也。若是那一等詐佞狡猾之徒、不知羞恥、若使居其位、必欲諂奉有勢位之人、結托于權貴之門、如是者用亦何爲、則不必舉也。△舉人者宜諦審諦思、稍一不法、其害非細、關係亦非小可。

○此篇謂叢林舉人若合公論、自無鈌失也。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惟公論不可廢。縱抑（亦）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舉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然稱賀。或舉一不諦當者、衆人必慽（戚）然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烏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

衰矣。可菴集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嗣圓悟勤禪師○謂公論乃天下古今之正議、不可廢也。縱使勉強抑止之不行、又怎奈公論何。所以叢林中或舉一住持、或立一首職、若是箇有道德節義之人、聞見必欣然稱賀者公論也。若舉道行不諦實之人、衆人必慽然嗟歎之。慽、憂也。其實無他、以至公之論有行與不行故也。烏乎、以公論推之、則可以卜知叢林將來之盛衰矣△大抵一切是非眞假不可固執、有公論在。公論在、則天下之至正在矣。

○此篇明修身入道、以節儉爲要也。

杪喜曰、節儉放下、乃修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荊楚買毛褥(肉)過浙右求紡(做)絲、得不愧古人乎。

世人爲貪毒所害、累刼縈纏。如今欲超凡入聖、第一要放得下、有節度能簡儉、所謂頓捨塵勞、便是修身之基、入道之要也。細看從上古人、誰不是能節儉能放下者。近年已來衲子、遊荆楚者便去買幾件毛褥氊子、過浙右者便去買他些紡絲紬物、如此行脚豈得不有媿于古人乎△此說搜盡時人放不下的弊病、讀者當生慚愧。

○此篇教住持當存大體合公論也。

妙喜曰、古德住持不親常住、一切悉付知事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覽)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與山堂書

謂古人立生持原只爲主持大法提奬衲子本不教親理常住事件一切所有悉付與知事人掌管此大體也于今作主人者自恃才力有餘凡事不論大小俱皆要歸于方丈掌管而知事者徒有其虛名而已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力固欲把持主張一院之事而欲使小人不來蒙蔽法令不致參差又要合于至公之論豈可得乎△凡事合公論至要也一涉私足爲小家氣象

○此篇教學道須要及時光陰不可虛棄也

玅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相乘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亨宜乎日中故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

此節明陰陽迭變之理謂世間循環總不出陰陽之數如純陽既盡則一陰生于其下純陰既極則一陽生于其下有盛有衰兩相乘除乃天地一定自然之數也惟豐亨宜乎日中○☳上震爲雷下

離爲火、名雷火豐卦。豐者、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盛極將衰、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無益、但守常不至過盛。故彖辭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人乎、況于鬼神乎。葢言豐盛難常、以常爲戒也。日中盛極、則當昃昧。月望盈極、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虧尚隨時消息、況人生于天地之間、鬼神爲天地之氣。豐盛之時、以此爲戒。欲人守中不至於過盛也。處豐之道、豈容易哉。陰死爲消、陽死爲息。

所以古之人、當其血氣壯盛之時、慮光陰之易徃。則朝念夕思、戒謹彌懼、不恣情不逸慾、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懷之以逸慾、敗之以恣情、殆於不可捄、方頓足扼腕而追之晚矣。時乎難得而易失也。薌林書

此節見古人究心之切。所以古人當年少血氣壯盛之時、便自痛惜光陰之易去、歲月難留。朝也

念道、夕也思道、必謹必戒更加恐懼。不敢恣縱于七情、不敢放逸于五欲。時時惟以守道爲心、遂能保全生平之美名也。若使放縱于五欲、其身則藂壞矣、恣蕩于七情、其心則滅裂矣。其危亡必至于不可救之地、然後纔頓足扼腕追之晚矣。足見時字最爲緊要。時乎難得而易失也○李左軍謂韓信曰、夫功難成而易敗。時難得而易失。謂時乎時乎不再來△古云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若非從滨定中融會過來、畢竟究不到這等細密處。慎勿輕易看過。

○此篇教學者名節當立、而自思造入也。

玅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當時。苟非良器、置身於人前者、見聞多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砥礪名節而立。

此節以道德才學爲本。謂古人揀選學者、先擇道德、須是見地明白、德業正當。次則方取他才學、而

進用須當其時。倘不是美器、將他置于衆人之前、見聞者多是輕之薄之也。由是衲子、自己思量必須琢磨、操守名節而成立焉。

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恥。譏淳素爲鄙朴。奬囂浮爲俊敏。是故晚輩識見不明、渉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逮語於聖人之道、曹若面牆。此殆不可救也。與韓子蒼書

此節逐顯人要實學。比見叢林凋喪、學者道不實學、德不眞修、少節義無廉恥。逐去譏誚性淳質素之人爲之鄙朴。奬美囂頑浮薄者爲之俊敏。是故晩輩識見不明、猶如渉水捕魚、獵山取獸的相似、東抄鹵寫、謀聚些語言文字以爲實學、用助口舌之辯。今日滋培、明日浸長、久久之間、遂成澆漓淺薄之風。及至問他聖人之至道、口似磉盤、眼如曹瞢、四面不通如覩墻壁然。如此等人、殆乎不可救

也○論語云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面墻而立也歟言其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學者所謂究心也得心而後可以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融萬類之疎以爲親抄寫之學徒喪光陰復何益也

○此篇警後人各知所守以利人爲急也

抄喜曰昝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者居則巖穴食則土木衣則皮艸不係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府自魏晋齊梁隋唐以來始刱招提聚四方學徒擇賢者規不肖俾智者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

此節言當正名分謂昔日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上古之學道者居則高巖深穴食則土菜木果衣則樹皮草葉不關心於聲利不投名於官府此眞天地間閑人也自曹操稱魏時司馬懿稱晋時蕭

道成稱齊時、蕭衍稱梁時、楊堅稱隋時、李淵稱唐時、諸朝代已來、始創建招提、聚四海之廣衆。選有德者規正夫不肖。令智慧者引導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

夫四海之衆聚於一寺。當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總其大捨其小。先其急後其緩。不爲私計、專利於人。比急汲汲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於石。使後之來者、見而目之曰、孰道德孰仁義孰公於衆、孰利於身。烏乎。可不懼乎。石刻

此節謂當全道德。夫四海之多人、聚集于一院、擔荷此大任者、誠非容易所能爲。要在總其大綱捨其小節。先其當急、後其可緩。更不爲私自作計、專以利人爲要。較之於切切爲自己一身謀受用者、實霄天地之隔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勒之于石。使後來繼住此者、見而目之曰、誰是有道

德者。誰是有仁義者。誰能公于衆。誰獨利于身。烏乎。爲住持者。可不懼乎。△者箇名字怕殺人。難當難當。若不慎思力行。未免不失身于世。津津爲人唾棄也。

○此篇謂舉首領須是其人。否則無補於法門也。

張侍郎子韶謂玅喜曰。夫禪林首座之職。乃遴賢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爲僥倖之津途。亦主法者失也。然則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才德稍備。識廉恥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勝矣。可菴集

曰夫叢林中首座之職。乃人天眼目。實是遴賢才之位。今諸方竟不管賢不肖。一槩以此爲僥倖之津路。藉此射名網利。破壞規模。亦皆是主法者之失于用人也。雖則末法中。本難得好人。也須要擇

其操履行事稍勝于人、才力德業稍備于己、要識些廉耻、有些節義者居于此位、方纔稱職。比夫冒險競進之徒、差可以勝些些也△近今居此位者尤然可耻、法門大體不顧、人間利害不知。正猶蛇虎睥睨其傍、蝍雀不顧其後也。惜哉。

○此篇舉有德人、爲後學之法式也。

玅喜謂子韶曰、近代主法者、無如眞如喆。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

此節雙標二美。謂近代之主持大法者、無有如眞如喆禪師。善輔弼叢林者、莫有過于楊岐和尚。

議者謂慈明眞率、作事忽畧、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冒暑、未嘗急己惰容始自南源、終於興化、僅三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

世而後已。

此節明輔弼之實行。有議論者、謂慈明爲人貞誠槩率、作事忽畧、無迴避、無忌諱。楊岐忌其身以奉其事。惟恐一事不周全。惟慮一法不共辦。雖卽衝嚴寒冐溽暑、未嘗有急于愛惜自己、生懈惰之容。自慈明始受宜春太守黄守旦南源之請。次受定林沙門本延道吾之請。後遷石霜、及福嚴。終于典化諸刹。且三十載總柄叢林紀綱法律。以至盡慈明終世而後方止。由此知其輔弼之實也。

如眞如者、初自束包行脚。逺於應世領徒。爲法忘軀、不啻如饑渴者。造次顛沛、不遽色、無疾言。夏不排窻、冬不附火。一室翛然。凝塵滿案。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尠克有成器者。

此節明主法之清嚴。又如眞如者、始自出家束包行脚做禪和子時。至于出世領衆匡徒。弘法忘身、

不止如饑渴者而求飲食相似。造次者、急遽苟且之時。顛沛者、傾覆流離之際。當此之時、不見有動然而變其色。疾然而出其語。夏不排窗取涼。冬不附爐求煖。一丈室儵然、無物自如。唯凝塵滿案而已。即此知其奉法之誠也。嘗曰、衲子家自己心內無高明遠見、而外又乏嚴師良友、罕有能成器者。

故當時執拗如孚鐵腳、倔强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嗟乎。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鑑也。可菴記聞

此節總結楷模。故當時執拗如孚鐵腳、孚即長蘆應天永孚禪師、嗣泐潭懷澄禪師、青原下十四世。執拗者、謂剛硬孤高不近人情也。師行腳時、夜至一旅邸、有娼女爲母逼惑。師趺坐達旦。女告母。母歎曰、眞佛子也。師性好遊歷、故叢林有平生孚鐵腳、道價喧宇宙之語。倔强如秀圓通。倔、梗也。强、孤硬也。諸公者、指同時出世諸知識。見眞如與楊岐二師、如此認眞皆望風而偃。偃者、仆也。倒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嗟乎。以此此而知眞如之與楊岐二大老、實爲千載已

下衲子之神龜寶鑑也○龜知未來之禍福。鑑照現在之妍媸△自古德風拂人快有餘想至千百年猶清涼不已人何其不爲也耶。

○此篇言爲法者不顧身義有所在也。

子韶同玅喜萬菴三人詣前堂本首座寮問疾。玅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謂不然必欲學道不當更顧其身。玅喜曰爾遮漢又顛耶。子韶雖重玅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爲當。記聞

謂三人同往前禪堂本首座寮問安。本即博山悟本。妙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言不迴互也以謂不然。必欲造進此道不當要更顧惜此身惣身乃可以學道也。妙喜曰爾者漢又顛耶。即今爾我來此原爲安慰病者之心又作與麼說話。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以爲

切當。當字去聲，謂發言之中節也△妙喜以情通爲言。萬菴唯據理而論。各有所見，愼勿泥矣。

○此篇謂住持得衲子，使法道隆而已事盡也。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著禪和子，不過錢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然。計常住所得，善能撙節浮費，用之有道，錢穀不勝數矣，何足爲慮。然當今住持，惟得抱道衲子爲先。假使住持有智謀能除儲十年之糧。座下無抱道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卭愧龍天，何補住持。子韶曰，首座所言極當。妙喜回顧萬菴曰，一箇箇都似你。萬菴休去。已上並見可菴集

子韶問妙喜曰，于今叢林住持，以何務爲先。妙喜答曰，安著禪和子，不過要銀錢米穀而已。時萬菴

在座、以謂不然。若論錢穀、有好執事、計較常住所有、或多或少、善能撙節。撙節者、量其所入度其所出、無使浪費、用之有道。則錢穀不勝其多矣、何足爲慮。然當今住持、惟得抱守道德之衲子、最爲先務。假使住持人有智能有謀畧、能儲積十年之糧。座下若無得箇抱守道德之人、先聖謂之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于住持者有何所補。予節美之曰、首座所言甚爲當理、誠不謬爲人天眼目。妙喜同首顧視萬菴曰、人之智識深淺不同、一箇箇都像似伱。萬菴休去、默然領之也△聖賢應世、原爲了一大事因緣、必以得人爲要。不得人、乃古人之隱憂也。

○此篇謂主法者要自重不可率然而語也。

萬菴顏和尚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叅持論諸方及曹洞宗旨不已。次日音首座諷先師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救弊、不必

取目前之快。和尚前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焉。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

江州東林萬菴道顏禪師，潼川鮮于氏子，嗣大慧禪師。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參，持論諸方法道有深淺不同，及論曹洞所立宗旨，說之不已。曹洞者，即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嗣洞山良价禪師，初離洞山，入曹溪禮祖塔，回吉州之吉水，衆響師名，遂請開法。師擬曹溪，凡所居處，立曹爲號。洞山之道至師大弘。諸方推尊，故稱曹洞宗。次日首座乃謂先師曰，夫出世本爲利益衆生，原非細事。必要扶持法門，大振五宗之教化。正好隨時以救末法之積弊可也，不必要趂目前一時快意稱性而談。和尚昔日做禪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恐有失言之過。況今日已登寶華王座，弘宣大法，稱爲善

知識耶。先師曰、昨夜偶爾一時之說耳。首座曰、爲聖賢之學、本出乎人之天性、豈可率然語耶。率然者、忽略也。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止△首座有直言敢諫之誠。和尚有寬宏納諫之量。咸可以爲人天法式。

○此篇謂德人臨難猶爲人慕戀不已也。

萬菴曰、先師竄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堂前。衲子如失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首座詣衆寮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玅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沉下板、緘默不言、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所應爲者、不止於是。爾等何苦自傷。

此節示其素分。昔先師因侍郎張九成未第時、談及楊文公、呂微仲諸儒、所造精妙、皆由學禪而至。

於是慕禪學。聞寶印楚明禪師道風，敬往叅請。明
舉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一日聞蛙鳴，釋然契入。
有偈曰：春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
麼時誰會得，嶺頭腳痛有玄沙。宋高宗紹興七年
七月十一日，詔妙喜住徑山能仁寺。至紹興十一
年，張九成與諸大夫輩往謁，評議格物話。妙喜曰
公秖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諸公茫然。妙喜大笑。
公曰：師能開諭乎。喜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安祿
山叛者，其人先爲閬州守，有畫像在焉。時唐明皇
幸蜀，見之怒，令使臣以劒擊之，像首落。時其人隱
居陝西，首忽然墮地。公聞頓領深旨，呈偈題于軒
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妙
喜重其悟入。時爲上堂，引神臂弓一發，透過千層
甲。老僧拈來看，豈甚臭皮韈之句。是時軍國邊事
方議神臂弓之用。右相秦檜，以爲譏議朝政。五月
民佛日竄衡陽。貶九成爲南康軍。妙喜自紹興七
年住徑山，至十一年五月丙貶衡州，府衡陽縣也。
了賢侍者，嗣大慧禪師，錄其詞揭示僧堂前。揭示
者，高舉張示也。衲子見之，如失父母。涕泗愁歎，居
處不安。音首座往衆人寮中白之曰：人生于天地

間、禍與患難原不可苟免。設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但有閨門之志、而無境外之心者。又或如陸行水宿于下位者。緘封其口默然無語者。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如獅子尊者羅難。二祖鄴都償債。皆所當爲以示現于人者、又豈止如此耶。爾等何苦自傷自痛。

昔慈明、瑯琊谷泉大愚結伴叅汾陽。適當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往。今徑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間闊、山川無險阻、要見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衆寂然。翌日相繼而去。盧山智林集

此節明欲見不難。昔慈明瑯琊、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嗣汾陽昭禪師、南嶽下十世。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亦嗣汾陽。結伴叅汾陽、即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適當西北用兵、時澤州潞安一帶屯兵無敢往者。慈公六人、不顧危阻、渡榮澤河、登太

行山、易衣混兵隊中、露眠草宿、不辭勞苦、而往參汾陽。今徑山與衡陽相去不甚遠。道路中本絕間闕、且無妨礙。山川又無險阻、一日可往。要復相見于妙喜、有何難乎。由是大衆寂然、明日相繼而去。

△莊子曰、豚子之不飼于死母、非愛其形、愛其使形者。衲子之奔趨于衡陽、德所致也。

○此篇謂評議人品、須畧跡原心、不可以偶然貶抑論也。

萬菴曰、先師移梅陽、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座曰、大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

妙喜既貶衡陽、因集正法眼藏三帙。被人重譖、復貶廣東潮州府梅陽縣。未幾詔復形服。時四方虛席以邀不就。紹興二十年十一月、詔住明州阿育王寺。二十八年、詔再住徑山。孝宗隆興元年八月初十日示寂。宋時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學者、悉屏之遠方。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五

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件拜。稍出一言斥而去之、不異奴隷也○此節言評人不可妄議。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座曰、大凡評論于人、當于有過失之中、求他一段無過失之理。使人所有之過、亦可改革。豈可于無過失中、返去求其有過、此非理也。夫不察妙喜集書之心、而但疑毁之跡、誠何以安慰叢林之公論。

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爲法門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智林集

此節明遇難必有道理。且妙喜道德才器、出于天性。立身與行事、惟義是從。其豁達量度、本過于人。今天道故抑遏之、似必別有道理也。安知此事、不爲法門他日之福耶。聞者自此之後、更不復議論矣。△于有過中求人無過、惟常不輕是其人。微是皆不可語于此者也。

○此篇教主者當以公正接人、毋涉于私也。

音首座謂萬菴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以至公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道德仁義者、雖有讐隙必須進之。其或姦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者各知所守。一心同德、而叢林安矣。與妙喜書

謂稱善知識、弘宣大法、先當洗滌自己之心、勿使有一毫染汚習氣存于胸中。然後以至公之法、至正之道、接納于四來之學者。其中若有抱守道德仁義者、雖與他有些讐隙、必須要推舉而進用之。其或所懷的是姦邪險薄者、雖與我有些私恩、必須要屏去而疎遠之。如是使四方來者、各知其已之所守、有德無德而後從焉。其間雖千人萬人、亦皆同一心而修德行、則叢林自然安泰矣。△剖斗折衡、只爲自平。至公至正、復何言哉。

○此篇教住持當正己利人存誠厚德也。

又曰。凡住持者。孰不欲建立叢林。而鮮能克振者。以其忽道德。廢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致然也。誠念法門凋喪。當正己以下人。遴賢以佐佑。推奬宿德。疎遠小人。節儉修於身。德惠及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存之。便佞者疎之。貴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也。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侔。諫臨濟德山可逮。智林集

謂既作住持爲主法之人。誰不欲建立叢林。光大門閭。然而竟少能有克振其家聲者。無別以其人道未實悟。德不眞修。加之廢失仁義。捨擲法度。又兼私情而不改。致使其家聲不振也。果實有念法道凋零。門庭冷落。自當先正其心。以謙下于人。稠人衆中。選擇賢良端正之士。以爲輔弼而佐佑之。

必須要推獎者舊有德之者。踈遠小人無知之輩。更加以節儉修吾身。以德惠施于人。然後身傍所用執侍左右者、要稍近于老成者存之、便佞者踈之。何故、貴在無醜惡之讒謗、而免使偏邪黨類爲之攪亂也。若能如此、即使馬祖與百丈之道望、可與之相齊。而臨濟德山之家聲、亦可與之相及也。

○鎮州臨濟院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嗣黄檗希運禪師、南嶽下四世○朗州德山宣鑑禪師、簡州周氏子、嗣龍潭崇信禪師、青原下四世、△理叢林者、守道藏德、乃公天下之大宗大本也。又能遐賢遠佞、修身惠物。自然群英畢集、何患乎道之不行也。

○此篇教人知憂勞是良藥、禍患不可逃也。

音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災爲懼。乃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内憂。古今賢達、知其不能免。嘗謹其始、爲之自防。是

故人生稍有憂勞、未必不爲終身之福。蓋禍患謗辱雖堯舜不可逃、況其他乎。與妙喜書

古之至人、每每見無災無患、即生恐懼、乃自愧曰、天道無私、豈獨棄我之不穀乎。穀、善也。不穀者、不善人也。又罪也。謂我有罪、天似棄而不憐我也。范文正公有言、惟聖人能于內外俱無所患。自非聖人、外身雖安而內心必憂。古今賢人達士、自知憂患不能免。故常常以戒恐二度爲墻籬、以禪定智慧爲鎧杖、而自防也。故人生于世、稍有憂勞有患難、未必不爲終身之福。蓋人身之禍患、世之謗辱。雖堯舜至聖、亦有不仁之謗、不孝之辱、尚不可逃。況今人爲凡品乎△要知多勞多苦、即是創欲除邪之鎮鋤、誠不可得。勞苦中有無限受用、宜深體究。

○此篇謂住持要行解相應、勿苟名利也。

萬菴顏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至三百

五百、一人爲主、多人爲伴。據法王位、拈槌竪拂、互相欺誑。縱有談說、不涉典章。宜其無老成人也。

此節返顯叢林、須仗老成之士。謂此來所見叢林之中、竟没有幾多老練成實之人。所至之處、或三百或五百、共居一院、以一人爲主、多人即其伴侶也。爲主者、自無正見、登據法王座上、胡言亂語、上首自推、長老竪拂、大家打哄、互相欺誑。縱有些言談說話、都是杜撰、竟不涉于典章。此皆由其無老成人、隨情稱意而亂爲之也。

夫出世利生、代佛揚化。非明心達本、行解相應、詎敢爲之。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烏乎。去聖逾遠、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日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

此節正明持法、必欲行解相應。夫出世利濟衆生、本是代替如來宣揚法化的事。若非明了自心、洞徹根源、行與解其互相應者、豈敢妄自而爲之耶。撈嚴云、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戮。況復出世的法王、如不見到佛祖地位、無眞實道德、敢虛妄而竊取乎。嗚呼。去佛世愈遠矣。而一種水潦鶴之屬、到處稱揚稱鄭、縱橫於世○昔阿難至竹林中。聞有比丘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潦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阿難聞已慘然歎曰、世間眼滅、何其速乎。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返聖教、自生妄滅。無有慧明、常處癡暗、永當流轉生死。便語比丘、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二解深義、顛倒妄說。有此二法、爲自毀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當聽我演佛偈、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知。爾時、比丘、即語其師。師曰、阿難老朽、言多錯謬不可信也。汝還如前誦。阿難後聞比丘復誦前偈、問其故、比丘具呈師言。阿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能回挽彼意。作是念言、異哉異哉、不復正也。當墮三途。文出阿育

王傳○使先聖教化之門庭、日愈下矣、沉淪而沒溺也。我豈得不言可乎。

屬菴居無事。條陳傷風敗教爲害甚者一二、流布叢林。俾後生晚進知前輩兢兢業業以荷負大法爲心。如氷凌上行、劍刃上走、非苟名利也。知我罪我吾無辭焉。智林集

此節囑令荷負大法。屬者、値遇也。正値菴居無事。條陳者、謂布列條章、陳設法度、以救末法之弊。故我條陳者、近今叢林中、有許多傷風化敗教門、爲害至甚者、畧陳數件以流布于叢林。使後生免進得知前輩主持者、兢兢然如履薄氷而懼陷。業業然如蹈劍刃而恐傷。惟以荷負大法爲心。非苟且圖其虛名、貪其財利也。知我者以吾言爲是、罪我者以吾言爲非。是非之責、吾豈敢辭焉○知我罪我者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其大要皆天子之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於

既滅。爲後世慮至淺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慽矣。△要知古人一片血心、總只教人做出世丈夫。莫自陷其身、豈有他哉。

○此篇言法久成弊、愼勿以生滅爲心也。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法綱要、審問大衆。學者出來請益、遂形問答。

此節明理所當然。謂古人所以上堂者、原爲要與學人、抽釘拔楔、先擧大法綱領要旨、審問大衆。看衆中有會其意者否。學者因不會其意、故出衆請求利益、遂形之而有問答、此自然之理也。

今人杜撰(饌)四句落韻詩喚作釣話。一人突出衆前、高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可悲可痛。前輩念生死事大、對衆決疑。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此節明非理妄作。令人不然、長老先自杜撰杜撰四句落韻譜的詩、喚作釣他學者。杜撰者、杜塞也、撰造也、述也、言不通古法而自造也。如杜光庭道士、假竊佛經而作道經也。忽有一人突然而出衆人之前、高聲吟他古詩兩句、喚作相罵的陣勢。以爲法戰、有是理乎。俗惡之極。可悲可痛者、總歎法道凋零也。竟不知前輩、自己痛念生死不明、乃最大之事。凡所到處放下腰包、便來扣請師家。或上堂小參、他即對大衆前決擇潑疑。既得發明已躬大事、何曾有一毫生滅之心、人我之見耶。△此章說出古今爲法者。如明鏡在架。令人無處逃遁、學者可不慎歟。

○此篇教主法者須知賓主之儀不可忽也。

萬菴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陞座。當謙恭叙謝、屈尊就衆增重之語。下座同首座大衆、請陞於座、庶聞法要。

此節先教如理。謂凡有德行名望的尊宿知識至院、主人先須爲他陞座說法、謂之引座。必要謙和恭順、叙謝他降重之意。或班序大小、當屈尊就卑。說話益加用厚重之語。說法訖下座同首座與大衆請尊宿知識陞座。庶者、冀也。有望問于法要此正理也。

多見近時相倘舉古人公案令對衆批判喚作驗他切莫萌此心。先聖爲法忘情、同建法化。互相訓唱、令法久住。肯容心生滅興此惡念耶。禮以謙爲主、宜深思之。

此節明不如理。每見近時沿習相倘者、舉則古人公案、令他尊宿來對衆批評判斷。勘驗他識見何如、有此禮耶。後之爲主人者、切忌莫萌此勝負之心、有傷風化。先聖爲法忘切、彼此忘情本要同建法幢、興隆教化。而必要互相訓唱、令佛法久住世間。豈肯容心起生滅、而興此惡念耶。况賓主之禮、

原以謙下爲主、此一節事當深思之。△知識本欲與人解黏去縛。而返以法作弊、吾不知其是何心行也。

○此篇教接納外護須存大體、勿節外生枝也。

萬菴曰、比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處。次日令侍者取覆長老、今日特爲某官陞座。此一節猶宜三思。

此節明待外護之大體謂此來見士君子與諸大夫及地方所盤司之官或是本郡太守因其事或有處分來入山中知事頭首次日報侍者取覆長老取覆者反白也謂取士名通報長老也今日特爲某官長陞座此一節事不可亂做猶宜三思而行也

然古來方册中雖載皆是士大夫訪尋知識而來住持人因參次畧提外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旣是家

裏入說家裏兩三句淡話、令彼生敬。如郭功輔楊次公訪白雲蘇東坡黃太史見佛印、便是樣子也。豈是特地妄爲、取笑識者。

此節謂士大夫來訪尊。然古來語錄中雖載有爲官長上堂的事、要知皆是他士大夫慕道、而來訪尊知識開發指示。住持因他來求叅語畢。次後畧提外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他若是佛法中人、便向他說佛法中幾句無義味話、使彼增長敬信。如郭功輔楊次公、訪白雲于舒州之海會。功輔事蹟見前。○楊次公官至禮部、夜思無托、遂樂佛教。徃歷叅十二員知識、未契其旨。後聞白雲道風大振、徃見之。値白雲爲衆入室、夜至三更。公求見。雲弗之。公于窻外效鷄鳴。雲曰、不知時節之物、惑亂諸方即得。令侍者擒來殺之。者扭入方丈。公鳴不止。雲作犬聲。公乃休。遂引頸于師前。雲執公鬚曰、長毛似尾。公曰棄取毛尾時如何。雲曰看鷄。公鳴一聲。雲摀住托開曰鷄在籠裏、討甚麽碗。遂閉卻門。

復召曰次公。公應諾。雲曰出籠也未。公無語。侍者云相公且歇、來日再見和尚。公休去○東坡詣金山。値佛印與學徒入室次。印曰此間無坐榻。坡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印曰山僧有一問、居士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間玉帶子。坡欣然曰便請。印曰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秖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你向甚麽處坐。坡不能答。印召侍者、收取玉帶永鎭山門。印卻贈以衲衣。坡述偈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黃太史見佛印在禪牀上坐。問、雙林滅後誰爲佛、海印發光印是誰。印曰、江南東瓜江北種、江北西瓜江北栽。史無語、一夜不安。次日飯間印云、天地玄黃未見黃、輸盤造問未見堅、如何是黃庭堅。史起身拱立。印曰我不問者黃庭堅。史曰豈有兩箇。印曰瞎、云云。如上諸公皆是自己爲道訪求而來。是家裏人說家裏話、便是樣子也。豈是無知輩。特地者、無故也。又不請你又不問你、無故要上堂。虛妄作爲、得不坂笑于識者、△而今不止與他上堂。還去多方攀仰、惟恐不至。俾萬菴聞之、又不知作何說也。

○此篇教主者勿以法抑人、須存古規也。

萬菴曰、古人入室、先令挂牌。各人爲生死事大、踊躍來求決擇。多見近時無問老病、盡令來納降款(寬上)。有麝(射)自然香、安用公界驅之。因此妄生節目、賓主不安。主法者、當思之。

謂古來主法者、煆煉學人、要人入室、先令侍者挂牌曉諭大衆。學人各以生死事大、他自然踊躍歡喜、來求知識決擇疑滯、此正理也。多見近時叢林不管老者病者、都要他來納箇降款、降款者、輸誠盡敬之貌。設有不到者、便謂不依規矩、輕視方丈。此何故也。你果是個通天徹地的知識、所謂有麝自然香、何必要公然立其界限以制之、強驅其來也。因此謂之妄生枝節、妄假條目、以致賓主不安矣。主法之人、宜深思之△敬生于誠、誠仰其德。我果備德、鬼神將來室、何況人乎。

○此篇謂道源以法古尊先、無所分別也。

萬菴曰、少林初祖、衣法雙傳。六世衣止不傳。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子孫益繁。大鑑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應般若多羅懸讖、親要假兒孫腳下行是也。二大士玄言妙語、流布寰區。潛符密證者、比比有之。

此節明法源有自。謂自有佛祖已來、傳宣此道至我震旦中、以少林達摩大師爲始祖。傳衣授法、二者雙行。至六祖始謂衣乃爭端、不復傳矣。但取行與解相應、行說俱到者、世其家業。世世者代代相承也。由是祖道愈見其光大、子孫益見其繁茂。大鑑六祖之後、石頭希遷禪師、馬祖道一禪師、皆稟大親承于青原南嶽、是六祖之嫡孫。正當般若多羅懸遠之符讖、謂要假兒孫腳下行是也。○達摩大

師得法後。問般若多羅云、當往何國而作佛事。祖曰汝雖得法未可遠往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歲、當往震旦施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又問、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祖曰汝之所化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度後、六十七載彼國有難。水中文布、善自降之。汝至時勿住、彼國唯好有爲功德、不見佛理。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路行跨水者、謂遇梁武名行。復逢羊者、魏武帝是羌人。獨自凄凄暗渡江。謂摘蘆的事。日下可憐雙象馬。日下卽洛陽可憐雙象馬謂梁武魏武。二株嫩桂久昌昌。卽臨濟曹洞二宗。又云、一百五十年有小難。聽吾偈曰、心中有吉外頭凶。心中有吉是周字外頭凶謂周武滅僧。川下僧房名不中。川下卽太湖縣僧房名不中卽司空山。若遇毒龍生武子。若遇毒龍、明帝是武王之父、生武子卽武帝。忽逢小鼠寂無窮。忽逢小鼠謂子年生宣帝、大典佛法。寂無窮者、周爲楊堅滅稱隋。又曰、卻後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偈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謂馬祖道一也。要假兒孫腳下行。卽石頭也。金雞解銜一粒粟、謂南嶽讓乃金雞縣

人。供養十方羅漢僧、謂馬祖是四川什邡縣羅漢寺僧。祖嗣南嶽之法故爾。謂般若多羅懸讖石頭馬祖、爲曹洞臨濟之宗祖也。二大士玄奧之言、精玅之語、已流通于寰區之中矣。潛符者、謂暗合默契于無言之表者也。密證者、明教日密非不言而暗證也。眞密也。謂外傳信衣、內授密證、乃吾佛祖眞實秘密之法也。每每有之者、言符証之人恒有也。

師法既衆學無專門、曹溪源流派別爲五。方圓任器、水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已任。等閑垂一言出一令、網羅學者、叢林閙沸、非苟然也。由是互相訓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法化。語言無味、如煑木札羹、炊鐵釘飰、與後輩齩嚼、目爲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

此節明派别分流。師家之法既衆、使學者所習無一定之法門。故令曹溪源流一派、而分之爲五矣。宗雖分爲五家、法則不異也。如器有方圓、水體無二。然而五家各各專敷教化之門、而各有佳聲。文各各致力、以行已任。等閑之間、或出一言、或行一令。網羅者、收拾籠絡之意。網羅四方學者、叢林典盛如鼎之沸然、豈徒然哉。由是五家互相訓唱、顯其微玅、闡其幽深。或抑而奪之、或揚而縱之、無非是彼此佐佑以助成其法門教化而已。凡所發之言、皆是無義味語。如煮木札爲羮、如炊鐵釘作飯、與後人藪嚼、名之爲拈古。以拈提古人之公案也。其所謂頌古者、始自汾陽善昭禪師。及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州李氏子、嗣智門光祚禪師、青原下九世。自此二老大弘其音、著顯其旨、而所以發揮其意者、汪洋浩瀚如大海之不可涯際。亦皆出乎二老之宏才博學也。

後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爲之、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爲美。使後生晚進、不克見古人渾淳

大全之旨。

此節明變故失宗。後來欲倣效其法强爲頌古者、馳騁雪竇而作之。馳騁者、如二馬之並驅也。竟不顧自己見解爲何如。專以華美之言、新鮮之句爲奇特。而不知聖人之本旨失矣。致使後生兒進、不克見古人渾融淳厚大全之意旨。

烏呼。予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看。非百丈號令不行。豈特好古、葢今之人不足法也。望通人達士、知我於言外可矣。

此節教以古爲法。烏呼。予曾行腳遊歷各處叢林、及見他前輩尊宿、非古人語錄必不肯看。非百丈號令必不肯行。豈是特爲好古、葢近時人不足以爲法則也。如我作此說話、惟望通人達士、知我之意于言語之外斯可矣也。△道味本是醍醐、三變即成水矣。昧本求華、渾淳大全之旨、夫復何得。

〇此篇教學者要豁達通情、莫以偏見自蔽也。

萬菴曰、此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廻。受人佞已。順之則美。逆之則疎。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者多矣。已上並見智林集

謂此來每見衲子、好固執一已之偏見、竟不通曉衆人之情。纔有一言入耳、不察其是非、便自輕信、一信決定難以挽廻。加之又喜人奉承于己。順則歡悅而美近之。逆則惱恨而疎遠之。這般學者、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見習氣所蔽。到老不得成器者多矣△良醫用藥、不在海方。隨拈一味、可以醒狂迷矣。受用得者一篇、百事可成。

〇此篇摧邪顯正、要人持誠存信也。

萬菴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

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爲證。贊貪瞋癡殺盜淫爲梵行。烏呼。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實法門萬世之害也。

此節謂邪說無知爲害不細。謂如今叢林中、正法無人舉揚。而凡所到處、多種邪謬之說、如火之熾然而不息也。乃曰、戒律極爲繁雜、拘束其身、不必持也。定慧是小果禪、止息其心、不必習也。道德乃本有之故物、何必要修。嗜慾乃人之常情、何必要除。恐人不信以爲魔言。又引維摩經居士說大乘菩薩、入諸婬舍、示欲之過。雖有妻子、常修梵行等語。又圓覺了義說、一切障礙卽究竟覺。乃至諸戒定慧、及婬怒癡、俱爲梵行。假此等說話、以爲證據。竟不知彼大權聖人、示迹利生、爲同事攝經意。何等明白。而外道邪人、返以此誑人、濫膺恭敬。烏乎、者般說話、豈獨引發叢林今日目前之害、實實爲法門千萬世之害也。

且博地凡夫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攀緣如一鬧之沸何由清冷先聖必思大有於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強辯搖動流俗牵之莫返予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

此節言凡夫惑重須假法化。博地、即大地也。貪者、引取無厭、又愛欲也。由愛心計著而發。瞋者、忿怒之盛、又剛烈也。由心氣相作而發。然心屬火、氣屬金、心火轉熾、氣金轉剛故也。癡者、迷惑無知、又愚昧也。由輕慢恃已而發。且世人之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不息、猶如一鬧沸湯相似、何由而得清冷。先聖思念衆生三毒利害、最難制伏、必須用箇大有制伏之方、然後可除。故特爲凡夫典大慈悲、作大利益、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防非止惡曰戒、止息諸緣曰定、破惑證眞曰慧、此三者乃入道

之門也。有此三法，則三毒庶幾可挽迴矣。今後生勉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強辯，惑丟無智之人，搖動流俗之輩。一往揑怪牽去不自返。我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

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著辯明，持誠存信，不為此輩牽引。乃曰，此言不可信。猶鴆毒之糞，蚍飲之水，聞見猶不可，況貪之乎。其殺人無疑也。識者自然遠之矣。與草堂書

此節明智者知非，自然遠之。惟有因心端正之人，本分行脚，具高舉遠見之志，單單以生死一著子，必欲辯明。持其誠心，守其正信，自能不為此輩業人牽引，乃曰，此等妄談，最不可信。猶鴆毒鳥之糞。如惡蛇飲之水，聞見尚乎不可，況欲貪之乎。若使一滴沾著，其殺人無疑矣。惟有智識之君子，自能遠之。公眞風既墜，大僞斯彰，誰不疾首痛心焉。萬菴和尚，如此激濁揚清，乃萬世之箴規也。

〇此篇見主人嚴潔有禮、
所以上行下效也

萬菴曰、艸堂弟子、唯山堂有古人之風。住黃龍日、知事入公幹、必具威儀詣方丈受曲折。然後備茶湯禮。始終不易。有智恩上座爲母修冥福、透下金二錢兩日不尋。聖僧侍者因掃地而得之、挂拾遺牌。一衆方知。蓋主法者清淨、所以上行下效也。

謂草堂弟子、惟獨山堂有古人之風化。何以見之住黃龍日、凡知事者或常住有公幹、必先具威儀往方丈受分付。然後始備茶湯之禮、以酬復之、始終不易。衆中有智恩上座、爲母修冥福以追悼慈恩、移下金二錢、兩日竟不知尋。有聖僧侍者因掃地得之、將金挂于拾遺牌上。大衆見而皆知法令有在也。此蓋知主法者清淨、所以上既行而下必效也△鋤金不顧、拾金不取非難也。而所難者

在不欺騙人耳

○此篇見古人提持有道、使人各知所守也。

萬菴節儉以小參普說當供。衲子間有竊議者。萬菴聞之曰、朝饗膏粱、暮厭麤糲(類)、人之常情。汝等既念生死事大、而相求於寂寞之濱。當思道業未辦、去聖時遙、詎可朝夕事貪饕(叨)耶。眞牧集

萬菴節儉有以小參普說當供、此眞供養。以其持法眞認道實、乃能如是。衲子中間亦有私自議論者。萬菴聞之曰、大凡世人朝餐膏粱美味、暮來便厭粗食、此常情也。汝等既然痛念生死莫大之事、而來相求我于此寂寞山水之間。則不可負汝之、來意、宜當以法爲食、資汝慧命也。汝等亦當思念道業未辦、去聖時遙。努力眞修、方是丈夫志節。豈可朝夕貪饕、希圖口腹爲事耶。貪財爲饕。貪食爲

餮△普賢菩薩、凡設供養種種如須彌山、尚謂諸供養中法供養最。而今迻欲竊議者、眞饕餮之徒。

○此篇見機思至妙、曉人如目覩也。

萬菴天性仁厚。處躬廉約。尋常出示語句、辭簡而義精。博學强記。窮詰道理、不爲苟止而妄隨。與人評論古今若身履其間、聽者曉然如目睹。衲子嘗曰、終歲叅學、不若一日聽師談論爲得也。記聞

萬菴和尚所禀之天性、有仁慈又忠厚。處己最爲廉約。尋常出言開示于人、言辭雖簡而義理至精。學最廣記猶强、善能窮究詳詰其中旨趣。于理于事、決不苟且而止息、又不虛妄而隨人言說。凡與人評論古今事理、說得最清白、猶如自己親到其間、使聽者了然如目所見。衲子嘗曰、我輩終歲叅學、不如一日聽師談論、淡有所得也。△自家既到七通八達之地、凡所發言自然如天繪妙綵、見之

必定眊目。

○此篇教人立心立行、勿趨勢利也。

萬菴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少節義勿廉耻、士大夫多薄之。爾異時儻不免做遮般蟲豸。(稚)常常在繩墨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一切任之、即是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法語

辯首座即成都府昭覺寺大辯禪師、嗣大溈法泰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謂我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既少節義、又勿廉耻、所以士大夫多有輕薄之者、自所致也。汝輩他年後日、儻或不免也要去做遮般手脚。有足曰蟲。無足曰豸。要須常常在規矩正路上行、甚不可趨求勢利、作媚人之顏色。至于生死禍患之際、一切任之、而無所郤。若能如是、即是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有如是主宰、也須

是其人始得。不然依舊隨他公也。

○此篇見道人不貴裝點，惟在自適也。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攜一筇（窮）穿雙屨（踞）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主禮甚滅裂。辯笑曰，人生以適意為樂，吾何咎焉。援（員）毫書偈而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艸鞵（能）獰似虎。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吞栗棘（利吉）蓬。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媿。月窟集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之時，凡出山但攜竹杖著艸鞋過九江。轉至東林，混融長老即普融知藏，福州人，得法于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在五祖典藏主，凡人至則以閩語誦俚言，人謂之混融。

一日見辯、卽呵之曰、師者人之模範也。一舉一止皆宜與人取法。伱者等行徑、豈不自輕、況且爲主人之禮、太煞無體裁之甚。辯笑曰、人生以稱適其性卽爲樂也。吾但率吾性而動止也、何過咎焉。乃援筆書偈而歸。偈曰、勿謂棲賢窮、者箇窮境界、誰能及得。身窮道不窮。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草鞋獰似虎。踏殺天下人。拄杖活如龍。極能興波作浪。渴飮曹溪水。一口吸盡。饑呑栗棘蓬。碎嚼無餘。○楊岐示衆云、透得金剛圈。呑得栗棘蓬。便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歷代祖師同一鼻孔。其或未然、叅須眞叅、悟須實悟。銅頭鐵額漢。車載斗量。盡在我山中。游泳自在。混融老一見此偈、甚有媿焉。△威鳳俊鶻、終非籬邊野雀所能企及。

○此篇教衲子宜修實行、勿恃浮華也。

辯公謂混融曰、像龍不足致雨、畫餅安可充饑、衲子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敗漏之船、盛塗丹艧、使偶

人駕之安於陸地則信然可觀矣一旦涉江湖犯風濤得不危乎。月窓集

謂如世人所作相似之龍像者似也豈能興雲布雨。又如所畫之餅豈可飽腹充膓。此由其不真也。師以之喻禪者家論其道德內實無有。而外面徒然特著些華言巧語以哄弄于人。此等人大似朽敗之船甚塗五彩裝點得極齊整。又使箇土木做的偶人駕之安于陸地之上人見之誰不信以爲美觀。若使一旦泛之于江湖一觸著于風濤只好隨之而沒安得不危乎△者等錦心繡口一似楊花柳絮輕輕一點使人痛入骨髓。不真不實者未審作何去就。

○此篇謂主者作事當盡其誠勿擇利害也。

辯公曰所謂長老者代佛揚化要在潔己臨衆行事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分其心。在我爲之固當如

是若其成與不成雖先聖不能必吾何苟乎。月窟集

謂做長老者本是替佛祖宣揚法化貴乎潔己身心蹈于大衆。凡所行之事當質直無僞盡己之至誠。不可揀擇其利害以分其心。此事在我以至誠之心行之理應如此。若論事之成與不成一有定數。雖在古聖先賢尚不能必使之而成吾何能苟且而强成乎△一尺水一丈波令人下脚不得若說是容易話卻行不去。真箇措置人于不可奈何之地。

○此篇要人尚清廉而勿爲虛飾也。

辯公曰佛智住鹵禪衲子務要整齊。惟水菴賦性冲澹奉身至薄。昂昂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佛智因見之呵曰奈何藞(拉上)苴(乍上)如此。水菴對曰某非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若使有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

入社火既貧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強。遂休去。月窟集

慶元府育王寺佛智裕禪師、吳楚王之裔也、嗣圓悟勤禪師○臨安府淨慈水菴端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嗣佛智裕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謂佛智和尚住西禪時、相隨衲子俱要威儀端肅、衣帽整齊。惟獨水菴一人、所賦之性、本冲虛而澹泊、奉身至薄其志氣昂昂然、在稠人衆中、不自輕屑、亦無憂慮。昂昂者、高舉自如之貌。佛智見而呵之曰、奈何蕐苴如此。蕐苴者、中州人謂蜀人不遵軌轍也。水菴對曰、端一非不好受用、但云總是箇貧字、無可以為之得具齊也。此一貧字大有主宰。若使我有錢、也好去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也好隨羣逐隊。既貧固無可奈之何也。佛智聞而笑之、意知此人不在外貌上著腳、不強使為之也。遂乃休去△衲僧家宜其念念在道、如救頭然。豈有閒工夫、去裝點者速朽之具

○此篇言制妄想，須覺照之力也。

佛智裕和尚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足者，銜(咸)轡之禦(御)也。小人之强横，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攀緣者，覺照之力也。烏乎。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人無刑法，將何以絶貪慾治妄想乎。

與鄭居士法語

先用瑜明，謂駿馬之性，追風可及，而不敢肆足奔逸者，由有銜勒韁轡以禦之也。小人最剛强横暴，而不敢恣縱情欲者，由國法典刑以制之也。人之意識如暴流猛浪，而竟不敢攀引妄緣者，由覺照之力也。烏乎。學者時中若無覺照，實如駿馬無銜轡，如小人無刑法，復將何以絶諸貪慾而治諸妄想乎。△事理雙彰，無不入妙，但時中有幾人能覺照者。欲得不負古人，完全自己，何異星中揀月

○此篇言住持之本末、惟道德仁義。推而廣之、以完佛祖之道也。

佛智謂水菴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能立。無末不能成。

此節先舉四法爲要。謂作住持之大體有四法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與言行、乃教化之根本也。仁義禮法、乃教化之枝末也。無根本何以立乎身。無枝末烏能成其事。

先聖見學者不能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爲住持。四事豐美、非爲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

此節正明建立之故。先聖見學者無識力不能自治、故建立叢林使身有所歸。又立一有道德節義

者爲住持、而統理之。使學者性有所狥。然則叢林衆中之所尊、非尊爲住持之人。要飲食衣服臥具醫藥四事俱豐美者、非獨爲學者作受用也。總皆爲欲人行持佛祖之道、故尊之備之也。

是以善爲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爲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臂、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須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廢矣。實錄

此節方乃勸修道德。是以善能爲住持者、必先要尊崇道德、謹守言行。善能爲學者的、必先要懷存仁義、遵依禮法。故住持人若無學者佐佑、如孤掌難鳴、豈獨能豎立耶。學者若非住持教化、如根苗不雨、豈自能成就耶。住持之與學者、相須而不離。須者、資用也。如人身之有臂、頭之有足。大小相適

相稱而不逆、乃相資用而行也。故曰、學者所保守者叢林。而叢林所保守者道德。住持人若不敬存道德、謹守言行、叢林將來必見其廢矣△如蛸如縷綿綿不絕、只要持循道德。秉權據令者、寧不惕然于衷乎。

○此篇言生死乃人之大患、當預爲處置可也。

水菴一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是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經大傳遠。

此節言古人念念思道。謂易經水火既濟卦云、咸德君子心中時時慮患、而預先防之。是故古之人、思念生死乃吾人之大患、故將聖人指迷之大道、念念于心爲之隄防。故所經濟必大、所傳持必遠。

今之人謂求道迂闊、不若求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以莫肯爲

周歲之規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者日鄙、叢林日廢、紀綱日墜。以至陵夷顛沛、殆不可救。嗟乎、不可鑑哉。

此節言今人時時競利。今之人則不然、謂求道甚迂遠極曠濶、難以應目前衣食之急。到不如求其財利尤爲切當。由是奔競成習、侈其浮費、用之奢華、計較于毫釐細末。只圖眼前之事、而不存大計。第懷苟求利養之心。得一日便過一日、欲求箇終歲之恒規尚未有也、況有究生念死之慮乎。所以學者見識日愈鄙陋、叢林禮法日益凋幾、紀綱號令日至隳墜。陵夷者、夷、平也。言法道之將頹、如丘陵之漸平也。顛沛流離、殆不可救。嗟乎、有志之士、可不一鑑照之哉△古云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況生死之至重至切者也。人不重其所當重、而返重其所不當重者、迷中之倍人也。

○此篇謂學道心要極正、勿涉于偏邪也。

水菴曰、昔遊雲居、見高菴夜參。謂至道徑挺、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事矯飾偏邪。矯飾則近詐佞、偏邪則不中正、與至道皆不合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意踐之。逮見佛智先師、始浩然大徹、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與月堂書

言吾昔行脚到雲居時、見高菴和尚夜參云、至道徑直而挺特、謂不近于人情。學者要誠心正意、以學此道、勿事矯妄粉飾偏僻私邪。矯飾與詐佞相類、近偏邪乃不中正、此皆是人情與至道相迯、則不合矣。我聞此言、竊思之、甚是有理、乃銘刻于意而履踐之。及至後來見佛智先師、始得于一言之下浩然大徹、皆本于此也。由是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要知刻意踐之、正是得大徹大悟的根本。多少人聞過太、便置在無事甲裏、如何得徹透。

○此篇戒人勿事貪求、恐滋咎累也。

水菴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爲己任。不發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衲子有志克化導者多卻之。或曰、佛戒比丘、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之弗容。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恐今日爲之、必有好利者而至於自鬻(欲)矣。因思月堂防微杜漸、淩切著明。稱實之言、今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鬻而已矣。法語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禪師、潮州寶谿吳氏子、嗣妙湛慧禪師、青原下十四世。謂月堂和尚、其性梗介、爲住持日、凡所到之處、只以行持道法爲自己重任。不遣發化主。不登謁貴人。指與言同。言每歲

所需飲食之甘旨、一皆隨常住恒產恒規之所得、或多或少隨其豐儉而用之也。衲子有見常住艱難欲爲化主者、多卻之不許。或曰、佛戒諸比丘、每常晨朝托鉢乞食以資身命、師何故拒絕之而不容耶。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到今日作此等事、必有好利者、乘其貪圖之固習、廣費信心之重施。必招將來苦報、豈不是使人自責其身。非是益人、而返爲害已、我故不許爲緣事也。水菴謂因思月堂防之細微、杜絕漸進之弊、此淡而切著而明。唐丘志曰、安居慮危、防微杜漸、此古人憂之深慮之遠、而防之於未然也。吾聞此稱眞實之言、至今猶然在耳。若以今時叢林之住持與夫化募者、百計披尋、又豈止自責而已哉△禪和子是誰敢責、只好自責。但不知責了的物事、將爲何用。返思之自有驚心萬斛。

○此篇見古人忘身爲法、不憚勞苦也。

水菴謂侍郎尤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瑯琊結伴

叅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錐自刺。歎曰、古人爲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一旦辭歸。汾陽歎曰、楚圓今去、吾道東矣。鹵湖記聞

侍郎姓尤名袤字延之、號遂初居士、問道于水菴端一禪師。水菴和尚引古人爲道眞切、與尤延之説。昔日大愚芝、慈明圓、谷泉道、瑯琊覺、結伴叅汾陽昭禪師。河東、卽太原汾州所屬地。值冬嚴寒、衆人多畏憚之。惟有慈明志力淡廣、念念在道、曉夜不敢自縱、生怠惰想。每常夜坐力究此道。設欲昏睡、卽引錐自刺其股。復歎曰、古人爲生死事大、日切於斯、則忘其食。夜切于斯、則忘其寢。我是何等人才、遠不逮古人。而返縱其荒怠、生放逸之心。致使在生之日、自無所益、故無所益于時。至死之後、

自無道行、故無以聞于後。實自慚之甚也。及至異時功成業就、一旦辭師歸去。汾陽歎曰、楚圓今既歸去、吾道法亦隨之而東矣○昔山東丁寬、學易於田何。一日辭歸。何曰、吾道東矣△乘萬里雲、衝大海水、可謂孤風絕侶矣。然千載之下、猶凜然道骨。

○此篇教眞率爲人、不可苟簡自恣也。

水菴曰、古德住持、率己行道、未嘗苟簡自恣。昔汾陽每歎像季澆漓、學者難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導耳。汾陽曰、古人淳誠、尚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誕不聽。

此節言道無難易而在人。言古爲住持者、先尊率己躬、力行此道。凡所當爲者、未嘗苟且簡畧而自

生恣縱。昔者汾陽每每歎息像季之時甚是澆漓
學者實不易化。慈明曰不難、所憂者在主法之人、
不能善為誘引耳。汾陽曰、上古之人、賦性淳素而
且誠篤、尚要二三十年工夫、方得成辦此件大事、
豈容易耶。慈明曰、此非聖賢之至論。若是肯發勇
猛力究真參、善能浹造此道者、只消千日之功、便
自七通八達矣。或謂慈明狂妄虛誕之言、不足以
為聽。

而汾地多冷、因罷夜參。有異比丘謂汾陽曰、會中有
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不三季果有六人成道者。汾
陽嘗有頌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
勸請為敷揚。西湖記聞及僧寶傳

此節證其靈應而不妄。且汾地近北多冷、有夜立
而足破血流者、因罷止夜參。忽有一異比丘乃聖
僧也。謂汾陽曰、今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止參而
不說法。言訖即自隱去。過後不尚三年、果有六人

成道者。印慈明、大愚、瑯琊、谷泉、法華舉、天勝泰、汾陽嘗有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獅是獅行、象是象歩、安有跛腳驢、能蹈波涉海、跨剣神州耶。

○此篇因弟子而顯師家之高尚也。

投子清和尚畫水菴像、求贊曰、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淡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遜德。龍顔大悦、賜以金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眞道人也。帥木騰煥。傳于陋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見畫像

舒州投子山義清禪師、嗣水菴一禪師、南嶽下十七世。畫水菴和尚幀子、仍請求贊。水菴贊曰、清禪人吾嗣也。其人之孤硬、世無能與敵者。每日只是一齋、無餘食也。脇不至席、惟兀坐也。淡入禪定、離

出入息、見定之淡也。於禪定中有出入息、則不名淡定。名聞達於九重。謂天子之居、有九重也。談禪遐德、謂名入遐德殿中問道也。龍顏大悅、賜以金帛。若有錫即受不爲高也。力辭者三、上乃嘉歎。凡屬人君、皆稱日上。此指宋孝宗也。嘉歎投子爲真道人。天子一言、不惟法門有幸、致使草木皆騰煥而發光矣。傳予陋質、復炷香而請予贊。吾無所置喙焉。如子者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返過于藍者也。○荀子勸學篇、青色乃由藍而染。其色返淡於藍。弟子學不輟而勝于師。乃後賢勝前賢也△會說話者、所謂入室操戈、不資餘力。者般手筆、是最不易得的。

○此篇謂利生全在得人、非獨力能化也。

水菴曰、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故丞相紫巖居士贊曰、師資相可、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紫巖居

士可謂知言矣。

此節明師資道合。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日、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此見其得人之相孚也、有水乳針芥之相合。如魚有水者、乃劉玄德得武侯時、雲長翼德皆不悦。玄德云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君諸無復言。重孔明以曉二人也。丞相張浚字德遠號紫巖居士、紹興初拜、封爲和國公、問道于圓悟勤禪師、嘗爲贊曰、凡師資之相可相得、授受相應、可謂千載之奇逢。而不多遇、如雲龍風虎之一時也。始終相契有一定之素分、是誰得而間隔之哉。紫巖居士、可謂知人之言也。師資者、師乃人之模範、爲人之長、訓物之規。資者、助也、助發己身之行業。又、師以道傳于弟子、弟子資學於師、非即謂師徒也。

此見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衲子。衲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賓交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

乎。與梅山潤書

此節明上下相欺。此、及也、及見諸方尊宿巧用心術以御衲子。御、使用也。而衲子所挾者唯勢與利以事尊宿。致使主賓所交者皆利也。上下所懷者皆欺也。如此又安能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乎△師資相契處有刀斧劈不開之勢。苟上下欺傲求其不喪心背理足矣、安得有投契若是乎。

○此篇引昔人以教子、尊道濟世為急務也。

水菴曰。動人以言、惟要真切。言不真切、所感必淺、人誰肯懷。昔白雲師祖送師翁住四面。叮嚀曰、祖道凌遲危如累卵。毋恣荒逸、虛喪光陰、復敗至德。當寬容量度、利物存衆。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時聞者、孰不感慟。

此節明言切而能動人。謂爲主者其感動乎人之言、貴要眞實、要切當。言若不眞實切當、縱能感人必定膚淺、誰人肯相懷慕也。昔日白雲師祖送演師翁住四面時、可嚀囑付用、祖道淩遲。凌遲者、凋敗也。其危殆眞如累卵也。○晉靈公建九層之臺、三年不成。有臣荀息諫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又加九卵在其上。公曰危哉。息曰不危、公造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其危甚矣。公聞之遂止。朕、莫也。謂切莫恣縱其心、荒其道而逸其行、虛喪光陰、必敗自己之至德。更當以寬宏之量、容納于衆。利人存人、實爲至緊、時時提持此、一大事、報佛祖之洪恩、乃吾願也。老祖如是所囑當時聞者孰不感動而慟念之。

爾昨來召對宸庭、誠爲法門之幸。切宜下身尊道、以利濟爲心、不可矜己自伐。從上先哲、謙柔敬畏、保身全德、不以勢位爲榮。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

于慮

光景不長、無復百會、故此切囑見投子書

此節明德全而能利物。以下乃水菴和尚語投子曰、汝昨來聖天子召對宸庭。宸庭乃天子北辰之宮也。誠爲法門之幸事。切宜屈己尊行此道、要以利人濟物爲心。不可矜誇自己、以恃聲勢也。你試看從上先德、誰不是謙柔敬畏、保其身全其德者。先哲雖有勢位、而自不以爲榮顯。所以得清聲振揚於當世、美名流播于萬代、豈不爲成始成終之大丈夫耶。吾老矣、如晨星曉月、慮光景不久。恐將公無復百會之期、故爾切切囑公也△至人一片言、是轉凡成聖的妙藥。說到極眞極實處、不覺令人心如水洗。

○此篇出陳古人天資奇異、以行道建立爲心也。

水菴少倜惕儻倘。有大志。尚氣節。不事浮靡、不循細檢。胸次岸谷、徇徇身以義。雖禍害交前、不見有殞允獲鑊之色。住

持八院經歷四郡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爲心。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宮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遮留不止。小舟至秀之天寧。未幾示疾別衆告終。行實

倜儻者卓異也謂雅致慷慨瀟灑無覊也。言水菴和尚年齒少稚之時便能倜儻自若。生來有遠大之志。而又能高其氣節。不事習浮華。不檢校毫末。胸襟潤大如高岸如深谷不可涯量也。徇從也。唯以身從義。雖有極大的禍害交攻于前不見有殞穫之色○儒行篇云不殞穫於貧賤。註云如籜殞而颷零。似禾稼而枯槁也。又殞者如有所墜。穫者如有所割刈也。乃困迫失志之貌。住持八處叢林。經歷四郡教化。凡所到之處無不自存兢兢業業之心以行道教化建立叢林爲己任。淳熙五年退

西湖淨慈、上堂說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庬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宮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強欲遮攔稽留而不止。乃以小舟至嘉禾秀水縣之天寧寺。未久示疾別衆告終△哲人君子骨頭節節皆香、立在人前使人慕羨不已、涎唾咽盡。

○此篇教學者當遵先聖禮法、不可隨情越矩也。

月堂昌和尚曰、昔大智禪師慮末世比丘驕惰、特製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設攸司。主居丈室。衆居通堂。列十局頭首之嚴肅如官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下者理其衆目。使上下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是以前輩遵承翼戴拳拳奉行者、以先聖之遺風未泯故也。

此節明前輩遵行不背。謂昔日百丈大智禪師，每慮末世時人，性多驕奢，而又懶惰，何能成就無上妙道，故特製規矩以隄防之。隨其人之器量才能，各以一事與伊掌執。為主者居于方丈，衆居則通堂耳。于衆人之間，開列作十局頭首。即兩堂首座、書記、藏主、知客、都管、監寺、副寺、維那、典座，各各所掌之職，嚴令恭肅，如官家之有法度森嚴也。為主者居于上，提持其大綱法令也。為職事者居于下，分理其衆目事務也。使上下各相承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統率而相從焉。此百丈之始創也。以是前輩遵承其所製之典型，與建立之禮法。無不翼翼恭敬，而頂戴拳拳服膺而奉行之也。此皆由先聖所遺來之風化，猶然而未泯絕故耳。

此見叢林衰替，學者貴通才賤守節，尚浮華薄真素。日滋月浸，漸入澆漓。始則偷安一時，及訛習既久，謂其理之當然，不謂之非義，不謂之非理。在上者惴惴

然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然伺其上。平居則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狠心詭計以相屠獪。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問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彼既爲之。此則傚之。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既行之。後則襲之。烏乎。非彥聖之師乘願力。積百年之功。其弊固則莫能革矣。與舜和尚書

此節舉時弊縱情違理。此來所見。叢林道喪法替。矣。學者只以通些才學爲貴重。以守節義爲卑賤。所尊尚者是虛浮華飾。所輕薄者是眞實朴素。由此日滋月浸。漸漸不覺便入澆漓。澆者沃也。漓水入地也。始則不過上下偷安於一時之際。及狎訛慣習已久。又以謂理該如是。人之才識必要通節義不必守可也。竟不知如此所行非義也。非理也。當識者憂也。在上者既是苟利偷安。常懷憂悶以

畏其在下者之檢點。睽睽者、斜覷貌。在下者亦苟利遠心、常行窺探以候其在上者之過隙。閑暇無事之際、則甘言美語、卑顏屈體以相諂媚而取豫悅。少間背後、則狠心詭計以相屠猾。宰殺曰屠、殺戮曰猾、皆謀害之意。或于事有、能成立者、即謂之賢。若于事少有乖違者、便謂之愚。竟不問于人有尊卑智愚之次序、于事有是非善惡之道理。先一人既如此行、後來者必去倣傚。在下者既已狂言亂語、在上者竟相從而不敢違。前者作俑之、後者蹈襲之。總不察道理之何如也。烏呼。到者般時事、若不是賢聖之師、乘宿生大願、更要積百年之化功、方能轉攝乃可入道。不然、其弊惡堅固而不能革除矣。△遺風凋喪、敗弊紛然、上下一皆以虛文飾貌相處、何能還復先聖之製也。

○此篇見授受不苟、慎重其道也。

月堂住淨慈最久。或謂和尚行道經年、門下未聞有弟子、得不辜紗湛乎。月堂不對。他日再言之。月堂曰、

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甚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冢而淤敗。何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之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為人。遽審其道德則淫汙。察其言行則乖戾。詢其公正則邪佞。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猶日中之灌瓜也。予深恐識者笑。故不為也。北山記聞

謂月堂和尚住淨慈多年。未有嗣續法道者。或問曰。和尚行道已經多載。門下未聞有付受弟子承紹宗旨者。豈不辜負妙湛師乎。福州雪峯妙湛思慧禪師。錢塘俞氏子。嗣法雲善本禪師。青原下十三世。月堂不對。他日再言之。月堂曰。子不聞昔日有人種瓜。愛之至甚。欲其速成之。盛夏者。謂于六

七月極猛熱之時，當日正中而澆灌之，其瓜不唯不速長而能茂，未其退步瓜則淤敗枯瘁矣。此何故也，其愛之非不殷勤，由灌之不及時，適所以返成敗壞矣。如今之諸方老宿，作養提挈諸衲子輩亦然。竟不觀他道德福慧克足否。又不顧他才智器度遠大否。止要速令他出來做人。及至出頭之際，審他的道德，則滛泆穢污而不堪。察他的言行，則乖違背戾而不當。說他有公正，其實私邪便佞而無耻。事事總皆虛浮如此，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此正似日中之灌瓜者無異也。予深恐爲識者所笑，故不作此虛妄付授之事也。△金鑄之不可也，錦繡之不可也，然則何物方可。只要四字足以克遜，道德言行。

○此篇見古人敬師重道，至誠之甚也。

月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眞淨宵夜懇禱以至然頂煉臂。郈祈陰相。黃龍聞之責曰：生死固吾

分也。爾叅禪不達理若是。眞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克文。不可無和尚。識者謂眞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他日必成大器。北山記聞

謂黃龍和尚居積翠時。因病三月不愈。未出方丈。眞淨至午夜誠懇禱祝于三寶前。以至頂上然香。臂間灼燈。以作供養。仰祈神力陰相致助。使師病愈則法有所賴也。黃龍聞而責之曰。生死固吾定分。苟可免乎。爾爲叅禪衲子。不通曉道理亦至於此。眞淨從容對曰。叢林可以無我克文。必不可無和尚。禱祝之意。法源所係也。識者謂眞淨敬師重法。其誠切至此。則他日之成大器不待言也。△此事非他人使能爲之。一皆出于誠信。今時之敬師重法之心。總皆如波頹瀾倒矣。痛哉。

○此篇言以至誠待人。而道自行也。

月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深厚。不

爲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其喜怒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而起慈明之道、非苟然也。（一本見黃龍石刻）

山谷居士嘗言、黃龍和尚器深不可測量、廣而有容、不爲一切事物之所遷變。一生來作事、無矯詐無修飾。在門下久居弟子、有終身不見師有喜怒之色者。雖于走使致力之輩、一皆以誠心待之。無二意也。所以他全不動聲氣、而自然振起慈明之道法、豈苟且徒然而致哉。△黃太史述黃龍和尚生平行實、太似一座須彌山、撼搖不動。所以從古迄今、猶令人感愧交集也。

○此篇見古人臨難不苟、視死如歸也。

月堂曰、建炎己酉上巳日、鍾相叛於澧陽。文殊導禪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逸去。師曰、禍可避乎。即毅（義）

然處於丈室。竟爲賊所害。

此節明師遇難不可避。建炎宋高宗年號。己酉上已日。上已即三月三。鍾相乃賊名。紹興五年。洞庭湖鍾相作亂。自稱天皇大王。傷幾人民。得張俊官兵敗死。澧陽。即湖廣常德府澧陽州。文殊導禪師因于難。師于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將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果至明年三月。鍾相兵至。其徒欲與師南奔。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得避之。毅者。剛也。果決也。師即毅然處于丈室。俄而賊至。師曰。速當見殺。快汝心志。賊舉槊刺之。血皆白乳。賊大驚引蓆覆之而去。

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愛生惡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

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省州丹稜（冷平）人。佛鑑之嗣也。（一本見廬山岳府惠大師記聞）

此節判師節操必當法。無垢居士跋其洪語曰、夫愛生惡死。乃世人之常情。惟至理之人悟知本來不生、雖生而實無所愛。達其本來不滅、雖死而實無所畏。故能臨死生患禍之際、雖白刃加身、而終不移其所守之道。即導禪師是其人也。以師生平所存之道德節義、足可以教化于叢林、垂範于後世。又何況此末後一段神迹也。師名正導、省州丹稜徐氏子、佛鑑之嗣也。△有日禍當趨避、君子之風範也。有日禍不可避、丈夫之作略也。如導師曰、速當見殺、快汝心志。則視身固如浮雲、視死亦等見戲、足見學道之有驗如此。

○此篇言本色師家、極能針人之病、使之得至道也。

心聞賁（臂）和尚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

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爲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爲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爲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爲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

台州萬年寺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嗣育王介諶禪師。南嶽下十六世。四明太守以雪竇請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鬧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此節言造道不眞。師一日示衆曰。如今衲子因學禪而返致病者極多。有一種人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將者些瞎漢便喚作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以爲是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哄弄愚夫。說者箇是斷絕葛藤。最爲直指以爲是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便謂之不涉咽喉唇吻。格外之家風以爲是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便去閉卻眼睛只顧

向鬼窟裏作想，謂之離相離名，以爲是禪，若據眞
實，是佛祖所指示的第一義諦而論，此等總皆謂
之病
也。

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目擊而知其會不會。入門而
辯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錐一劄，脫其廉纖，攻其搭滯，
驗其眞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
蹈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實錄

此節明師眞不妄。惟有本色宗師明眼道者，自能
明察於極微極細之地。纔一相見，便曉得他是會
的，他是不會的。纔一到門，便辯知此爲到家者，此
爲未到家者。然後于未會未到的，與他痛處下一
錐，痒處用一劄，使纏綿不斷之廉纖，一時脫去，疑
結不開之搭滯，盡情攻發。更要驗其所得之眞假，
定其所行之虛實。如其不然，須別用方便，不是死
守一法，昧其利人之變通。必竟要使學者蹈乎安

樂無事之境、大休大歇之場、而後已。方纔是本色師家濟人之作畧也△拘方用藥殺人無疑。須看何等人、受何等病、以何等方、下何等藥、始是良醫、然而病雖無盡、藥亦無窮。一味用香蘇散、決非醫家妙手。

○此篇教人勤學聚德、去虛取實爲根本也。

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衲子有智行聞於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邪。但能勤而叅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衆無多寡、皆從其化矣。

此節言取人須識其誠。古云積千人之秀氣于一巳、方謂之英。積萬人之英才于一身、方謂之傑。凡衲子有智慧德行之名、聞之于叢林者、豈非是近于英傑之人耶。但只自能去其虛假、存乎眞實、各

有智行隨得而用之。如是則院不在大小，衆不在多少，皆可以從其化矣。

昔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荆楚。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若以位貌相求，必見而詒之。一旦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明佛祖叔世之光明，叢林孰不望風而靡。矧前輩皆負瓌(規)偉之材英傑之氣，尚能區區於未遇之際，含耻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況降茲者歟。

此節明非時宜當自重。風穴延沼禪師，錢塘餘杭劉氏子，嗣南院慧顒禪師，南嶽下七世。白丁地名，在郢州，多小人，風穴因冦亂，隱居數年，人無知者。牛欄即山名，在燕京東北，藥山隱居于此。法常禪師，襄陽鄭氏子，見馬祖後，隱于鄞縣南七十里大梅山。慈明未出世時，寓迹于荆楚間。此四老當其

未遇之時凡世間悠悠之徒見之亦不過一泛常之師而已若以位求猶在學地若以貌取亦似常人所以見者多忽慢之詣者慢也一旦龍天推出據于師席登寶華王座萬指圍繞發揮顯明佛祖之道叔世即末法也于末法之際建大光明幢諸方叢林孰不望風而偃且前輩皆負瓌偉奇大之材瓌與瑰同瓌瑰次玉又偉也偉者奇也大也而又有英傑之氣稟此所謂天降斯人尚且于碌碌未遇之際亦常含人之羞恥恐人之汙垢混于人世同其波流而如此況下此者歟

烏乎古猶今也此猶彼也若必待藥山風穴而師之千載一遇也若必待大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蓋事有從微而至著功有積小而成大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

聖人所病、況其他乎。與竹菴書

此節謂品操總在力學。易乎、古之人猶今之人也。此之世猶彼之世也。若必欲待如藥山風穴乃可以爲師、千載妳得一遇也。若必欲待如大梅慈明可以爲友、百世方能一出也。此亦不必若是也。蓋事先本從于隱微而至於顯著。功有以些小而至廣大。亦皆積累而成。未見世有不學而能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必學必修之理、則師不待高而可求。友不待奇而可擇。道不待時而可學。德不待人而可修。則天下之事、頭頭添添、何施而不可爲也。由此而知、在人不在法。古云、知人誠難、聖人所患、又況其他乎△佛非生成。聖是人作。若欲分聖凡、論今古、又隔郤了自己。孰非堯舜、但患其力弗銳耳。

○此篇謂至道不繁變之卽成弊也。

心聞曰、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他說、前輩行

之不疑守之不易。

此節明道本不易。謂教外別傳者、言此道人人本來自具。三藏聖教、詮註不到、別有拈花一機、是謂別傳心要也。此事至簡而不繁、至要而切當。初祖傳至震旦、但日行解相應、初有何說。前輩尊承此道行之無所疑、守之無所變。

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美、求新琢巧、繼汾陽爲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

此節明宗風初變。天禧、是宋三帝眞宗年號。雪竇具有宏辯博學之才、美其意思更變籔美、向古人意中求其新鮮琢磨奇巧、繼續汾陽爲頌古。籠絡當世學者。籠絡者、如鳥之在籠、馬之羈絡、不得自由、祖師風化由此一變矣。

逮宣政間、圓悟又出己意、離之爲碧巖集。彼時邁古

淳全之士、如寧道者䒢心靈源佛鑑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

此節謂流入義學。宣政、乃宋八帝徽宗年號。圜悟禪師又出自己之意、將雪竇顯公之頌古、評釋之提唱之、分之名爲碧巖集。碧巖山名、圜悟和尚居此作評唱、故置此名。此時尚有諸方大老、能趁今越古者、皆道德淳全之士。如寧道者、卽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嗣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又如䒢心、靈源、佛鑑輩、皆莫能挽迴他評唱之說。于是新進浤門後生晩學、見此評論有義路可求、皆珍惜以尊重其說。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箇學人悟此以爲非者。痛哉、學者之心體道術皆爲義學所害、不可救也。

紹興初、佛日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日馳月騖（務）浸漬（恣）

成弊。卽碎其板。闢其說。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顯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明遠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矣。與張子韶書下出廣錄

此節方明救正。紹興。是宋十帝高宗年號。佛日寺名。是大慧和尚之道場。閩。卽福建。見學者被一本碧巖集。牽引習學而不能止。馳騖。皆奔走義。日馳一日。月奔一月。愈行愈遠。浸漬。如水之潤物。已成弊病。所以大慧和尚。親往福建。卽碎燬其板。復出示語。以闢其說。故能祛遣學者之迷執。拯援學者之沉溺。剔削其繁。撥置其劇。劇者。增也甚也。摧邪顯正。使別傳之道。特然而振起之。由是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羡慕此書也。然則非妙喜之高明遠見。乘大悲普濟之願。救末法義學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其混亂可知矣。△古人之意。非不善也。但恨學者習之不以時。棄本逐末。故致罪于師佛。

日乃待法不待人、正爲圓悟老人顯發光明之無際也。

○此篇見美器固自生成、非心思可擬也。

拙菴佛照光和尚初叅雪堂於薦福。有相者一見而器之。謂雪堂曰衆中光上座頭顱方正、廣額豐頤七處平滿、他日必爲帝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內觀堂七宿。待遇優異、度越前來。賜佛照之名、聞於天下。記聞

慶元府育王山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嗣大慧杲禪師、南嶽下十六世。初叅雪堂和尚於薦福寺。有相士一見而歎曰、此美器也。即謂雪堂曰、衆中有光上座生成人也。試觀他頭顱頂骨方而且正、額即額。頤、即頷也。額廣而頤豐。又加兩手兩足兩肩及項七處俱皆平滿、此人他日必爲帝王

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師見對、果稱帝心。留于內觀堂七宿、其款待相遇、甚爲優勝而特異之。度越、卽超越也。超過從前已來、帝王禮師尊法之誠。賜佛照之名聞於天下△我見一等人生出幾多奇異心想、要望公作國師。而不知五鳳樓猶高在。

○此篇謂道不可以智愚論、惟得其人而成之也。

拙菴謂虞允文丞相曰、大道洞然、本無愚智。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爲帝王師。詎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擬哉。雖然非大丈夫、其孰能與焉。

允文姓虞、名尹、字彬甫。十歲時善賦詩詞、有驚人語。後孝宗時拜爲相、置翹村館舍、以筵四方賢士。拙菴謂丞相曰、凡選賢之道、在人之德、而不在名位上論。且大道之體、空洞無私。品質于人、原無愚智。譬如伊尹傷中國無賢君、歎斯道不行、隱耕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有莘、古城名。在開封東五

十里。湯三往聘之拜爲相。自日、世無成湯之君則終于有莘之野、必不枉道而求從也○又如呂望東海人、姓姜名尚字子牙、釣魚于寶雞縣之磻溪、周卤伯將出獵、卜之日、所獲者非熊、非羆、非虎、非虎、覇王之輔。既出獲姜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說、乃日、自吾先君太公嘗言、當有至人適周、子莫是乎。尚日然。日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立以爲師、封爲呂侯。後佐武王伐紂。胡曾詩云、岸艸青青渭水流。子牙從此獨垂鉤。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歎白頭。此二人者、可謂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矣。豈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比擬之哉。雖則不以智愚論、若非伊呂如是之大丈夫、其孰能及焉

△大道本不可以智愚論、而得道者反出于智愚之表。若必以智愚論道、其得者無幾矣。

○此篇言至人自重、起居不二也。

拙菴曰璇(旋)野菴常言、黄龍南禪師、寛厚忠信、恭而慈愛量度凝遠博學洽聞。常同雲峯悦遊湖湘、避雨樹

下。悅箕（雜）踞相對。南獨危坐。悅瞋目視之曰。佛祖玅道不是三家村古廟裏土地作㸦模樣。南稽首謝之。危坐愈甚。故黃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真叢林主也。可菴集

野菴祖璇禪師。嗣大溈果禪師。南嶽下十八世。常言黃龍南禪師所賦之性。寬厚忠信。其身至恭至肅。而慈愛于人。兼且量度凝遠。博學多聞。常同雲峯悅和尚遊湖西湘陰時。避雨于樹下。悅箕踞相對。箕踞。即長伸兩足以兩手按膝上。其形似箕。南和尚獨危然而坐。悅即瞋其目而視之曰。佛祖微玅之道。原不是那三家村古廟裏的土地。作者㸦模樣做麼。南公稽首謝之。然後仍更危坐而復愈甚。故黃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真果是叢林主人也。△即此真見寬厚其性。凝遠其量。無些毫執相。悅公如是琢磨。真畏友也。

○此篇謂學道以智覺為先失之則亂矣。

拙菴曰率身臨衆要以智遣妄除情須先覺背覺合塵則心蒙蔽矣智愚不分則事紊亂矣。晝監寺書

凡衲僧家率身臨于大衆之中要以智慧為先導至于遣妄想除情識又須以覺照為根本若使背了覺照合於塵境此心即蒙蔽矣若于大衆之中智愚不能分別則于事必紊亂矣△只此數語大似三百斤擔子無人挑得起有力者試挑看。

○此篇見古人智量滚妙主賓皆有道也。

拙菴曰佛鑑住太平高菴充維那高菴齒少氣豪下視諸方少有可其意者一日齋時鳴槌見行者别器置食於佛鑑前高菴出堂厲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

遮般太就，何以範模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逮下堂詢之，乃水虀（賫）菜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菴有愧詣方丈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惠勲病乃爾。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衆，遂不疑也。維那志氣明遠，他日當柱石宗門，幸勿以此芥蔕（帯）。遂佛鑑遷智海。高菴過龍門。後爲佛眼之嗣。

昔佛鑑住太平時。高菴當維那。高菴年雖少而志氣甚豪。下視諸方尊宿，似無有人可當其意者。一日鳴楗鎚將受齋時，忽見行者別以一器置食于佛鑑前。高菴未審其爲何物，即出衆厲聲曰，五百僧善知識，做遮般行止，不知將何以模範丁後學。佛鑑黙然如不聞其聲，不見其色。及至下堂去詢問之，乃水虀菜。蓋佛鑑素來有脾疾，不敢食油故耳。高菴即有愧，遂詣方丈告退。佛鑒曰，維那所言

甚是當理、緣惠懃病故乃爾。嘗聞聖人言、惟以理能通諸礙。今我所貪者既不勝過大衆、人何所疑哉。維那志氣甚是高明遠達、他日當爲宗門之棟梁。支撐大法、如磐石之固也。幸勿以今日些小之言而自鯁逆也。芥蔕、刺鯁也。如骨不下咽、謂人直言難受、如鯁骨留咽也。又望人豁畧、曰幸勿芥蔕。及佛鑑遷主智海。高菴卽過龍門。後爲佛眼之嗣

△高菴氣魄雄厲、能于萬人叢裏奪標。若非佛鑑有天空海闊之量、賓主必有間隙矣。

○此篇謂與官人論道、要𠫊他知解、使超然直入也。

拙菴曰、大凡與官員論道酬酢、須是剗(産)𠫊知解、勿令他坐在窠窟裏。直要單明向上一著子。妙喜先師嘗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卽對、無問卽不可。又須是箇中人始得。此語有補於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典 典

化普菴書

住持人大凡與護法宰官、評論至道、于一酬一酢
之間、莫涉連織。須是剗削他心知意解、毋令坐在
葛藤窠裏。直要單提直指、與他發明向上一著子、
乃是衲僧體段。妙喜先師嘗言、凡與士大夫相見
有問必要如法相對。無問則不必強與之言。至于
談論之時、又須知是道法中人、始得與他說箇中
話。不然、說無益也。先師此語、實有補益于今時、庶
不傷住持之體。凡爲主法者、于此一節、切宜思之。
△多見近時接待士大夫、不管他信不信、只顧和
盤子遞將去。爭奈渠棄如涕唾、可嘆可嘆。
○此篇誨主人當善養士、使法門光大也。

拙菴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今稱住
持者、多不以衆人爲心。急已所欲。惡聞善言。好蔽過
惡。恣行邪行、縱快一時之意。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

之則住持之道安得不危乎。與洪老書

譬如世間土地之膏腴者、必能生長良苗。爲住持者之有仁慈、必能保養智士。此一定之理也。今時之稱爲住持者、多不以仁愛保持大衆爲心。每以己之所好以爲急務。凡有善言厭惡不肯聽受。自己過惡都將掩飾。一切不正之事任意而行、縱快目前一時之意。由是被一輩小人乘其機罅、迎就己之好惡而取得之也。如此者、則住持之道、安得不致危險乎△以仁愛養士、天下之至當也。竊權私用、喪心背理、幸毋蹈其故轍、喪不旋踵也。

○此篇謂鋒銛不可太露、恐招傷闕也。

拙菴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爲先。可親不可疏。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淫。飲食不溽。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

正所謂干將鏌莫鋣耶難與爭鋒但虞傷闕耳。後如紫巖之言。可菴記聞

昔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和尚平生修身治心、惟道與德。故此身既正而有節、則此心亦正而合義。凡時有所作為、亦皆以勇銳果敢為先。所以其為人也、如孔子儒行篇言、士但可親而不可疎。只可近而不可迫。寧可殺而不可辱。禮記云、居家不淫。飲食不溽。溽、流蕩也。恣縱貪味日溽。即使臨于生死禍患之間、視之如無。操持如此、正所謂干將鏌鋣、誰能與之較鋒利哉。虞、憂也。但恐有不測之患為傷闕耳。後果如紫巖之言〇按孝子傳云、楚襄王夫人夏乘涼、抱鐵柱感孕、生一鋏塊。王令匠者干將造劍、三年乃成雌雄二劍。匿雄持雌進王。王秘之匣中、每聞悲鳴。王問群臣。臣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雄耳。王大怒、欲誅干將。將知必死、藏劍于屋柱中。其妻名鏌鋣有孕將產。干將以簡囑云、日出戶東。南山有松。松生于石。劍在其中。又云、汝若生男、長而告之。其妻後果生男。眉間有赤點、因名

眉間赤。至年十五問母曰、吾父安在。母出簡示云、
汝父在被誅戮。赤聞大怒。日夜思惟與父報讐。遂
出戶三反望山松不見、悶臥堂中。忽見堂壁松柱
省之、剖而得劍。王預夢一小兒眉間有赤、言報父
讐。王懼出令、凡能擎眉間赤或得首者、當厚賞之。
赤聞逃入山中。忽遇樵客見而問曰、子莫非眉間
赤否。答曰然。客曰吾餓山人、近聞王令拘子、子定
難逃。何不將子頭共劍付吾、吾爲子報讐。赤曰幸
甚。遂將劍自刎共頭與客。客將劍隱于身。持頭進
王。王大喜。客曰勇士之首、恐有後患、當以油烹之。
王甚喜、遂設油鑊烹之、三晝夜不爛、口目開合如
生。客請王視。乃出劍揮王頭落于鑊中、于是二頭
相齧。客恐赤頭不勝、遂自刎頭助之、三頭相齧俄
項俱爛。羣臣不可識別。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
王墓。在汝南府宜春縣△吹毛利刃、須待巧力磨
之。造化若不砥礪、則鈍滞矣。

○此篇教住持要賢德者
佐之、則道乃大也。

拙菴曰、野菴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叢林之大體。嘗

謂予言、爲一方主者、須擇有志行衲子相與毘贊。猶髮之有梳、面之有鑑、則利病好醜不可得而隱矣。如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刃菴集

言野菴和尚爲住持、極善通人情、保始愼終。又能明知叢林大體。嘗謂予言、爲一方主者、必須要選擇有志力廣大、道行精進之衲子、相與輔揚而贊助之。毘、輔也。若得好人輔佐、則爲住持者如髮之有梳、面之有鑑、凡所有一切利病好醜、皆不可得而隱之矣。如慈明得楊岐、無事不周。馬祖得百丈、無法不圓。此皆心心相應、猶若以水投水、豈復更有違逆哉△賢智者置其前、若目辯蒼黃、手數奇偶、何弊迹之可隱。則使住持之道、恢弘無際矣。

○此篇教學道須盡底蘊、乃可鑒淺知遠也。

拙菴曰、末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奧妙。故

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巖積翠海不厭深內有四溟九淵欲究大道要在窮其高深然後可以照燭幽微應變不窮矣。與覲老書

謂末法時人不肯深究本源所學者皆皮面上工夫耳○東京賦云末學膚受貴耳賤目膚皮膚也皮膚之受言無深學也外受淺薄內實無有貴耳者喜于聽聞賤目者懶于看讀謂纔聽得別人幾句澹話便自以爲得雖有前人教誡之言竟不過目如此者必不能窮究到至深至妙之地故云山不厭高惟其高所容亦廣其中有重巖積翠之幽奇也海不厭深惟其深所納亦厚其間有四溟九淵之浩瀚也四溟即東西南北之四海也水黑色謂之溟○九淵列子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淵者深也止水也水盤旋處爲淵學者欲究明大道必竟要窮其極高極

深。然後自能炤燭幽微、應用權變無窮之妙、自然得矣△貴耳賤目、特人通病。其能究淺知遠、陶鑄堯舜者、乃天生之間氣也。

○此篇言聖賢之學貴在持久、乃無過失也。

拙菴謂尤侍郎曰、聖賢之意、含緩而理明。優游而事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而許以持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用是推聖賢之意、故能亘萬世而持之、無過失者乃爾。可菴集

謂聖賢所立之本意、貴在含緩而使道理開明。又貴在優游自如而令事務彰顯。凡所用之事、不要倉卒期以速成、惟許人以持久爲要。不許以必然競進、而許人以庶幾近之也。如能用是功夫、推詳聖賢之意、得其鄭重持久之法。故能逼亘萬世而持守之、乃保其無有過失故能如是也△聖賢之

意、多生造就、豈是躁進得的。果欲造聖賢之意、須辦一片刻苦心肝做去、自有萬古不磨之功也。

○此篇以古語誡人、冀其遵信而奉行也。

侍郎尤公曰、祖師已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行道迫不得已。然居則蓬蓽、取蔽風雨。食則麤糲、取充饑餒。辛苦憔悴、有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故其所建立、皆磊磊落落驚天動地。

此節明至人以道自樂。尤公述妙喜之言教誡時人曰、祖師已前、原没有立住持之事。待後出來應化世間行持此道、皆是人尊其有道、逼迫不得已而始出世。然所居只是蓬蓽、織荊爲門○儒行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竇、蓬戶甕牖、取其遮蔽風雨而已。食則粗糲、取其充足饑餓而已。○每每自憔自種、辛苦其身、憔悴其心、外面似有不堪之憂。然形貌雖勞、而道德實充。王侯公卿有

願欲求一相見而不可得者。故此前輩凡有所建立、皆磊磊落落如泉石之崩落而無阻也。此皆喻大人之相、無物滯於胸中。如干戈叢裏、橫身直過。荆棘林中、擺手便行。脚跟下無五色線。舌頭上無十字關。鼻端無泥痕。眼中無金屑。生平作用、乃能驚天動地也。

後世不然。高堂廣厦、美衣豐食、頤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洋洋然動其心。趑恣趄沮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如正晝攫郟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

此節評愚夫競習浮華。後代人則不然矣、高堂廣厦、美衣豐食。頤、頷也。但動其頤顒揮其指、顧盼舉止之間、無有不如意者。由是有一輩波旬魔者之徒、貪求無厭、洋洋然動其心。洋洋者、流蕩之貌。趑趄權門。趑趄者、欲行而不行也。搖尾乞憐、更其甚者、百般巧取恃勢豪奪。猶如正晝攫金。不顧有傍觀者。攫、瓜取也。○列子云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所、竊金而去。金主捕之曰、人皆在

焉、爾何攫人之金。答曰、正取金時、不見有人。以此言世人但貪其利而忘其恥。見其利而忘其害也。只知妄求、竟不復知世間有善惡因果之事也。

妙喜此書、豈特爲博山設。其拈盡諸方自來習氣不遺毫髮。如飲滄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臟。若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法。靈隱石刻

此節尤公因之以勸勉。妙喜和尚此書、豈獨獨爲博山所設。其實拈盡了諸方長老、自來所懷之習氣、一絲一髮皆不遺失。如人得飲倉公上池之水、洞然能見肝腸與諸脈臟。若人能信受妙喜此語、不必更別求諸佛法也○滄公上池之水。古史云、盧越之東有扁鵲姓秦名緩、渤海郡人、故稱滄公。少時爲舍長。客張桑君、見扁鵲獨奇、常勤遇之、出入十餘年。一日與鵲私坐間語之曰、予有藥方今年老、欲傳與公、公勿洩漏。鵲敬諾。君遂出懷中藥與之、示以上池之水服之。上池、卽竹木上露水。三

七日、當自見物。盡取藥方授之、忽不見。始悟其爲仙人也。鵲如其言服之。三七日能視垣外一方人物、後視病洞見五臟癥結。故特以胗脉、遂得名耳

△感古傷今、字字皆從大悲心裏流出、幾人能加額信受也。

〇此篇謂爲主者要謙恭持法、使後輩有所取則也。

侍郎尤公謂拙菴曰、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於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萬事不可佚〔逸〕豫爲。不可奢態持。葢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其奢佚則不濟矣。不肯佩服斯言。遂爲終身之戒。

此節舉昔言爲戒。中興者、謂廢而復興也。如光武中興漢業。昔日妙喜和尚、中興臨濟之道、于落末

凋零之秋。而所禀之性、其崇尚者惟謙惟虚。雖是見道幽深、而未嘗馳騁自負。生平以來不肯趨承權勢之人。不苟且貪求利養。嘗言、世間萬事不可縱情悅意而爲、須用勤勞而作之也。又不可以奢華驕態而持、須是節儉而用之也。世事散漫、原非一種。蓋有一般事業能利于時、而與物相便者。又有一種事務作之秖益其過、而無其功者。若使一皆以奢華佚悅而爲、則于事必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以爲終身之戒。

老師昨者遭遇主上留宿觀堂、實爲佛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衆之道益大。庶幾後生勉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林之利濟乎。

然侍者記聞

此節勸力行其道。老師昨者、頼遇聖上殊恩、留宿于內觀堂、誠爲佛法中之大幸事也。切冀莫倦悲

心、勿忘慈願、使人間進善之路益見其開明。令衲僧任衆之道愈加其廣大。庶幾後生晚輩、各知趨向、自然不謀小近之習、各懷遠大之求。豈不爲叢林之利益、而遍濟羣生耶△述妙喜和尚胸襟豁達爲自己大戒。轉以勸行悲濟、爲後人法式。真庖丁妙手也。

○此篇教人當知所習、宜崇乎禮也。

密菴傑和尚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美惡、在乎俗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澗飲木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之人豐衣文采、飫粱齧肥、行之於古時、亦不可也。安有他哉、習不習故。夫人朝夕見者爲常、必謂天下事正宜如此。一旦驅之就彼去此、非獨生疑而不信、將恐亦不從矣。用是觀之、人情安於所習、

駭其未見，是其常情，又何足怪。與施司諫書

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嗣應菴華禪師，南嶽下十七世。曰，大凡叢林之興衰，果何所致也。無他，在于禮法之有無而已。若使上人端正，法令肅齊，上下之情通，而叢林自見其興。苟若返此，必然衰矣。學者之美惡，亦非別法，在于風俗之所習。若平時習之于善則爲美，習之于不良則爲惡。彼古之人以巢爲居，依穴而處，澗而飲，木而食，皆一時所習，各以爲安。若使今人行之，則斷斷乎不能爲也。以今人之豐衣文采，飫粱饜肥，必欲使古人亦如是作，更不可也。此豈別有一道，使古今之人大相逕庭之如是耶。非也。總只在人之習與不習之故耳。夫人從朝至暮所見所聞，以爲常之事。便謂天下之事，本當要如是作爲，乃是箇當然之事。設若一旦有人驅遣他卻此豐衣文采，就彼之草衣木食，非獨生疑而不信，將恐必不從其所遣也。用是觀之，人情安于平時所習。驚駭其未見所未聞者，蓋常情耳，又何足爲之怪。△學者于靜淡午夜中清心返照，看我之所習是何等光境，得何何

等受用。久之、自然寒生骨肋也。○此篇教人守中晦迹、勿惑於聲利也。

密菴謂悟首座曰、叢林中惟浙人輕儒少立。子之才器宏大、量度淵容、志向端確。加以見地穩密、他日未易言。但自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持以中道。勿為勢利少枉。即是不出塵勞而作佛事也。與笑菴書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苕溪吳興人。密菴和尚語之曰、叢林中惟獨有浙中人輕忽懦弱少有能卓立者。子雖浙人、且才力與夫器質皆宏大矣。加以量度淵深、容納一切志氣高尚、端嚴確實。兼之見道地步甚是穩密、他將後日其發揚未可容易言也。但自己更要韜光晦跡、不要露其圭角。須是毀方瓦合可也。○儒行云、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寬裕有如此者。並云、

如陶瓬者、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其形則方。是爲毀其圓而爲方、合其方而爲圓。蓋于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辯也。此所以教人勿偏于一邊、但持之中道。又要不爲勢利所屈。若能如此、卽是不出塵勞而能作諸佛事。隨寓而安、無不裕如也△才器宏、見地穩、已超凡品。若能涵容不枉、則入聖矣。

○此篇謂賢不肖當擇、宜自愼也。

密菴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相反、不得不擇。賢者持道德仁義以立身。不肖者專勢利詐佞以用事。賢者得志、必行其所學。不肖者處位、多擅私心、妒(都去)賢嫉(疾)能、嗜慾苟財、靡所不至。是故得賢則叢林興。用不肖則廢。有一於斯、必不能安靜。見岳和尚書

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二者相反、爲主人者當須擇識。若是賢者、他自能持道德守仁義以立身。

不肖者本無廉耻、專以勢利詐佞用事。賢人一得其志、必要行他所學之道德仁義。不肖者一處其位、多事一己之私心。而且嫉賢妒能、嗜慾苟利、無所不爲。是故得賢者、則叢林必興。用不肖者、使法度便廢。此等小人若有一箇于衆中、攪亂擾害于叢林、使內外俱不能安靜矣△古人出言立義、元爲要人持正道識大體。賢不肖非一定不易者、在人之所習也。若其心爲世所棄、其誰之過歟。

○此篇教主人于三事、不可不知也。

密菴曰、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寧。是非莫辯。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被外物所惑矣。慧侍者記聞

作住持有此三莫、須當識取。凡叢林中百事蘩積、少不得一一調攝將來、切莫要畏懼、懼則事不了也。或時無事、內外閑靜、恬然自得、切莫要尋、尋則返多累也。凡是非于我、種種順逆、一切任之、切莫要辯。辯則群機生也。住持達此三者、自然不被外物迷惑矣△三箇莫字處置多少妙理、只是難于

受用。受用得、外物何能惑我哉。

○此篇謂人之隱惡甚於傾邪、不可不深加檢察也。

寄菴曰、衲子履行傾邪、素有不善之迹者、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衆人謂之賢、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

與普慈書

衲子尋常所履踐行持之事不甚端正、平素以來有不善之形迹者、一切人互相知之、此不足以爲惡。何也、本非器也。惟獨有一種衆人皆謂之賢、而此人內實不肖、此誠可疾可惡之甚也△人賢我而我自不肖必貽之症、縱扁鵲臨門無下手處、眞可惜也。

○此篇言人存性須要渾厚、不可妄陳管見也。

寄菴謂水菴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可輕聽聲言、

妄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邪巧多方。懷險詖者、好逞私心。起猜忌者、偏廢公議。蓋此輩趨向狹促所見暗短。固以自異爲不羣。以沮議爲出衆。然既知我所用終是。而毀謗固自在彼。久而自明。不須別白。亦不必主我之是。而訐觸於人。則庶可以爲林下人也。

師謂水菴曰。人有毀謗耻辱于我者、當順其來意而忍受之。不可輕易纔聽得他所有言語、便自妄陳幾多意想此。此小見也。管見者、于管中窺天見之不廣也。此言人之知識暗短、無高明遠見、恐傷法體。大槩便佞之人原有黨類。邪巧之輩、心術多端。懷險詖者、詖不平之言、又佞也。謂有險佞之人、必有諂佞之語、故好逞私心。起猜疑忌憎、謂忌人大恩、記人小過、是己非人、故偏廢公論。蓋此等之人、趨向最狹促、所見極暗短。以執迷已見遠異于人、便謂是超羣。以沮壞衆人之議不與衆人同情、便

謂之出衆。是所以異于君子也。然既知我之所運用者是道是理、而所毀謗適爲他自謗自毀也。久而自明、不須更要與之分別明白。亦不必主我之是、以攻訐觸忤于人。如是則庶幾可以爲林下之有道人也△人情易發而難制、惟怒爲甚。能順受其辱、先聖皆以爲賢。則彼小人轉致自謗自毀也。

○此篇言人能至誠向道、雖愚鈍是其器亦可用也。

自得輝和尙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而懷邪、雖智終爲害。大率林下人操心不正、雖有才能而終不可立矣。見簡堂書

杭州淨慈自得慧輝禪師、會稽張氏子、嗣天童正覺禪師、靑原下十六世。曰、大凡衲子、胸中至誠、而所趨向者皆爲道德、雖是愚鈍者、亦可舉用。何故有所本也。設若口多諂佞、而心裏懷邪者、雖有智識、終必爲害、衡不可用也。大抵叢林中人、操守其心若不端正、雖有才學有能力、終有大害、苟立爲

一方之主、必致壞於叢林矣△九穴之珠雖小、猶爲人珍惜。若是碔砆任其耀目、無所用也。

○此篇言道人須體本正末、嚴持大法也。

自得曰、大智禪師特刱清規、扶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由是前賢遵承、拳拳奉行。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紹典之末、叢林尙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忘左右。

此節明前賢奉教。曰、大智禪師、特特要刱建規矩者何故、原爲扶正末法比丘不正之積弊也。因此先哲遵依承戴、拳拳奉行、于是法門中有教化、上行下效有條理、條、整也。理、治也。始條理、終條理、出孟子。紹典之末乃宋高宗晩年、叢林尚有老成之人、能持先聖典刑、不敢須臾而捨離于左右也。

近年以來、失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紀安得

而正諸。故曰、舉一綱則衆目張。弛一機則萬事墮。殆乎綱紀不振、叢林不興。

此節顯令人失宗。近年以來漸漸消落、失其綱宗、壞其紀緒。主法者綱不成綱。衆理之紀不成紀。雖則綱紀仍存、安得有如百丈者再起而正諸乎。所以在主者、舉一綱則衆目自然恢張。若主人弛一機。弛、廢也。則萬機俱成隳壞。危乎綱紀不能振起、禮法隨亦喪亡、叢林安得而興也。

惟古人體本以正末。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所。其所正在於公。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末正本。上者苟利不以道。下者賊利不以義。上下謬亂、賓主混淆、安得衲子向正而叢林之興乎。與尤侍郎書

此節明古今差別。惟聖人體究其根本而正其枝末。但憂主人法制禁令不自嚴審、而不必憂學者

不得其所守。然其所以正之者，果何在，在于公平正直而已。然今日諸方主法者，全是以私心混公正，假公事濟私情，本末俱成顛倒。在上者，苟求利養而不以道德爲心。在下者，賊竊利欲而不知仁義爲本。上下俱成謬亂，賓主總是混淆，如是住持安得衲子向正，而致叢林之興盛耶△言愈平意愈厲，如波瀾浩瀚，勢不可遏。得力處只在秉公持正，弘道濟世而已。

○此篇言舉賢任能，在主人之智識也。

白得曰，良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驥未馳，駑駘相雜。逮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則玉石駑驥分矣。

此節先以喻曉。曰，彼世之良玉，當其抱璞而未剖也，與瓦石何別。名驥在羣而未馳也，與駑駘何分。逮其剖石而出玉，則見其光瑩潔潤也。馳騁而試之，便知其追風千里也。則玉之與石、駑之與驥，判然而分矣。

夫衲子之賢德而未用也混於稠人之中竟何辯別要在高明之士與公論舉之任以職事驗以才能責以成務則與庸流迥然不同矣。

此節方顯其人。與夫衲子之有賢才德行未經引用。混於稠人之中有何辯別。要在主人具擇人眼目眞高明有識之士以至公之論舉而出之。任他以其職事驗他所有才能責他以其成務。使伊才德俱展然後始知與諸庸流迥然不同矣△千珠萬珠裏摘得一珠自然價倍尋常。其實在賈者之精心妙手也。

○此篇見隱迹自重不爲名譽所動也。

或菴體和尙初叅此菴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舉龐馬選佛頌至此是選佛塲之句。此菴喝之。或菴

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遮回不作探花郎。自此匿迹天台。丞相錢公慕其爲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菴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卽宵遁去。

鎭江府焦山或菴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嗣此菴景元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謂或菴初參此菴元布袋于天台護國寺之時。因此菴和尚上堂舉龐居士問馬祖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居士豁然大悟。呈偈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至此是選佛場之句，此菴厲聲一喝。或菴聞之豁然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遮回不作探花郎。自此之後，卽匿迹于天台山。丞相錢相祖字象先，問道于或菴禪師。卽慕師之爲人，乃以天封寺請師住持，勸勉令其出世。或菴聞而笑曰，我不解

懸羊頭賣狗肉也。是夜竟見爾逃遁隱身而去。公實証明人不在名位上着脚。試看他遁去、是何意思。若是今時人、惟恐其晚也。

○此篇乃因語識人、覓之舉其出世也。

乾道初、瞎堂住國清、因見或菴讚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瞎堂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兒耶。遍索之遂得於江心、因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

乾道、是宋孝宗年號。臨安府靈隱寺瞎堂慧遠禪師、眉山彭氏子、嗣圓悟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因見或菴贊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瞎堂一見此贊且驚且喜曰、不謂此菴有此拔萃超羣之兒耶。即徧求之、後得于江心焦山寺。就于

稠人衆中請充第一座、爲人天眼目△名因實顯、實至而名自彰。何在力求、學者勉之。

○此篇見至人識囑不爽、時至而符合也。

或菴乾道初翛然訪瞎堂於虎丘。姑蘇道俗聞其高風、卽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菴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欣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菴也。虎丘記聞

翛者、如鳥疾飛之貌、又自如也。訪瞎堂和尚于虎丘寺。姑蘇諸僧俗聞或菴有高尚之風、卽到郡守處舉請住城中覺報寺。或菴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卽止。若昔者之分符、而今得合符契矣。遂欣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菴也△雖則事有一定不移之理、何故便曰逢老壽止。須知慧眼精明、見透無遺也。

〇此篇明至言感人、誰不敬愛也。

或菴入院後、施主請小叅。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嶽諸祖、若稽古爲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爲則。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況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由是緇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語錄異此

或菴入覺報院後施主請法。陞座曰、佛祖之道、通亙古今本不變易。世間之事、從名入利自然有變。昔者如江西馬祖、南嶽石頭諸祖、若有所作皆稽考前賢之法以爲訓誡。考究其可不可以定綱宗。持以中道。專力以合人心、必教以悟爲則。所以淳素之風凜然猶在、至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一著

子、縱饒你向言前薦得、早已是屈我宗風。若更向句下分明、轉見沉埋了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便下座。由此一番說法、緇素聽者喜其聞所未聞。自是歸敬者、如壓市之來往不絕也△黃金有價、白玉有光、總不是從人得的。

○此篇言如人以道如水投水也

或菴既領住持、士庶翕(吸)然來歸、衲子傳至虎丘。瞎堂曰、遮箇山蠻杜拗子、放拍盲禪治你那一隊野狐精。或菴聞之以偈答曰、山蠻杜拗得能憎。領衆匡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苕帚柄。拍盲禪治野狐僧。瞎堂笑而已。記聞

或菴和尚既領覺報住持之後、士庶翕然如鳥之羣聚、于于然而來歸向。有諸衲子傳言至虎丘者。

瞎堂聞而喜、戲而語曰、遮箇山蠻杜拗子。杜、乃不依軌轍。拗、是不順人情。也來者裏放出些拍盲禪、拍、拊也。盲者、自不能行、拍拊人肩而行。謂其不脫洒也。只好治你們者一般野狐精。此言似譏、其實有力稱贊欽羨之極。或菴聞之以偈答曰、山蠻杜拗得能憎、是賊識賊。頌衆匡徒似不曾、切莫躲跟。越格倒拈苕帚柄、大煞顯露。拍盲禪治野狐僧、箇中能有幾人知。瞎堂笑而已、怕殺人。△語出偶然、而心情畢露、眞果是傾蓋之遇也。不知語脉者、豈識二師玅處。

○此篇謂學道要持其平、輕重俱不宜也。

或菴謂侍郎曾公逮曰、學道之要、如衡石之定物。持其平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迒後、其偏一也。明此、可學道矣。見曾公書

謂曾公曰、學道之至要、猶如秤物者、但以平爲是。偏也不得、重亦不可。推前則謂之重、迒後卽謂之

偏、俱過而不平矣。昔佛語比丘云、學道如調絃之法。緊則令弦易斷、緩則使聲不和、緩急得宜可也。明此、可以學至道矣△朝勤夕怠通病也。願以此爲準則。但持平一句、極所難能、倘非切于至道者、終不得平。

○此篇謂主法者、當知叢林根本、不可棄厭衲子也。

或菴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住持人棄厭衲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何以修教化整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以正末、憂道德之不行、不憂叢林之失所。故曰、叢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住持無道德、則叢林廢矣。見簡堂書

日、人能守道存德、實爲叢林之大根大本。英人哲士乃能成其所學、則衲子又爲道德之根本也。住

持人不奬誘衲子、是棄厭道德。道德既忘、住持又將何法修行教化、整理叢林、誘引來學耶。古之人乃體本以正末。其所憂者憂吾道德之不行、竟不憂叢林之得所不得所也。故曰、叢林原爲衲子所設、故其所保者是衲子。衲子乃行道德之人、而其所保者又在道德。住持不保護衲子、衲子若無道德、是二俱喪亾。則叢林必見其廢也△是篇詞旨娓娓、纍若貫珠。總只教人認得根本。

○此篇言主者要在知賢、得賢者而法有所繼也。

或菴曰、夫爲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賢。故傷賢者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一身之榮、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有主也。與圓極書

夫爲善知識、要具知人之明、識得衆中誰是賢德之者、此眞爲賢德主人也。原不在以自賢爲賢、以

得賢爲眞賢。若使傷毀賢人誰爲贊助、難免愚癡之失。蔽覆賢人誰爲告語、難免暗昧之弊。嫉妬賢人誰爲相長、難免短淺之譏。縱使得一身之榮顯、不如得一世之美名。得一世之美名、又不如得一賢德之衲子更爲美也。此何故也、使後之學者有眞正之師、叢林有道行之主也△得人授任、實爲盛舉。果得一眞正道者、立綱陳紀。卓冠一世、能繼千載之嘉聲、豈不快哉。

○此篇見古人厺來自在、無所繫戀也。

或菴遷焦山之三載、寔淳熙六年八月四日也。先示微恙、即手書並硯一隻、別郡守侍郎曾公逮、至中夜化去。公以偈悼[導]之曰、翩翩隻履逐鹵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判虛空。

或菴再住焦山之第三載、是日實淳熙六年八月朔四。將入滅先示微疾、手作一書並硯一隻、預別

郡守侍郎曾公逮、至卽日半夜化去。及明晨曾公至。師已逝矣。乃作偈而傷悼之曰、翩翩隻履逐西風。此句、言師如初祖之歸內也。一物渾無布袋中。此句、又言如憨布袋是物納于袋中、而師之布袋竟無一物、顯其來去自由也。留下陶泓將底用。陶泓、是硯名。有寶泓、石泓、涵星泓之類、此句言師臨終以硯見寄也。將底用者、謂師之硯我無能用。所以云、老夫無筆判虛空。此句、乃侍郎自謙之辭。亦是極贊之語。謂師之道大如太虛空、我亦無此一筆能判此虛空也。△主賓故是妙手。然此中有箇生死不相關處、人能知否。知之、可以與語矣。

○此篇言人器能自有分定、不可强教也。

瞎堂遠和尚謂或菴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不可教。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梗短者不可汲深。鵂休鶹夜撮蚤察秋毫、晝則瞋目之不見丘山、蓋分定也。

此節明人生本有分定。曰、人生之才力與夫器量本有大小、賦性已定、豈可教之爲大小耶。譬如楮之小者、決不可以包藏大物。楮、乃木之皮、蔡倫將此造紙。綆、取水之繩。繩之短者、豈能汲及其深。出莊子至樂篇。鵂鶹、怪鳥也。鳴之則雨。晝目無所見、夜則能察秋毫。亦出莊子秋水篇。今引以爲譬。謂此鳥亦毛羽之屬。何故夜間極黑處、能撮蚤察秋毫。及白日之下、大張其目卽丘山在前亦不能見。此何故也、蓋生成之分定耳。

昔靜南堂傳東山之道、頴悟幽奧、淺切著明。逮應世住持、所至不振。圓悟先師歸蜀、同範和尚訪之大隨見靜率畧、凡百弛廢。先師終不問。回至中路、範曰、靜與公爲同叅道友。無一言啟廸之何也。先師曰、應世隔衆、要在法令爲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能與不能、

以其素分豈可教也範領之。虎丘記聞

此節言既定難以强爲。前舉事物作譬。此以人曉之。昔者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閬州玉山大儒趙約仲之子、嗣五祖演禪師。傳東山之道法、可稱頴悟其幽渼奥玅之旨、渼切而著明。東山曾印之曰、諸方關楗、無逃子掌握矣。及至出世住持、凡所到處不能振起東山之道。圓悟先師歸蜀、同覺範和尚訪之大隨。見靜公凡于事大率忽畧而叢林大體、百般規條、盡皆弛廢。先師知其才器如此、一皆不問。回至中途、範問曰、靜與公爲同叅道友。昨見他百凡不整、竟無一言啟發開導之何也。先師曰、大凡應世行道臨衆領徒、全要在以法令爲先。其法令之必行、在乎人之智識能力耳。其能與不能、乃人平素之分定。他非不知、乃不能行也。彼既不能行、我豈能教之哉。範聞而領之。領者、意有所領也。△高視濶步、大家氣象、而威嚴濟濟、人孰不知。其柰做不出、眞果差一絲毫不得。學者宜自悚慄也。

○此篇言學道要先正心、心正而萬物從化也。

瞎堂曰、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己正物。其心既正、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身亂者。佛祖之教、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情發於內、心腹之疾也。未見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

此節教先正其心。謂凡欲發出世心學無上道者、先要將此一片心立教端正洗滌得潔淨。然後纔能正自己之身心、亦能正他人之身心也。其心既是端正、則萬物皆隨而正之矣。未聞有人心既治、而此身猶亂者也。佛祖之教法、總皆由內而至于外、自近而至于遠。聲色之迷人、四肢之患外疾也。妄想之情欲、心腹之患內疾也。未見有自心安靜而不能治物、且身端正、而不能化人者。

蓋一心爲根本。萬物爲枝葉。根本壯實、枝葉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夭折。善學道者、先治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在淸心。正人固先正已。心正已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之有也。與顏侍郎書

此節明心爲根本。蓋一心爲根本。萬物爲枝葉。若根本壯大而充實、則枝葉自然榮秀而茂盛。若是根本枯悴、則枝葉必定夭折。所以善學道者、先要治其內、內治自能敵諸外境。不要貪逐外塵、而返害自心。彼欲引迷導物、要先自淸淨其心。欲太正治乎人、必先要正乎自己。心既正已既立、而萬物不從其教化者、未有是理也△正心誠意、便是出世根基。根基匪立、萬事俱弛廢矣。

○此篇見道行有時、滋養至而味自全也。

簡堂機和尙住番陽筦山僅二十年。羹藜飯黍、若絕

意於榮達嘗下山聞路旁哀泣聲簡堂惻然逮詢之一家寒疾僅亾兩口貧無歛具特就市貸棺瘞之鄉人感歎不已。

此節明迹雖晦而仁心自顯簡堂和尚住饒州鄱陽縣筦山僅二十載菜用藜藿飯即黍粟胸中絕無一念求榮華顯達之想每嘗下山聞路傍人家有哀泣之聲簡堂為之惻然及詢問之答曰時因寒病竟亾兩人以家貧無歛瘞之具所以哀也師就市中貸其棺以埋瘗之鄉人感歎不已

侍郎李公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加以慈惠及物筦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汪宣撫諸路逵於九江郡守林公虛圓通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即欣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

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緇素驚異。法席因茲大振。　懶菴集

此節明時旣至而道化自彰。侍郎李公名浩字德遠號椿年、幼閱楞嚴如遊舊國。參應菴和尚有省。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眞有道德衲子。加之仁慈恩惠于人、莞山小院安能爲師之久居乎。即會樞密汪明遠。樞密、即今稱都察院。宣撫、即今巡按也。諸路、宋云路、今稱爲府。以書致于九江郡守林公叔達、虛廬山圓通法席迎之。箇堂聞命乃曰、吾道其行矣。即欣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猫頭。此因僧問曹山曰、世間何物最貴。山曰、死猫頭。丹霞頌曰、腥臊紅爛不堪聞。動處輕輕血汗身。何事杳無人著價。爲伊不是世間珍。喻向上事也。不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緇素聞之一皆驚異。法席因茲大振△古人三二十年冷山角裏、無一點熱氣。忽然被人推出來、便見熏天炙地。詎可與今時旋蒸熱賣者、同日而語。

○此篇教學者當存大體。勿拘小節也。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

此節言古人純公而無私。謂古人修其身治其心、身正心通之後、不私受其道、則與一切人共明此道。或興一事、立一業、事成業就之後、不私立其功、則與一切人共顯其功。道既成功既顯、不私得其名、則與一切人共彰其名。所以語其道、則道無不明。論其功、則功無不成。著其名、則名無不榮。所以亘千百世而不泯也、宜矣。

今人則不然。專己之道、惟恐人之勝於己。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不欲他人有之。又不能

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已之名、不與他人共之。又不能謙光導物、以自達也。是故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古今學者之大分也。

此節謂今人專私而無公。今人則不然、專行一已之道、惟恐人之道勝于已。又不肯虛心從善、務合其義、惟以自爲廣也。設使立功專欲掩人之功、不與他人共之。又不能任彼賢能之士以扶助之、惟以自爲大也。設使名成務以爲自顯、不欲與他人共之。又不能謙恭蓄德、和光同塵、引接于人、惟以自爲達也。如此一片私心、雖有道、不免爲私心所蔽。雖有功、不免爲私心所損。雖有名、不免爲私心所辱。此兩般學者、乃古今一定之大分別也△公私一判、品類天淵。所以名播寰區、而道揚今昔者公也。彼私心自恃者、所謂根疎者不固、基薄者易危。故道有蔽、功有損、名有辱、必然之理也。

○此篇言學道宜苦志深修、蓄養厚大、方可發而用之也。

簡堂曰、學道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給樵薪。將盛而伐之、可以作榱桷。稍壯而伐之、可以充楹枋。老大而伐之、可以為梁棟。得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

此節先以物情況顯。謂學道工夫、猶如世人種樹相似。纔榮長便欲伐之、雖無大用可以供給樵薪。及稍長盛茂而即伐之、可以作榱桷。周曰榱、齊曰桷、即椽也。稍壯堅固而欲伐之、可以充楹枋。楹、柱也。枋、栟枋也。老大而後伐之、可以為梁棟。脊木曰棟、負棟曰梁。此豈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

所以古之人惟其道固大而不狹。其志遠奧而不近。其言崇高而不卑。雖適時齟齬、窮於饑寒、殆亾丘壑。以其遺風餘烈、亘百千年、後人猶以為法而傳之。鄉使狹道苟容、邇志求合、卑言事勢、其利止榮於一身。

安有餘澤溥及於後世哉。與李侍郎二書

此節正明道必眞修。所以古之學道者、惟知其此道固是廣大而無際、非狹小之量可學。故所立之志高遠淡奧而不淺近。所發之言尊崇曠潤而不卑小。雖遭時勢之齟齬。齟齬者、謂人齒相値一前一卻、此坎坷之意。或窮于饑寒、以至危阨于丘壑、人雖往矣、其所遺留之道風、餘剩之功烈、亘百千年而不泯、後人猶以爲法則、世世相與傳之而不休也。嚮使他視此道爲狹小、操守之際、苟且取容于己。以淺近之志、阿諛求合于人。以卑小之言、事奉權勢之家。縱得些利益、只好榮顯于一身、又安有餘澤恩惠、普及於千百世之後哉。△喻得曉然。說得通暢。只是無人效行、爲可惜也。

○此篇見道義相投、不異如水乳相合也。

簡堂淳熙五季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給事吳公佚(逸)老於休休堂、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

我自歸林下。已與世相疎。賴有善知識。時能過我廬。
伴我說道話。愛我讀佛書。既爲巖上厺。我亦爲膏車。
便欲展我蚤。隨師同飯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巖石居。
此巖固高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巖還不如。

簡堂和尚、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寺之請。吏科給事吳公芾乃宋之明儒、逸老于休休堂、和陶淵明先生韻一十三首、與簡堂和尚送行。其一日、我自致仕以來休休歸林下、已與世間久疎遠矣。幸賴有師乃眞善知識、時時能過我之草廬。爲我說出世妙道之語、又愛我能讀先佛經書。師歸巖上、我亦備其膏車與師同厺。既到巖中、師即展蚤而食于我、我亦幸然同師飯蔬。脫郤塵勞一切惡俗之累也。但願長長與師同居此巖。然則此巖固是極高峻矣、卓然迥出于山海圖畫之表。山海經中有圖、寫盡天下名山勝境。巖雖高若將比對吾師道德之高、而此巖又則不如矣。

我生山窟裏。四面是孱顏。有巖號景星。欲到知幾年。今始信奇絶。一覽小衆山。更得師為主。二妙未易言。

其二曰。我休餘生于山窟裏。四面皆是孱顏之狀。孱顏者。山高貌。殊可愛也。別有一巖。名曰景星。意每欲到而未能往。懷之亦幾年矣。今日既到。始纔信知果然奇絶。何以見奇。試一觀覽之。衆山矗矗。萬水溶溶。俱小之也。豈非奇絶乎。不惟巖之奇妙。更得吾師為巖之主。以此二妙。未可容易言也。

我家湖山上。觸目是林丘。若此茲山秀。培塿固難儔。雲山千里見。泉石四時流。我今纔一到。已勝五湖遊。

其三曰。我家搆居于湖山之上。目之所觸。無非是綠水青山。幽林丘阜。可謂得其所矣。若此此巖之高絶秀麗。則吾之居處。若培塿然。豈能儔類之哉。培塿。小阜也。其所以不能儔匹者何。試看此處。一放目間。則雲山千里可見。又所喜者。泉石四時常流。我今日剛纔一到。幽趣瀟然。便已勝過昔日之

五湖遊矣。

我年七十五。木末掛殘陽。縱使身未逝。亦能豈久長。尚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遠近駭蒼黃。

其四日。我今年已七十五矣。其光景猶如木梢之上。挂得一片殘陽相似。縱使此身雖存未往。又豈能久長耶。所謂來日無多。雖則老矣。而意中尚望住此林間。與師共攝共末光也。師今雖有別去。亦如孤雲之暫出。遠近總皆驚駭蒼黃。蒼黃。急遽貌。昔湯時七年不雨。忽孤雲暫出。犬吠狂走。皆蒼黃失措也。

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昨守當塗郡。不識隱靜山。羨師來又去。媿我復何言。尚期無久住。歸送我殘年。

其五日。喜愛山林。端的是素來性分也。拘執俗情。誠爲可憐。如我向來出守於當塗時。孜孜宦海。竟

不知有箇隱靜在彼爲奇爲妙。此皆爲俗事之所拘也。獨羨吾師曾從隱靜來、今向隱靜去、而眞得隱靜之樂。我媿不知、復何言哉。太雖復去、惟期切莫久住。願師歸來、送我了此一段幾年也。

師心如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爲衲子歸。似響答空谷。顧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爲我代明燭。

其六日、吾師之心萬慮俱息、已如死灰然。心既靜形亦槁矣。莊子云、子游問南郭子期曰、何居乎心固可使如死灰。形固可使如槁木乎。然則心形俱寂、何故又爲四方衲子之所歸從。此亦似響答于空谷應物無心也。顧我塵勞垢穢之身、正欲待師以醍醐而浴我也。更祈吾師張顯佛祖心燈、以代光明而燭于我也。

扶疎巖上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荊棘地。一旦成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人生多聚散。離别忽驚心。

其七日、巖上之樹、一一扶疎掩映。一入夏來、茂盛成陰、蔭覆巖中、可謂清涼之極也。昔時乃荊棘叢生之地。幾年之間、不覺一旦竟成梵刹。我方纔與四來衲子、聽吾師說法、如海上潮汐之音、不失時與也。幸然相聚而又要別去。大抵人生世間、苦多聚散。而今日又云離別、不由人不忽地而驚心也。

我與師來往。歲月雖未長。相看成二老。風流亦異常。師宴坐巖上。我方為聚糧。倘師能早歸。此樂猶未央。

其、入日、我與師相與往來歲月雖未久長、而彼此相看竟成二老人也。夫既老矣、其彼此風流較之、異于常輩。昔日師來寂然宴默數坐巖上、我則聚糧作供養主。倘若吾師早得歸來、此等之樂亦未盡矣。

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纔能說葛藤。癡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師蓋希有。願傳上乘人。永光臨濟後。

其九日、紛紛紜紜不知幾許學叅禪者。而腰包頂笠、跋涉馳驅、奔南走北、竟無一箇眞實叅學的衲子。三年兩載戶裏學得幾句扯葛藤語、一片愚癡之心便自負以爲得手。求其道隆德勝如師者、實所希有。我更願師相傳此道、必須要大乘根器之人、使將來永遠光大、繼起臨濟之後可也。

吾邑多緇徒。浩浩若雲海。大機久已亾。頼有小機在
仍更與一岑。純全兩無愧。堂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

其十日、吾此鄉邑之中、緇衣剃落者極多、浩浩然如雲與海湧不可勝數。大機、即杭州天寧寺重機明眞禪師、台州人、嗣玄沙師備禪師、久已遷化矣。幸喜而有小機在也。小機、即簡堂行機禪師。仍復更有一岑、即圓極岑和尚。今此二老、乃道純德全之眞善知識。彼此無過無愧。二師之道風、堂堂大盛。海內禪流、總共相期相待也。

古無住持事。但只傳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生死。

庸僧昧本來。豈識卥歸履。買帖坐禪牀。佛法將何恃。

其十一日、古來原無住持之事。但只各自所證以心印心爲傳法之宗旨也。凡學者果有能眞實悟到諸色皆空之處、便可以超越生死。庸僧者、戚戚于衣食、念念于名利、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尋常粥飯之流也。竟爾昧失天眞本來之性、自己尚且不知、又豈知西來大意乎。來意既不得知、至于西歸之履轉更不知矣。○達磨大師御葬熊耳山。魏武帝之使宋雲往卥域、回至葱嶺遇師手攜隻履。雲乃問何往。師曰西天去。雲歸告帝。帝令起壙、唯空龕隻履在焉。且今時衰道喪、竟有廣送珍奇、買著貴人長者之書帖、舉薦來坐禪席。虛妄如此、佛法將何可恃而能振也。

僧中有高僧。士亦有高士。我雖不爲高。心麤能知止。師是箇中人。特患不爲爾。何幸我與師。俱是鄰家子。

其十二日、出家爲僧者、實有道充德備之高僧。吾儒士中、亦有超羣拔萃之高士。我雖不能爲高人、

而此心粗能知止足也。粗、畧也。師本是高僧中一箇挺特丈夫。爲欲隱其形迹、特不肯居其高向。如是之人、誠難儔侶。不審我有何緣、幸然得與吾師生同鄰、隱同山、道同樂也。

師本窮和尚。我亦窮秀才。忍窮心已徹。老肯不歸來。今師雖暫別。泉石莫相猜。應緣聊復我。師豈有心哉。

其十三日、師之志能固守斯窮、是箇窮得的和尚。我亦固守斯窮、是箇窮得的秀才。忍窮之心、彼此俱已得透徹矣。可謂無礙解脫人也。然彼此既能證得此窮字受用。今且老矣、豈肯不歸心于此樂耶。如今師雖暫別、我故告諸泉石中人、幸勿猜疑。師今爲應彼之緣、聊以我復之也、豈眞是有心而欲往哉△理學名儒淡窮道處、不感而感也。解脫宗師應化無方、不應而應也。二公良遇、豈非千載之幸乎。

○此篇見遁迹自持、果熟香飄、無心道大也。

給事吳公謂簡堂曰、古人灰心泯智於千巖萬壑之間、澗飲木食、若絕意於功名。而一旦奉紫泥之詔。韜光匿迹於負舂賤役之下。初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燈之列。故得之於無心、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求、則其名卑、其志狹。

此節明古人無心而道自顯。吳公謂簡堂和尚曰、古之學者、死灰其心、泯滅其智、濩藏于千巖萬壑之間。從溪澗而飲、以草木爲食、何嘗有意于功名利養。及至道成德備、聲名遠播、一旦奉天子紫泥之詔。〇紫泥者、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以封函匣、使鬼神不敢覗也。武都、即今階州、其山水皆赤、故將以爲印色。猶然韜光匿迹、或在負舂賤役之下。本無心於榮達、而後竟當傳燈之列。非有冀望、非是希求、要皆得之于無心、故其道益大、其德愈宏。若使作計以求、則其所得之名逐卑、所存之志

轉狹矣。

惟師度量凝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於箕山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內無所守，外逐紛華。少遠謀，無大體，故不能扶助宗教，所以不逮師遠矣。

此節證簡師澹薔而德自彰。惟師之度量凝遠，乃可繼續慧命，接踵古人。棲遲止息于箕山一十七年，并守名分，遂成法門之良器。邇來衲子，觀其內無實德，而外逐紛華，競爭名利。少有法門遠計，全無教化大體，所以不能扶助宗教。以此輩較之，誠不及師遠矣△替古人爭豪强，為今人添惱習，誠有忿然不平之感。此正舉其名而指其實，使人知世有所尊所褒也。

○此篇教人行事，要存正理，勿縱私心也。

簡堂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

博狹矣。

惟師友是其識遠紹通古人乃能韜迹於管山一十七

年遂成叢林真器。今之衲子內無所守外逐紛華

遂其全無大體故不能求其所宗教所以不甚通達矣

此翁堂簡前讓言而德自遵。推前之典甚遊蕩乃可繼續盡命接踵古人。據退止息于管山一十七年其守而分遂成法門之反泰。來稍丁寬其內無實德而外遜紛華競爭今刑。有法門變之全無教化大散所以不能狀取宗教以此輩故之誠不及師遠矣△皆古人爭家道為今人奢皆冒濫有念然不平之成。此正舉其令而指其實使人知世有所尊所藝也

○此篇教人行事要存正理分縱私心也

簡堂曰夫人常情學能遷激。大須養於所信。而於所

住、無緣則拽杖便行。若使稗販之輩、欲要貪戀此地巧用心機、乃造地獄業也。公不若以兩手分付與他、返爲佳耳。○稗販者、稗是草、似稻而非稻。俗謂、良田中莨稗、松林中荊棘也。或作裨販、裨音悲、附也。謂裨附我法中、以佛法貪販利養也。故楞嚴云、裨販如來、造種種業△此一篇語勝轉一大藏摩訶般若、自能令汝消災獲福。

○此篇美有實德者、不隨世改易也。

慈受深和尚謂徑山訥和尚曰、二三十年來禪門蕭索殆不堪看。諸方長老奔南走北、不知其數。分煙散衆滿目皆是。惟師兄神情不動、坐享安逸。豈可與碌碌者、同日而語也。欽歎欽歎。此段因緣、自非道充德實行解相應、豈多得也。更冀勉力、誘引後昆、使曹源

涸而復漲(障)覺樹凋而再春、實區區下懷之望也 筆帖

東京慧林寺慈受懷深禪師、壽春夏氏子、嗣長蘆崇信禪師、青原下十三世○臨安府徑山妙空智訥禪師、亦嗣長蘆信禪師。慈受和尚贊美徑山曰、近二三十年來、禪門下漸漸蕭索寂寥也、殆不堪看。諸方作長老爲着名利二字、不是奔南便是走北、如此者不知其數。又一種沒意志的、不是分煙便是散衆、如此者滿目皆是。者一段光境甚爲可憐。惟獨老師兄神與情皆凝然不動、自能坐亭安逸。此等受用、豈可與碌碌庸常輩、同時而語也。欽歎欽歎、乃敬服之極也。此段因緣、自非道德克實行解相應、豈可多得也。派解而修日行、心明頭徹日解。更所冀望者、惟斂勉道力誘引來學。且曹溪之淵源今將涸竭矣、惟兄之法澤能使之復漲、菩提之覺樹今將凋落矣、惟兄之道風能使之再春。此實區區下懷之所望也。區區、小貌、自謙之辭△此篇不重在贊德人之德、而重在勉力于後是也。所謂源將涸而復漲、樹將凋而再春、其企望不淺。

○此篇教人恐讒息謗勿事爭競也

靈芝照和尚曰。讒與謗同耶異耶。曰。讒必假謗而成。蓋有謗而不讒者。未見讒而不謗者也。夫讒之生也。其始因於憎嫉。而終成於輕信。爲之者。諂佞小人也。古之人有輸忠以輔君者。盡孝以事親者。抱義以結友者。雖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一日爲人所讒。則反目攘臂。擯逐離間。至於相視如寇讐。雖在古聖賢所不能免也。然有初不能辯。久而後明者。有生而不能辯。死而後明者。有至死不能辯。終古不能明者。不可勝數矣。

此節戒人切毋輕信。杭州靈芝圓照湛然律師、餘杭唐氏子、禮慧才法師受戒時、感觀音像放光。師自設問曰、讒譖與誹謗是一樣是兩樣。讒者、佞言淡切、譖害賢良也。謗者、未至淡切、但言人之惡也。答曰、大抵讒害于人者、必先假誹謗而成。葢世人但有誹謗而不加讒害者有之、未見有讒害于人而不先加誹謗者也。夫讒之所以生、其始皆因憎惡嫉忌于人、而終成于輕聽傍人之說。作此等讒話者、原是諂媚便佞之人、不可聽也。此事不但今日如此。如古之為人臣者、有捐軀赴死輸忠以奉君。為人子者、有委曲承順盡孝以事親。為結友者、有輔仁抱義盡心以相契。然此情和理順之際、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可謂至矣。忽然一旦為小人讒謗、致使父子生瞋而反目、兄弟鬪諍而攘臂、君臣疎斥而擯逐。一相接見、視之如寇讐。孟子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此等情狀、雖上古聖賢所不能免、皆由小人之讒謗也。然有初時不知為小人愚弄、成此離間、久而後知者有之。又有盡此一生竟不能辯、直至死而後知者亦有之。更有至死之後亦不能辯、即遲之

終古不能明知者。不可勝數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所以戒人遠讒也。烏乎、讒與謗不可不察也。且經史載之不爲不明、學者覽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身自陷於讒口、壹（謂）鬱至死。不能自明者、是必愆受讒者之不察。爲讒者之諂佞也。至有羣小至其前、復讒於他人。則又聽之以爲然。是可謂聰明乎。葢善爲讒者、巧便鬪搆、迎合矇蔽。使其瞢（蒙）然如爲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

此節教人明察其非。此又承上忠君信友而來。言讒謗之害不小。乃引古人之言爲證。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數、頻瀆也。事君苟諫之不行、則太之可也。若頻爲瀆諫、則聽者厭煩。小人乘間

讒謗、輕則公其罰、重則傷其身、是求榮而返辱也。是謂事君數斯辱矣。導友不納、則止之可也。若頻爲勸瀆、則聽者厭煩。小人乘間讒謗、小則卩然而心怒、大則憤恨而佽報。是求親而返疎也。故曰朋友數斯疏矣。此所以戒人遠讒也。烏乎、讒之與謗、不可不深加審察。且一切經史載之詳之不爲不詳、一一分明說出。凡諸學者讀之覽之、莫不知聽人讒謗、終是敗德。往往見人此身陷落于讒人卩中。噎、是哽于喉也。鬱、結于心也。哽結至死而不能自察明白者無別。是必怒時偶受讒人之言而不審實。竟受讒人之諂佞也。至有羣小立于吾前、復讒厂他人。則吾又輕聽愈篤信之以爲然、自旣受其讒、復信讒于他人、是可謂之聰明乎。蓋善爲讒謗者有多般作權弄巧多種方法便利鬪搆兩頭、逢迎取合于人、將他蒙昧著覆蔽着、使人昏瞢猶如鬼魅所着。以至終身而不能察識爲讒人所迷惑于我心也。傷哉。

孔子曰、浸潤之譖(臻去)、膚受之愬(訴)。其言浸潤之來、不使人

預覺雖。曾參至孝毋必疑其殺人。而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焉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

此節教人預覺其言。此又承上孝親而來。言讒謗之害人不小。能令至孝之子、亦見疑于賢母。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周靈王庚戌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生於魯國兖州鄒邑平鄉晋昌里、父叔梁紇、母顏氏、至唐七帝玄宗諡號文宣。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註曰、浸潤者、如水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者、毀人之行、言毀人之行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愬與訴同。愬者、訴己之冤也。言人訴冤急迫而切、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皆難察識。人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照之遠、不蔽于近也○曾參字子輿、孔子弟子、武城人、至孝。孔子因之作孝經○秦之甘茂曰、魯人與曾參同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汝子殺人。母曰、吾子仁孝不殺人、織機自若。少頃人又告曾參殺人。母又自若。又一人告之。其母投

杼下機踰牆而走。今臣賢不及曾參。王信臣又不及參母。疑臣者不特三人。臣恐大王投杼矣。秦武王任使甘茂伐韓。故作此語也。○韓子曰。龐葱與魏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大王信乎。王曰否。曰二人言信乎。王曰寡人疑之矣。曰三人言信乎。王曰寡人信之矣。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既信。今邯鄲去大梁遠于市。議臣者過于三人。願王察之。王曰寡人自爲知。方辭行。果有讒言于王者。間有不疑不信此等說話者。致令讒謗不得行焉。此可謂高明遠達之君子也。

予以愚拙疎懶。不喜諂附姿悅於人。遂多爲人所讒謗。予聞之竊自省曰。彼言果是歟。吾當改過。彼則我師也。彼言果非歟。彼亦徒爲耳。焉能浼我哉。於是耳雖聞之而口未嘗辯。士君子察不察。在彼才識明不明耳。吾孰能申其枉直。求知於人哉。然且不知。久而

後明耶。後世而後明耶。終古不明耶。文中子曰、何以
息謗。曰無辯。吾嘗聞斯語矣。芝圖集

此節方出自己之言。此乃靈芝和尚自叙恐讒之由。引文公息謗以自消弭也。謂我賦性愚拙、爲人疎散而懶惰、生平不喜諂媚阿附虚妄取悦于人。遂多爲小人讒謗。予聞人讒謗之語、私自省察曰、彼言果是、吾當自知改過、彼人即是我之師也。彼言若非、彼自作自受徒然妄爲耳。浼、染汚也。又焉能染汚于我哉。予是耳雖聞之、而口未嘗辯。士君子或能審察于我、或不能審察、在彼人自家才識之明與不明耳。吾豈必欲申明是枉是直、求知于士君子哉。然且不知今日不明、久而後明也或有之。又或此生不明、後世而後明也亦有之。甚至有終古而不能明者、亦有之也。文中子曰、何以息謗。曰無辯。吾嘗承事斯語以自恐也○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洛陽龍門人。歿後門人諡爲文中子。鹵遊長安、見隋煬帝奏太平言十二策。帝大悦。既歸九年、續修六經大備。賈瓊問曰、何以息謗。子曰

無辯。問如何止怨。曰無爭。乃云、聞謗而怨者、讒之囮。見譽而喜者、佞之媒。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囮音訛、鳥媒也△古人氣皃、何其廓落如此。處難處之事、非至人則不能也。此爲眞知悔者、誠意所至耳。

○此篇教眞參實學、究其至極之所以也

懶菴樞和尚曰、學道人當以悟爲期、求眞善知識決擇之。絲頭情見不盡、卽是生死根本。情見盡處、須究其盡之所以。如人常在家、愁什麼家中事不辦。

此節期以頓悟。臨安府靈隱寺懶菴道樞禪師、嗣道場居惠禪師、南嶽下十八世。謂若要做出世丈夫、必當以徹悟爲期、更須要眞正明眼之師、爲我剖決其疑滯、揀擇其邪正。所謂悟後正要見人。若有一絲頭情識念頭未盡、卽是生死根本。及到情見盡處、更須要究竟他極盡之所以。古云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譬如人常常在自己家中、愁什麼家中大小事務不辦。

溈山云、今時人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是別有行門、令渠趣向。溈山古佛、故能發此語。如或不然、眼光落地時、未免手脚忙亂、依舊如落湯螃蠏（旁駭）也。

此節引證眞修。溈山祐祖道、今時道流雖則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尚有無始刼來、三業十惡之習氣未能頓然除盡。須教他二六時中、但自己淨盡除去、現前業識流浪中之微細生滅、卽是修也。不是此外別有箇甚的法門、令渠趣向。溈山古佛、乃能發此語。如或孟浪承當、待到眼光落地之時、未免手忙脚亂。依舊猶如箇落沸湯的螃蠏相似、可歎也。△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又何須千言萬語。只要受持得淨除現業流識一語、可以成等正覺。

○此篇見拈提中物不可輕用、因果歷然也。

懶菴曰、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二者十方常住。三者現前常住。四者十方現前常住。且常住之物、不可絲毫有犯、其罪非輕。先聖後聖、非不丁寧。

此節言僧物不可涉私。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謂衆僧舍宅什物樹木田園僕畜米麥等物、以體局當處不通餘界、但得受用、不許分賣、故重云常住常住也。二者十方常住、謂寺中供僧成熟之飲食等物、體具十方非局本處、善現律云、不打鐘食、犯偷盜罪。今諸寺同居同食、食既成熟、乃打鐘鼓、蓋明十方僧俱有分故也。三者現前常住、此有二種、謂一物現前、二僧衆現前、但此物惟施此處現前僧衆故也。四者十方現前常住、謂亾僧之物、施輕體同十方、唯本處現在得分。故毘婆沙論云、盜亾僧物則于誰處得根本罪。答已作羯磨者于羯磨衆處得、若未作羯磨者、普于一切善

説諸法衆得。今詳分匹僧物、十方來僧在羯磨數前卽得羯磨後來不得也。且常住之物不可絲毫有犯。設一犯着、其罪苦非輕。先聖如諸佛、後聖如諸祖、誰不以此常住之物、切切戒之也。

往往聞者未必能信。信者未必能行。山僧或出或處未嘗不以此切切介意。猶恐有所未至。因述偈以自警云、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譚曾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人身難得好思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閑失卻半年糧。

此節教戒謹須當諦信。往往或住持、或執事、聞此可嚀教戒之言、未必能信。縱信知謂地獄罪苦不輕、而未必能行。山僧或行腳時或住院時、出處之間、未嘗不以此衆僧之物切切存之于心也。不可輕犯、猶恐時中有所未到。因述偈以自警云、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譚曾未信。

他年爭免鐵城關。金口、即大覺金仙之口、乃佛說也。人身難得好思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閑失卻半年糧△此此如午夜鐘聲、不覺令人大夢驚起。更有沉于醉鄉者、雖聞亦不醒也、爲之奈何。

○此篇申明禪教不是二法、元一理也。

懶菴曰、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句一字。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達磨大師航海而來、不立文字者、蓋明無相之旨。非達磨自出新意、別立門戶

此節總明佛旨無差。佛言、若有人聞我所說大涅槃。梵語涅槃、此云滅度。謂滅除煩惱度生死海也。又涅即不生、槃即不滅、不生不滅之理名大涅槃。或聞一句、或聞一字、于其中間不作字相者、知文

字性空。不作句相者、達言語性空。不作聞相者、能聞之性本空。不作佛相者、能說之人亦空。不作說相者、所說之法亦空。如是義者指上五種空相。此爲無相之相也。菩提達磨乃香至國王之次子。在西天爲二十八祖。東土爲初祖。謂大師泛舟渡海而來、面壁嵩山、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蓋本涅槃經說、乃明此無相之旨。非初祖新出已意、別開一無相法門也。然則如來如此而說、祖師以此教人、豈有兩般。

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爲宗者非其教。以教爲宗者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訾、譊譊鐃不能自已。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非愚卽狂、甚可歎息也。心地法門

此節言無識妄生分別。近世粗心學者、不悟知佛祖一理、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爲宗者、單主

于禪、卽非習教者之人。以教爲宗者、單主于教、又非習禪者之士。遂成兩家之說。不惟分疆立界、而返致互相毁謗。譊譊、喧爭也。喧爭而不止。噫者、歎息此輩、不通大道者。所聞身淺而兼鄙陋、相爭相謗以至如此。要知此等人、不是愚人卽是狂徒、甚可歎息也△于三百篇之後、出此一篇、收盡從前許多說話、總歸于無相旨中而已。若人知得經意祖意、了了無疑。則三百篇皆爲剩語。旨哉言乎。

旨

乾隆十五年五月　京都比丘際存了育敬募

諸刹重梓　板存潭柘下院翊教寺永遠流通

共化銀壹百捌拾一兩捌錢陸分

刻板公費共用銀壹百叁拾柒兩玖錢陸分

印書銀肆拾三兩玖錢

禪林寶訓筆說卷下終

江寧臧廷獻刊

BL
1442
Z4C32
1750a